参同契阐幽 清 朱元育

参同契阐幽

宋紫阳真人张伯端着

清云阳道人朱元育阐幽

参同契阐幽序

大道本无言说，本无名相。混混沌沌，莫知其端。然非假言说名相以表之，则道终不显。昔者，羲皇作易直指乾坤，老子着经全提道德，赖此两圣凿破混沌面目，人人分上底性命根源纔知着落处。大道从此开明矣！二书同出一源，其后不幸而分为儒玄两家。宗易者流为象数之小儒，宗玄者流为延命之方士。而归根复命之学或几乎息矣。孰能会而通之？其惟参同契乎！

此书出自汉代，伯阳魏祖假卦爻法象以显性命根源。性乃万劫不坏之元神，命则虚无祖炁元始至精也。拈一即两，举两即三，会三即一。故言神而精气在。精气非麓，言精气而神在，神非精也。言性而命存，命非滞于有。言命而性存，性非沦于无也。只此两字真诠，可分可合，可放可收。在羲易则以乾坤为众卦之父母，在老子则以道德为万象之总持。后来诸子百家横说竖说总不出这两字范围。顺而达之则曰天命之谓性，逆而还之则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堂堂大道，三教合辙，千圣同归。外此悉属旁蹊曲径矣。

夫此逆还之法，本自无多。作者慈悲，岂不欲当头直指？但恐知音者希，未堪明破。不得不从无言说中琼森言说。从无名象中强立名象。惨淡经营，秘母言子。遂以两字真诠叠成七卷。于是分御政痒性伏食为三门，又分药物炉鼎火候为三家。一门中各具三门，一家中各具三家。三而参之，九转之功于是乎毕。此其所以为参同契也。惟参也乃见性命之各正。惟同也乃见性命之不二。惟契也乃见穷理尽性至命之要归。七卷中，犹分犹合犹放犹收，大约前主分后主合，前主放后主收。错综变化，自然成文，此参同契之所以未易知未易言也。

元育髻【tiá◎ 古代小孩头上扎起来的下垂头发：垂～。～年（指幼年

）。～龄。～龀（指童年）。】年慕道，最初拜北宗张碧虚师指示玄关，便于此书得个入门而尚未窥其堂奥。从此足穷五岳，徧参诸方，鲜有豁我积疑者。最后入终南深处，幸遇灵宝老人点开心易，表里洞然，方知一粟可藏世界，微尘堪转法轮是真实语。然此向上机关詎堪绕舌。犹忆告别老人时临歧叮咛，嘱以广度后人无令断绝，且机缘多在大江以南。既而束装南旋入圜办道，赖毘陵诸法侣竭力护持，釐了一大事。

丁酉岁挈门下潘子<静观>习静华阳兼览道藏。信手抽出参同契一函快读数过，如贫子得宝藏，不胜庆快。平生窃念此书源流最远，实为丹经鼻祖，诸真命脉。魏祖会将此书亲授青州从事徐公，徐遂隐名注之，今已失传。后来注者纷纷，错会不少。甚至流入彼家炉火诸旁门而祖意益晦塞矣。育甚悯之，思发其覆，遂禁足结冬。日诵正文一两章，与潘子究其大义，令笔录焉。深山静夜，秉烛围炉，两人细谈堂奥中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来告，久而豁然贯彻矣。更八十晨昏，草本乃就。题曰阐幽。谓此书向来埋藏九地而今始升九天之上也，此书向来沉沦幽谷而今始浴咸池之光也。

既脱稿复与潘子改正数番。剥尽皮肤，独留真实。私作枕中鸿宝。岁在丁未，许子<静笃>启请流通，公诸同志。张子<静鉴>实佐焉。于是鸠工募刻，同志翕然响应而七卷次第告成。请余作序。因略述其所得于师者以就正有道焉。并愿读是书者勿滞言说勿胶名相，只从此中讨消息，始而范围造化既而粉碎虚空，有何御政养性伏食之可析？有何药物炉鼎火候之可分？并性命两字亦可不必建立矣。如是会去，差足报魏祖徐祖及从上诸祖之恩，差足报羲皇老子及从上诸圣之恩。而世出世间情与无情一切山河大地蠢动含灵之恩亦无不报矣。一道平等，头头各现。将见情与无情，悉发大光明藏，破暗烛幽。余亦从此兀然忘言矣。

康熙己酉仲春朔旦北宗龙门派下弟子朱元育稽首敬撰

参同契

魏伯阳道人着

云阳道人朱元育阐幽

参同契者东汉魏真人伯阳所作，盖以易道明丹道也。易道之要不外一阴一阳，丹道之用亦不外一阴一阳。一阴一阳合而成易，大道在其中矣。参者参伍之参，同者合同之同，契者相契之契。书中分上中下三篇，篇中分御政养性伏食三家，必参互三家，使大易性情黄老养性炉火之事合同为一，方与尽性至命之大道相契。举一端则三者全具。其中以末卷三相类宗旨校勘即了然矣。

上篇

〈上卷言御政共计五章乃上篇之上也〉

此卷专言御政而养性伏食已寓其中。盖所谓御政者，陈乾坤坎离之法象，隐然具君臣上下之规模。君主无为臣主有为即养性伏食两道之所取则也，故末篇又称大易情性。

乾坤门户章第一

乾坤者，易之门户，众卦之父母。坎离匡廓，运轂正轴。牝牡四卦，以为橐籥。覆冒阴阳之道，犹工御者，准绳墨，执衔辔。正规矩，随轨辙。处中以制外，数在律历纪。月节有五六，经纬奉日使。兼并为六十，刚柔有表里。朔旦屯直事，至暮蒙当受。昼夜各一卦，用之依次序。既未至晦爽，终则复更始。日月为期度，动静有早晚。春夏据内体，从子到辰巳。秋冬当外用，自午迄戌亥。赏罚应春秋，昏明顺寒暑。爻辞有仁义，随时发喜怒。如是应四时，五行得其理。

此章首揭乾坤门户包括万化，乃全书之纲领也。

乾坤者，易之门户，众卦之父母。坎离匡廓，运轂正轴。

此节言一阴一阳之道不出乾坤范围也。盖天地间只此一阴一阳之本体则谓之道，其化机则谓之易，其神用则谓之丹。易道之阴阳不外乾坤，丹道之阴阳不出性命。乾坤即性命也。然必穷取未生以前消息，方知天地于此造端，人生于此托始。丹道即于此立基。原夫鸿蒙之先，一炁未兆，不可道亦不可名。廓然太虚无方无体，是谓真空。空中不空，是谓妙有。惟即有而空，故无始之始强名曰天地之始。惟即空而有，故有始之始强名曰万物之母。即有而空便是太

极本无极。即空而有便是无极而太极。太极之体本来无动无静。动而无动，干之所以为天也，而轻清者有其根矣。静而无静，坤之所以为地也，而坚凝者有其基矣。一动一静之间，人之所以为天地心也。而易之生生不息者在其中矣。胚胎虽具，混沌未分，故曰太极函三。迨其静极而动，干之一阳直彻于九地之下，而坤承之，阴中包阳，实而成坎，是谓天一生水。在地中为水，在天上为月。及其动极复静，坤之一阴直达于九天之上，而干统之。阳中含阴，破而成离，是为地二生火。在世间为火，在天上为日。此由太极而生两仪，由两仪而生四象也。天地非日月不显，乾坤非坎离不运。故在易道，必以乾坤为体，坎离为用。何以言之？干之为物，静专而动直。六十四卦之阳皆出入于干户，究竟只是最初一阳。坤之为物静翕而动辟，六十四卦之阴皆合辟于坤门。究竟只是最初一阴。一阴一阳是谓真易。干知大始实为众阳之父，故干道成男，曰震曰坎曰艮。坤作成物实为众阴之母，故坤道成女，曰巽曰离曰兑。从此交易变易生生不穷，重之为六十四卦，衍之为四千九十六卦。岂非“乾坤者，易之门户，众卦之父母”乎。六子皆出于乾坤而独用坎离者，何也？盖震巽艮兑各得乾坤之偏体，坎离独得乾坤之正体。先天定位，本干南坤北，惟以中爻相易而成坎离。

后天翻卦遂转作离南坎北，其实乾坤包罗在外，天地之匡廓依然不动，而坎离之一日一月自然运旋其中。小之为昼夜晦朔，大之为春秋寒暑，又大之为元会运世。譬若御车然，中心虚者为毂，两头转动者为轴。车本不能自运，惟赖两头之轴，两头之轴又赖中心之毂以运之。车待轴而转动，轴又待毂而运旋，其用方全。坎离之于乾坤亦然。岂非“坎离匡廓，运毂正轴。”乎？老子云：“三十辐共一毂。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”此之谓也。此章为全书纲领，此节又是通章纲领。乾坤门户在丹道为炉鼎，坎离匡廓在丹道为药物，火候出其中矣。

牝牡四卦，以为橐籥。覆冒阴阳之道，犹工御者，准绳墨，执衔辔，正规矩，随轨辙。处中以制外，数在律历纪。

此节言乾坤化出坎离，能覆冒阴阳之道也，干本老阳，牡也。迨中爻变出离之少阴，则牡转为牝矣。坤本老阴，牝也。迨中爻变出坎之少阳，则牝转为牡矣。坤转为坎，九地之下，渊乎莫测，气机动而愈出，是为无底之橐。干转为离，九天之上，一线潜通，本体虚而不屈，是为有孔之钥。老子云：“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？”指此而言。故曰：“牝牡四卦，以为橐籥。”坎离二气

一往一来，出入于天地之间，而昼夜晦朔春秋寒暑丝毫不爽。名曰四卦，其实只是一坎一离。名曰两卦，其实只是坎离，中间一阴一阳。乃六十四卦之全体，三百六十爻之全用，无不覆冒其中。岂不犹善御者之准绳墨以执衔辔，正规矩以随轨辙乎？夫马之有衔辔，车之有轨辙。法则现前，一一可以遵守。外也准而执之，正而随之，其间必有御车之人，处中以制之。即上文所谓运毂而正轴者也。制之之法，不疾不徐，随方合节。有数存乎其间。即下文火候之节度也。律有十二管，历有十二辰。无非六阴六阳，循环运转，一刻不差。而火候之调御得其准矣，此便是周天之纲纪。故曰：“处中以制外，数在律历纪”。

月节有五六，经纬奉日使。兼并为六十，刚柔有表里。朔旦屯直事，至暮蒙当受。昼夜各一卦，用之依次序。既未至晦爽，终则复更始。

此节言弦望晦朔，数准一月。小周天之火候也。易有六十四卦，除却乾坤坎离四卦应炉鼎药物，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正应周天度数。坎离中爻一日一月，把握乾坤，出入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中。周天纲纪总不出其范围。日为太阳，月为太阴。阳数以五为中，阴数以六为中。两其六为十二律历之所取则也。以五乘六共得三十，是为一月之数。日月自相经纬，遂成弦望晦朔。月之消息盈虚每随日转，有禀命于日之象。故曰：“月节有五六，经纬奉日使。”。日月经纬而分昼夜，即此三十日中，兼并为六十卦，自屯蒙讫既济未济，卦象全具，其中卦之内两体无不反对。反体如屯蒙X需讼X之类，对体如中孚X小过X之类。或表刚而里柔，或表柔而里刚。即屯蒙二卦可以例举。如屯之一阳动于下，有朝之象。蒙之一阳止于上，有暮之象。昼夜反复，两卦只是一卦。朔旦从屯蒙起，直至晦日恰好轮到既济未济。六十卦周而一月之候始完。完则终而复始，循环无端矣。

日月为度，动静有早晚。春夏据内体，从子到辰巳。秋冬当外用，自午讫戌亥。赏罚应春秋，昏明顺寒暑。爻辞有仁义，随时发喜怒。如是应四时，五行得其理。

此节言二至二分，数准一年。大周天之火候也。“日月为度”者，日主乎昼，位当正午。自一阳动处以至六阳，即属日之气候。月主乎夜，位当正子。自一阴静处以至六阴，即属月之火候。“动静有早晚”者，一阳动而进火，应屯卦而为早。一阴静而退火，应蒙卦而为晚。要知一日之期度，即一月之期度，一月之期度，即一年之期度。又要知一年之动静，不出一月之动静，一月之

动静，不出一日之动静。此两句承上起下，为通节纲领。下文遂推详一年之候。卦之内外二体，包举四时。假如屯卦，自初爻进火为子时一阳初动。直到上爻便是纯阳之巳。从内体达外用，故应乎春夏。蒙卦，自上爻退火为午时一阴初静。直到初爻便是纯阴之亥。从外用返内体，故应乎秋冬。此言冬夏二至，交媾之候也。太阳在卯，应在春分。德中有刑罚之象也。太阴在酉，应在秋分。刑中有德赏之象也。故曰：“赏罚应春秋”。日出乎寅没乎申，火生在寅，暑之象也。月出乎申没乎寅，水生在申，寒之象也。故曰：“昏明顺寒暑”。仁主发，义主收，爻辞所陈，各有所主。仍是顺寒暑之象。喜近赏，怒近罚。随时而发，不过其节。仍是应春秋之象。此言春秋二分沐浴之候也。如是而水火木金各秉一时气候，其中有真土调燮（xie）。全备造化冲和之气结而成丹。故曰：“如是应四时，五行得其理”。上节言小周天火候应乎一月，此节言大周天火候应乎一年。须知此中作用俱是攒簇之法，簇年归月，簇月归日，簇日归时。止在一刻中分动静。其中消息全赖坎离橐钥所谓“覆冒阴阳之道”者也。

此章皆以造化法象明乾坤坎离之功用。人身具一小天地，其法象亦然。干为首父天之象也，坤为腹母地之象也。震为足，巽为股。近乎地分长男长女之象也。艮为手，兑为口，近乎天分少男少女之象也。坎为耳，离为目，运乎天地之中，独当人位，中男中女之象也。其余四肢百骸，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孔，即众卦众爻之散布也。然此有形有名者，人皆知之。孰知其无形无名者乎？父母未生以前，圆成周徧廓彻，灵通本无污染。不假修证，空中不空，为虚空之真宰。所谓统体一太极也。既而一点灵光从太虚中来，倏然感附，直入中宫神室，作一身主人。所谓各具一太极也。主人既居神室，上通天毂，下通炁海，性命未分，尚是囟囟囟囟本来面目。迨中宫消息略萌，摄召太虚之气从两孔而入，直贯天毂而下达于炁海。干下交坤，坤中一爻遂实而成坎，是为命蒂。坤既成坎，其中一阴即随天气而上达于天毂，坤上交干，干中一爻遂破而成离，是为性根。于是（he）的一声，脐蒂剪断，而性命遂分上下两弦矣。吕祖所云：“穷取生身受气初，莫怪天机都泄尽”者，此也。从此，后天用事，有门有户，不出乾坤，橐钥运用全在坎离。坎沉炁海，元精深藏太渊，九地之下莫测其底。橐之用也。离升天毂，灵光洞彻太虚，九天之上直贯其巔。钥之用也。出日入月，呼吸往来，正当天地八万四千里之中。一合一辟，而分昼夜。一消一息，而定晦朔。一惨一舒，而别寒暑。一喜一怒，而应春秋。四时五行，无不毕具。而造化在吾一身矣。故学道之士，苟能启吾之门户，而乾坤炉鼎可得而识矣。能运吾之毂轴，而坎离药物可得而采矣。能鼓吾之

橐钥，而六十卦之阳火阴符可得而行持矣。所谓：顺之生人者，逆之则成丹也。

陈希夷曰：日为天炁自西而下以交于地，月为地炁自东而上以交于天。男女媾精之象也。天地不能寒暑也，以日月远近而为寒暑。天地不能四时也，以日月南北而为四时。天地不能昼夜也，以日月出没而为昼夜。天地不能晦朔也，以日月交会而为晦朔。阴阳虽妙，不外乎日月。造化虽大，不外乎坎离。故众卦之变虽不齐，而不出乎坎离之中爻。犹车之三十辐而共一毂者也。

坎离二用章第二

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天地者，乾坤之象。设位者，列阴阳配合之位。易谓坎离。坎离者，乾坤二用，二用无爻位，周流行六虚，往来既不定，上下亦无常。幽潜沦匿，变化于中。包囊万物，为道纪纲。以无制有，器用者空。故推消息，坎离没亡。言不苟造，论不虚生。引验见效，校度神明。推类结字，原理为征。坎戊月精，离己日光。日月为易，刚柔相当。土王四季，罗络始终。青赤白黑，各居一方。皆秉中宫，戊己之功。

此章揭言坎离二用不出一中。了首章运毂正轴之旨也。

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天地者，乾坤之象。设位者，列阴阳配合之位。易谓坎离。坎离者，乾坤二用，二用无爻位，周流行六虚，往来既不定，上下亦无常。幽潜沦匿，变化于中。包囊万物，为道纪纲。

此节言坎离妙用即在乾坤定位之中也。在易为乾坤，其法象为天地。在易为坎离，其法象为日月。此后天有形有名之乾坤坎离也。未有天地日月以前，浑然只一太虚。此太虚中，本无一物，圆明廓彻，是为先天之干。即此，太虚中有物浑成，絪縕遍满，是为先天之坤。虚中生炁为至阳之炁，至阳中间藏肃肃之至阴。此从坤而上升者也。无中含有，是为干中之离。炁中凝精为至阴之精，至阴中间藏赫赫之至阳。此从干而下降者也。有中含无，是为坤中之坎。一升一降，枢机全在中间。枢机一动，天地即分。天地既分，其位乃定。自然天位乎上，地位乎下。日出乎东，月生乎西。所以伏羲先天圆图，干卦居南，坤卦居北。天上地下，包罗万象。天地定位也。离卦居东，坎卦居西。日月相对，横贯天地之中。水火不相射也。然必天地之体立，而后日月之用行

。故系辞传曰：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此直指之辞也。魏公恐世人不知何者为天地，何者为易，特下脚注。谓天地非外象之天地，乃是一干一坤神空自然之象。即上章所谓门户也。设位非有形之位，乃是一阴一阳自然配合之位。即上章所谓邸廓也。易非卦爻之易，乃是一坎一离，真息往来自然运行之易。即上章所谓橐钥也。天地之造化，非即吾身之造化乎？何谓坎离者，乾坤二用。干本老阳，中变少阴。离中一阴，实坤元真精。故离自东转南。先天干位翻为后天之离，转一成九，以首作尾。故爻辞有无首之象。干之用九，即用离也。坤本老阴，中变少阳。坎中一阳，实干元祖炁。故坎自西转北。先天坤位翻为后天之坎，转六成一，即终为始。故爻辞有永贞之吉。坤之用六，即用坎也。此日月互藏，所以为易宗祖。而真水真火交相为用之妙也。一日一月，终古出没于太虚，上下四旁，无所不运。犹之一卦，六爻各有定位。而坎离二用，周流六位，无所不在。其用神矣。故曰：“二用无爻位，周流行六虚”。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。往来岂有定乎？离为天中之阴，恒欲亲下。故日自东徂（cu）西而下交乎地。坎为地中之阳，恒欲亲上，故月自西徂东而上交乎天。上下岂有常乎？离中有真水，重阳为之包罗。水藏火中，内暗外明，有幽潜之象。坎中有真火，重阴为之囊括。火藏水中，内朗外暗，有沦匿之象。水火互藏，千变万化。只在中间一点空洞处，有变化于中之象。从此提挈天地，把握乾坤，大道不出其范围。故曰：“包囊万物，为道纪纲”。以上俱发明坎离二用。正见易行乎其中之意。

以无制有，器用者空。故推消息，坎离没亡。

此节专言坎离之妙用也。坎离二用，本无爻位。周流六虚，无也。既而包囊万物，为道纪纲，可见无之足以制有矣。世间有形之器，体无不实。究竟实而有者，不能自用。惟赖虚而无者，有以制之。老子云：埏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是也。坎离以无制有，其妙用全在中间空虚。故曰：“以无制有，器用者空”。从无入有，谓之息息者，进火之候。坤三变而成干也。从有入无，谓之消消者，退符之候。干三变而成坤也。自朔旦震卦用事之后，历兑至干。自月望巽卦用事之后，历艮至坤。其间不见坎离爻位，是谓坎离没亡。非没亡也，行乎六虚之间，而周流不定耳。

言不苟造，论不虚生。引验见效，校度神明。推类结字，原理为征。

知日月之为易，即推类结字也。此校度神明之象，确有征验。可原理为征

，而非苟造言论者矣。此节只是引起下文。

坎戊月精，离己日光。日月为易，刚柔相当。土王四季，罗络始终。青赤白黑，各居一方。皆秉中宫，戊己之功。

此节言二物配合，不离中宫真土也。坎为月，中纳戊土。戊土原从干来，阳陷阴中，其精内藏，所谓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也。离为日，中纳己土。己土原从坤出，阴丽阳中，其光外用，所谓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也。日光月精交会于黄道中间，合成先天太易。正以其中一戊一己，刚柔本来匹偶，足相当也。故曰：“日月为易，刚柔相当”。戊己二土可分可合，以四时言之，木旺于春，中寄辰土。火旺于夏，中寄未土。金旺于秋，中寄戌土。水旺于冬，中寄丑土。木火金水，彻始彻终，无不包络于中央真土。故曰：“土王四季，罗络始终”。以四方言之，青龙秉木德居东，朱雀秉火德居南，白虎秉金精居西，元武秉水精居北。故曰：“青赤白黑，各居一方”。北一西四合而成五，是为戊土。杳冥之精在其中矣。东三南二合而成五，是为己土。恍惚之物在其中矣。赖此戊己真土调和水火，融会金木。使五行四象攒簇于中黄，而大丹结矣。故曰：“皆秉中宫，戊己之功”。夫日刚月柔，相当而为太易。故称易为坎离，言岂苟造者乎？乃推类结字者也。五行四时皆秉中宫之土。故称易行乎其中。论岂虚生者乎？乃原理为征者也。此节总缴通章大意。

章首曰易行乎其中，既曰变化于中。正指中宫真土。说尽坎离二物，不离真土，乃成三家。举二物则四象在其中，举三家则五行在其中。一切药物火候，无不在其中矣。乾坤之大用，尽于坎离。坎离之妙用，归于戊己。一部《参同契》关键全在此处。

附录：

谭子曰：抟空为块，见块而不见空，土在天地开辟后也。粉块为空，见空而不见块，土在天地混沌时也。神矣哉！

日月含符章第三（日含五行精四句，世本误入君臣御政章中，今校藏本正之。）

易者，象也。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。日含五行精，月受六律纪。五六三十

度，度竟复更始。穷神以知化，阳往则阴来。辐辏而轮转，出入更卷舒。易有三百八十四爻，据爻摘符，符谓六十四卦。晦至朔旦，震来受符。当斯之际，天地媾其精，日月相撘持。雄阳播元施。雌阴化黄包。混沌相交接，权舆树根基。经营养鄞鄂，凝神以成躯。众夫蹈以出，蠕动莫不由。

此章特着日月之功用。究药物之所从出也。

易者，象也。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。日含五行精，月受六律纪。五六三十度，度竟复更始。穷神以知化，阳往则阴来。辐辏而轮转，出入更卷舒。

此节言日月之交会，其神化出乎自然也。上章既明坎离二用。露出日光月精二物矣。尚未悉交会之理。魏公遂重举易辞，以申明之。盖日月为易，乃一部《参同契》关键所在。此易是太易之易，此像是无象之象，天下莫能见莫能知者。欲知无象之易，只消近取诸身。欲知有象之易，必须仰观俯察而得之。在天成象者，惟日月为最着。故系辞传曰：易者，象也。又曰：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。夫日月何以独称大也？日秉太阳火精，本体光明洞达，中间一点黑处即是太阴真水。阳中藏阴，外白内黑，故取离象。月象太阴水精，本体纯黑无光，中间一点白处即是太阳真火。阴中藏阳，外黑内白，故取坎象。阳精为火，火则有光。阴精为水，水唯会影。故月本无光，受日映处则有光。光生于日之所照，魄生于日之所不照。

晦朔之交，日月同宫。月在日下，日居月上，月体为日所包，其半边之光全向于天，半边之黑全向于地，故谓之晦。月去日二十五度，人间乃见微光，谓之哉生明。月去日九十余度，人间乃见光一半，谓之上弦。及至日月躔度相对，月在天上，日在地下，对照发光。半边之黑全向天上，半边之光全向人间，其光相望而圆满徧照，故谓之望。望后相对渐侧，月距日二十五度，人间始见微黑，谓之哉生魄。月距日九十余度，人间只见光一半，谓之下弦。从此其光渐敛渐微，至于体伏光尽而称晦矣。可见月体本无圆缺，惟受日光之所映以为圆缺。究竟月有圆缺而日无盈虚。正犹世人后天之命，生老病死，倏忽无常。只有先天一点性光，圆明莹彻，万劫长存耳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太阳日行一度，一昼夜一周天。故昼夜一周谓之一日。行及三十度方与太阴相会，太阴一日行十三度，有奇行。及二十九日有奇纒【(cai 同 才)】与太阳相会。故晦朔弦望一周谓之一月。日含五行精者，日本太阳，得火之精，其中藏乌，得水之精。得木精以滋其炁，得金精以耀其光。中纳己土之精

，以包络终始。其光明之体用方全。月受六律纪者，朔日一阳建子，律应黄钟。至望而三阳始尽，乃应仲吕。阳极而阴生矣，望日一阴建午，律应蕤【

(rui)】宾。至晦而三阴始纯，乃为应钟。阴极而阳又生矣。举六律则六吕在其中。五为阳数之中，两其五为十干。六为阴数之中，两其六为十二支。五日为一候，六候为一气。以五乘六，恰成三十，适合日月相交之度。晦朔弦望如环无端，度既终则更始矣。何谓：穷神以知化，阳往则阴来。张子曰：一故神，两故化。据悬象着明之日月而论，似分两物。不知太阳中一点阴魄即是真水，太阴中一点阳魂即是真火。体则日月为易，用则水火互藏，是为阴阳不测之神。故必穷神所自来，乃知化所从出。盖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。往来不穷者，一而未尝不两。究竟太阳之炁，即藏月中。太阴之精，即藏日中。名为往来而实无往来者，两而未尝不一也。凡阴阳对待，一往一来，俱谓之化。神则浑然在中，寂然不动，无往无来矣。知化便是数往者顺，穷神便是知来者逆。日月往来，终古不息。若辐之辘毂，轮之转车，一出一入而分昼夜，一卷一舒而定晦朔。四时之寒暑推迁，一元之运会升降，总在其中。惟其神不可测，所以化不可穷耳。吾身日光月精互相滋化，而总归于中宫。不动元神一能兼两，悉与造化同其功用。

易有三百八十四爻，据爻摘符，符谓六十四卦。晦至朔旦，震来受符。当斯之际，天地媾其精，日月相撘持。雄阳播元施。雌阴化黄包。混沌相交接，权舆树根基。经营养鄞鄂，凝神以成躯。众夫蹈以出，蠕动莫不由。

此节言日月交会而产一阳也。日月为易，乃造化之本。三百八十四爻乃周天之用。盖易有六十四卦，除却乾坤坎离四正卦应炉鼎药物，其余六十卦得三百六十爻，正应周天度数。不多不少，若合符节。据爻摘符者，六十卦中，每卦必有一主爻值符。如屯卦主爻在初，蒙卦主爻在上之类。据易言之谓之卦，据丹言之谓之符。一月之有晦朔犹一日之有亥子也。晦朔中间，日月并会。北方虚危之地，阴极阳生，一阳来复，正应震之初爻。故曰：“晦至朔旦，震来受符”。当其交会之时，天入地中，月包日内。天入地中有媾精之象，月包日内有撘持之象。干主施精，以元中真阳下播于地，坤主受化，即以黄中真土顺承而包络之。故曰：“雄阳播元施。雌阴化黄包”。一元一黄，相为包络，形如鸡子。斯时日月停轮，复返混沌。就此混沌中自相交媾，产出一真种。丹基从此始立矣。故曰：“混沌相交接，权舆树根基”。坤中既得此一点真种，是为鄞鄂。须要经营保养，不可令其散失。久之，渐渐凝聚，元神始成胚胎。震之一阳乃出而受符矣。故曰：“经营养鄞鄂，凝神以成躯”。夫此

一点真种，乃大地众生命根，不特为吾人生身受炁之本，下至蠕动含灵之物，莫不由此一点以生以育。故曰：“众夫蹈以出，蠕动莫不由”。是道也，造化顺之以生物者，吾人当逆之以自生。所谓：顺则成人，逆则成丹也。晦朔之交即是活子时，元施黄包即是药产处。经营即是合聚，鄞鄂即是元神。日往月来，莫非真火符候。要觅先天真种子，须从混沌立根基。

抱一子曰：雄阳龙也，雌阴虎也。播元施者，龙腾元天而降雨也。化黄包者，虎入后土而产金也。上天入地，混沌交接之象也。于是权舆而立其根基，经营而养其鄞鄂。其神既凝，其躯自成。凡大而天地，细而蠕动含灵之物，莫不由是而出。惟产此一点，于外乃降本流末，为生生无穷之道。产此一点，于内乃返本还原，长生超脱之道也。

天符进退章第四

于是仲尼赞鸿蒙，乾坤德洞虚。稽古当元皇，关雎建始初。冠婚气相纽，元年乃芽滋。圣人不虚生，上观显天符。天符有进退，屈伸以应时。故易统天心，复卦建始萌。长子继父体，因母立兆基。消息应时律，升降据斗枢。三日出为爽，震庚受西方。八日兑受丁，上弦平如绳。十五干体就，盛满甲东方。蟾蜍与兔魄，日月炁双明。蟾蜍视卦节，兔者吐生光。七八道已讫，屈折低下降。十六转受统，巽辛见平明。艮直于西南，下弦二十三。坤乙三十日，阳路丧其朋。节尽相禅与，继体复生龙。壬癸配甲乙，乾坤括始终。七八数十五，九六亦相当。四者合三十，阳气索灭藏。八卦布列曜（ya），运移不失中。元精妙难睹，推度效符征。居则观其象，准拟（ni）其形容。立表以为范，占候定吉凶。发号顺节令，勿失爻动时。上观河图文，下察地形流，中稽于人心，参合考三才。动则循卦节，静则因彖辞。乾坤用施行，天下然后治。

此章言天符进退，乃金丹火候之所取则也。

于是仲尼赞鸿蒙，乾坤德洞虚。稽古当元皇，关雎建始初。冠婚气相纽，元年乃芽滋。

此节特为火候发端也。上章言晦朔之间，一阳受符，特标药产时节，而金丹之火候消息未举其全。到此乃尽泄之。天道之大者，莫如五行。人道之大者，莫如五经。可以互相发明而各有其原始焉。易为五经之元首，乾坤两卦为易

之元首。乾坤两卦又从太极中剖出，即此太极本体合之即鸿蒙一炁，分之即乾坤两卦。乾坤合德，体函万化，用彻太虚。于是仲尼赞之曰：大哉干元，至哉坤元。岂非阴阳之始乎。仲尼删书断自二典，首着稽古之文。稽古当元皇，书之始也。删诗肇自二南，首列关雎之章。关雎建始初，诗之始也。礼贵成人，冠婚为生育之始，故曰：炁相纽。春秋纪年，元年为岁序之始，故曰：乃芽滋。此仙翁借世典以喻道法也。鸿蒙即虚无一炁，干为鼎中藏性根，坤为炉中藏命蒂，其间日月往来洞虚之象。元皇喻元始祖炁，关雎喻两物相感，相纽喻二炁交并，元年芽滋则一阳初动而真种生矣。

圣人不虚生，上观显天符。天符有进退，屈伸以应时。故易统天心，复卦建始萌。长子继父体，因母立兆基。消息应时律，升降据斗枢。

此节正指一阳来复为为作丹之基也。圣人即作易之圣人。不虚生即论不虚生之意。天符者，日月交会，乃天道自然之符。即上章所云据爻摘符是也。在丹道为一进一退之节候。盖自朔而望为进阳火，阳伸阴屈，应从子到巳六时。自望而晦为退阴符，阴伸阳屈，应从午到亥六时。丹道之动静，一屈一伸，亦各有其时。圣人默观元化，知时不可失。每委志虚无以应之。阴符经云：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。是也，天道以日月交会，故有进退屈伸。丹道亦取日月交会，其进退屈伸莫非易也。而日月为易，实统之于天心。天心是造化中间主宰即太极也。先天之太极造天地于无形，后天之太极运天地于有形。在天正当南北二极之中，在人则当坎离二用之中。一坎一离，合而为易。统于天地正中之心。故曰：“易统天心”。天心无所不统，而见之必于复卦。何也？盖天心之体，本来无动无静。天心之用，却正当一动一静。亥子中间方其静翕之余，日月合璧，玄机停轮。此心浑然在中，毫无端倪可见。至于虚极静笃，万化归根，忽然无中生有，静极生动。从穷阴中迸出一点真阳，逼露干元面目。而丹基从此建立矣。所以孔子赞易曰：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邵子诗曰：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。即所谓：复卦建始萌也。复卦，内震外坤，震之一阳得干初体，虽受真种于干父，实赖滋育于坤母。如婴儿始媾成胎，具体而微，尚未出母腹中。故曰：“长子继父体，因母立兆基”。一阳既复，自消而息，于六律初应黄钟。一阳初动，自降而升时，斗柄正建元枵【(xiā)】。丹士得之，吹吾身之律吕，水火自然调和。斡吾身之斗杓，金木自然归併。岂非：“消息应时律，升降据斗枢”乎。此即上章震来受符之时也。

三日出为爽，震庚受西方。八日兑受丁，上弦平如绳。十五干体就，盛满

甲东方。蟾蜍与兔魄，日月炁双明。蟾蜍视卦节，兔者吐生光。七八道已讫，屈折低下降。十六转受统，巽辛见平明。艮直于西南，下弦二十三。坤乙三十日，阳路丧其朋。节尽相禅与，继体复生龙。

此节推八卦纳甲以验金丹火候之进退也。上文所谓一阳之复在一日为亥子，在一岁为冬至，在一月即为晦朔。欲知一月小周天火候，当取先天八卦纳甲细参之。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符。乾坤未剖，元黄未分。阳光为阴魄所包，隐藏不见。此吾身归根复命时也。交会既毕，月与日渐渐相离，魄中生魂。至初三日，庚方之上始露微光。震卦纳庚，进而得一阳，此元性初现而铅鼎温温矣。故曰：“三日出为爽，震庚受西方”。至初八日，阳魂渐长，阴魄渐消，魄中魂半，昏见南方，是为上弦。兑卦纳丁，进而得二阳，此时元性又少现而光透帘帟矣。故曰：“八日兑受丁，上弦平如绳”。至十五日，日月对望，阴魄全消，阳魂盛长，其光圆满，昏见东方，干纳六甲，进而为纯阳，此时元性透露而鼎中一点灵光昼夜长明矣。故曰：“十五干体就，盛满甲东方”。然此月魄必与日魂合而成其明，实应蟾蜍兔魄两象。蟾蜍以象太阳之精，兔魄以象太阴之光。盖蟾蜍潜伏水底，瞻视非常，时时嘘吸太阳金精入于腹中。喻日魂施精于月，自外而吸入也。凡世间之兔皆雌而无雄，遥望月中玉兔即感而有孕，及其产也，又从口吐而生。喻月魄受日之光，自内而吐出也。离己日光，本来主施。坎戊月精，本来主化。日以施德，月以舒光。所以从下弦至朔旦，月出于西方酉位，全体吸取太阳精炁。从上弦到望日，月盈于东方卯位，乃全体发露太阳光明。故曰：“蟾蜍与兔魄，日月炁双明”。其所以取象蟾蜍与兔魄者，于蟾蜍正取其瞻视，于兔正取其能吐而生也。盖月光之圆缺，全在视日光以为进退。一阴生于巽，其光渐敛渐退以至于晦，是为造化入机。一阳生于震，其光渐舒渐进以至于望，是为造化出机。晦朔之交，日光吸入月魄中，相吞相啖，感而成孕。直待三日出庚，其光吞而复吐，自西转东，自庚转甲，至望日而光明圆满矣。故曰：“蟾蜍视卦节，兔者吐生光”。十五既望，阳极于上，盈不可久，息者不得不消，升者不得不降，阳火转为阴符。故曰：“七八道已讫，屈折低下降”。十六以后，阳反为宾，阴反为主。阳魂转受统摄于阴魄，魂中生魄。晨见辛方，巽卦纳辛，退而为一阴，此性归于命之始也。故曰：“十六转受统，巽辛见平明”。至二十三日，阴魄渐长，阳魂渐消，魂中魄半，是谓下弦。晨见丙方，艮卦纳丙，退而为二阴，此性归于命之半也。故曰：“艮直于西南，下弦二十三”。至三十日，艮之一阳自东北丧在乙方坤地，有东北丧朋之象。一点阳魂全体敛入阴魄中，是为性返为命而元阳复归于混沌矣。故曰：“坤乙三十日，阳路丧其朋”。然阳无剥尽之理，卦节既尽，消

者不得息，降者不得不升，剥之终即复之始，晦之终即朔之始。震之一阳继体于干父者，还复兆基于坤母。庚方之上依然吐而生明。故曰：“节尽相禅与，继体复生龙”。

壬癸配甲乙，乾坤括始终。七八数十五，九六亦相当。四者合三十，阳气索灭藏。八卦布列曜（ya），运移不失中。

此节结言纳甲之始终也。八卦纳甲原本先天圆图最为元奥。坎以中男纳戊，阴中包阳，月之体也。离以中女纳己，阳中包阴，日之体也。震长男，巽长女纳庚与辛。艮少男兑少女纳丙与丁。其间一阴一阳各各相匹。干父独纳甲壬，坤母独纳乙癸。原始要终，首尾关键，包括六子在内。故曰：“壬癸配甲乙，乾坤括始终”。六子为少阴少阳，少阳数七，少阴数八，共得十五数。乾坤为老阴老阳，老阳数九，老阴数六，亦得十五数。恰应上下两弦，合成月圆之象。故曰：“七八数十五，九六亦相当”。二少二老应乎两弦之气，互为消长，所以自朔讫望，阳长而阴自消。自望讫晦，阴长而阳亦消。当其晦也，阳气消索若灭若没，几无余矣。孰知一点元精深藏洞虚之中，终而复始，循环无端。故曰：“四者合三十，阳气索灭藏”。八卦环布，日月合璧而生明。三阳三阴互为消长，似乎独无坎离爻位，不知周流六虚升降上下，莫非坎离中炁运移其间。此日月为易，所以统乎天心，而为三阴三阳进退之准则也。故曰：“八卦布列曜，运移不失中”。

元精妙难睹，推度效符征。居则观其象，准拟（ni）其形容。立表以为范，占候定吉凶。发号顺节令，勿失爻动时。

此节言一动一静之候应乎天符也。卦爻有动有静，金丹之火候亦然。其时候未到，则当虚以待之。盖坎离会合，中间自有一点元精，即是先天真种。所谓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者也。此物至灵至妙，不可观闻，难以臆度，惟推纳甲消长之度以为天符进退之征验而已。故曰：“元精妙难睹，推度效符征”。天符进退本无其形，虚无罔象之中若存若亡。但当虚心体验，拟诸其形容而谨候其消息。故曰：“居则观其象，准拟其形容”。其时候将到又当动以应之。盖晦朔中间，阳欲生而未离乎阴，机已动而未离乎静。从静定中候视须加十分谨密。如历家立表以测日冕，术家占候以定吉凶，不可一毫差错。故曰：“立表以为范，占候定吉凶”。此言将动之时也。及乎枢机一发，天人交应，便当加采取之功。若朝廷之大号以时而发，造化之节令及时而布，不得一刻迟误。故

曰：“发号顺【（原文有误，“顺”为“施”字第二十四页）】节令，勿失爻动时”。时即《阴符经》食其时之时。盖指晦朔中间活子时也。若冬至一阳初动则又属正子时矣。

上观河图文，下察地形流，中稽于人心，参合考三才。动则循卦节，静则因象辞。乾坤用施行，天下然后治。

此节言一动一静之理贯乎三才也。上干下坤，结括终始。乃上天下地之位也。坎离之中炁运移其中，乃中间人位也。即此已全具三才法象。即此一动一静之理便透彻天地，包括河洛。河图文即指龙图而言，河图之数五十有五，循环无端。圆以象天之动。上观河图文即仰以观于天文也。地形流即指洛书而言，洛书之位四正四隅，统于中五，方以象地之静。下察地形流即俯以察于地理也。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天地中间是为人之心，即邵子所谓“一动一静之间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”。盖此心非动非静而又能动能静，参天两地为造化之枢机。故曰：“中稽于人心，参合考三才”。动以应天，阴阳有进退必循乎卦爻之节。故曰：“动则循卦节”。此即系辞传所谓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也。亦即上文发号顺时之意。静以应地，刚柔有表里不越乎卦爻之辞。故曰：“静则因象辞”。此即系辞传所谓，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也。亦即上文准拟形容之意。静极而动，真阳动于九天之上，是谓干元用九而元神升乎干鼎矣。动极复静，真阴潜于九地之下，是谓坤元用六而元炁归乎坤炉矣。元神为性，元炁为命。性成命立，天心端拱于中极。百节万神无不辐凑皈命。岂非“乾坤用施行，天下然后治”乎。首章云“乾坤者，易之门户”次章云“天地设位”。此中首揭露“乾坤德洞虚”，中言“乾坤括始终”，终之曰“乾坤用施行”。可见彻始彻终只是乾坤为体，则门户之说益了然矣。首章云“坎离匡廓，运毂正轴”。次章云“坎离者，乾坤二用”。此章先言“日月炁双明”，继言“运移不失中”，末乃揭出“二用”。可见彻始彻终只是坎离为用，则匡廓之意益洞然矣。抱一子曰：“蟾蜍乃金炁之精，故视卦节而渐旺。玉兔乃卯木之魄，故望太阳而吐光”。

此章极其奥衍。纳甲妙义从古河图并先天圆图中来，不特为全部参同契大关键，亦即羲易之精髓也。中间蟾蜍兔魄两象尤称奇险绝世。魏公于此几欲呕出心肝，今而后注者与作者可相视而笑矣。

可不慎乎？御政之首，（鼎新革故。）管括微密，开舒布宝。要道魁柄，统化纲纽。爻象内动，吉凶外起。五纬错顺，应时感动。四七乖戾，謔（chǐ）离俯仰。文昌统录，诘责台甫。百官有司，各典所部。原始要终，存亡之绪。或君骄佚，亢满违道；或臣邪佞，行不顺轨。弦望盈缩，乖变凶咎。执法刺讥，诘过贻主。辰极处（受）正，优游任下。明堂布政，国无害道。

此章以君臣御政之得失喻金丹火候之得失也。

可不慎乎？御政之首，（鼎新革故。）管括微密，开舒布宝。要道魁柄，统化纲纽。爻象内动，吉凶外起。五纬错顺，应时感动。四七乖戾，謔（chǐ）离俯仰。文昌统录，诘责台辅。百官有司，各典所部。

此节以御政喻火候当戒慎其初基也。火候之要彻首彻尾，防危虑险无一刻不宜慎。若人君御政，然而尤当致谨其初基。盖金丹大道以天心为主，精炁为用。正犹人主之统御其臣下也。故曰御政。学人入室之始，一阳初动，谓之首经。譬若人君即位之初，更改正朔。谓之元年。上章元年乃芽滋即其义也。故仙翁喟然发端曰：“可不慎乎？御政之首”。“管括微密”者，即静而内守，环匝（zā）关闭之意。“开舒布宝”即动而应机，发号顺应之意。魁柄即是斗杓，斗为天之喉舌，斟酌元化，统摄周天。若网之有纲，衣之有纽，是为要道。喻吾身天心实为万化之纲领。丹道作用全仗天心斡运斗柄推迁。故曰：“要道魁柄，统化纲纽”。天心既为万化纲纽。动而正则罔不吉，动而邪则罔不凶。系辞传曰：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即其义也。在易为爻象，在天即为星象。天有三垣：紫微垣为北极之所居，最处乎内。太微垣次之，天市垣又次之。由是金木水火土之五纬并二十八宿之经星，环布于垣外。垣中主星，全系斗杓，凡经纬诸星，或顺或逆，无不听命斗杓。斗杓顺动则五纬经星罔不循其常度，斗杓一有不顺，则环布之五纬一切逆而不顺。应时感动，立见咎征。周天经星亦皆一切乖戾失其常度。而至于“謔离俯仰”矣。此喻人之天君罔动，则五官错谬，百脉沸驰。所谓毫发差殊不作丹者也。天象乖变失常不可责之众星，人君御政失宜，亦不可责之百官。有司各有主者，孰为主者？在天则文昌台辅。文昌即紫微垣中戴筐六星，号南极统星，录人长生之籍。台辅即垣中三台四辅尊星，三台以应三才，四辅以应四象，各居其方，环拱兆极。天之有文昌，犹人君之有六部也。天之有台辅，犹人君之有相臣也。相臣夹辅帝主燮（xiè）理阴阳，六部从而奉行之。则百官有司不待诘责，自然各典所部矣

。譬若作丹之时，心君处中以制外，魁罡坐镇，斗杓斡旋，一水一火，调燮得宜。自然六根大定，百脉冲和而无奔蹶放驰之失矣。

原始要终，存亡之绪。或君骄佚，亢满违道；或臣邪佞，行不顺轨。弦望盈缩，乖变凶咎。执法刺讥，诘过贻主。辰极处（受）正，优游任下。明堂布政，国无害道。

此节言火候之要，存乎君主当慎终如始也。火候之一动一静，彻始彻终，宜乎无所不慎。亦犹人君御政，一动一静，自始自终，宜无所不慎。慎者转亡为存，不慎则转存为亡。存亡之绪，从此分矣。此一大事，君臣各有其责，而主之者惟君。盖臣之听命于君，犹气之听命于志也。心君翼翼，能持其志，则奸声邪色自不得而干之。若心君骄亢自用，违其常道，则耳目之官亦以邪佞应之，行事不循轨则矣。天心之与人心，同出一原。天心稍或不顺则天行立刻反常。不特五纬错谬，经星乖戾，已也，即如太阴之晦朔弦望，本有常度，今者当盈反缩，当缩反盈。薄蚀掩昌，凶咎不可胜言矣。天有执法之星，主刺讥过失，即太微垣中左执法右执法也。朝廷象之，故立为左右执法之臣，亦主刺讥过失，然违道之过不在百官有司而在台辅，并不在台辅而在君主自身。此万化从心，反本穷源之论也。故曰：“执法刺讥，诘过贻主”。主心得失只在一反复间。盖惟皇建极，惟民归极。心君能寂然不动，无为以守至正，百体自然从令。有如北辰居所而众星自然拱之。故曰：“辰极处（受）正，优游任下”。心君既端拱神室，百节万神莫不肃然。犹王者坐明堂以朝诸侯，四海九州岛莫不率服。窳（nìng）复有出而梗化害道者。故曰：“明堂布政，国无害道”。辰极在天象为紫微垣即北极所居。在人君为深宫内寝晏息之所也。明堂在天象为天市垣乃帝星所临。在人君为朝会之所，通道于九夷八蛮者也。心君所处，内有洞房，外有明堂。上应天垣，下同朝宁。故取御政之象。

此章即治道以明丹道，最为了然。丹道彻始彻终不出心君运用。故君喻天心，臣喻药物，文昌台辅喻三田四象，执法之臣喻耳目之官，百官有司喻周身精气。吉者，受炁，吉也。凶者，防炁，凶也。“存”喻片时得药，“亡”喻顷刻丧失。所贵乎御政者，必须外却群邪，内辅真主。心君端拱于长极，万化归命于明堂。岂非还真之要道乎？

此篇首章言乾坤门户明乾坤之为体，次章言坎离二用明坎离之为用，三章言晦朔合符而产药物，四章言天符进退而行火候，皆御政之象也。然而御政之

义不可不明：在天象以长极统御周天列宿，在朝廷以人主统御百官有司，在丹道则以心君统御周身精炁，乃御政之义也。故以此篇总结（原文为“诘”通“结”）之。

上篇

〈中卷言养性共计三章乃上篇之中也〉

此卷专言养性而御政伏食已寓其中。盖先天祖性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不出中黄，为万化之主宰。举性则命在其中，举养性则元精元气併归元神之中矣。知而养之，方契黄帝老子虚无自然大道，故末篇又称黄老养性。

炼己立基章第六

内以养己，安静虚无。原本隐明，内照形躯。闭塞其兑，筑固灵株。三光陆沉，温养子珠。视之不见，近而易求。黄中渐通理，润泽达肌肤。初正则终修，干立末（原文为“未”，有误）可持。一者以掩蔽，世人莫知之。

此章言炼己立基在乎得一，乃养性之初功也。

内以养己，安静虚无。原本隐明，内照形躯。闭塞其兑，筑固灵株。三光陆沉，温养子珠。视之不见，近而易求。

此节言炼己之初基也。首卷御政诸章但敷陈乾坤坎离造化法象。到此方直指炼己功夫，示人以入手处。吕祖云：“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”。张紫阳云：“若要修成九转，先须炼己持心”。炼己即养己也。己即离中己土，为性根之所寄。只因先天底干性转作后天之离，元神翻作识神，心中阴气刻刻流转，易失而难持，不得坎中先天至阳之炁无以制之。然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，若非致虚守静之功，安得穷原反本哉？故曰：“内以养己，安静虚无”。生身受炁之初，本来一点灵明，人人具足。只因后天用事，根寄于尘，尘转为识，日逐向外驰求，未免背觉合尘，认奴作主。故必须时刻收视返听，一点灵明自然隐而不露，深藏若虚。从此默默内照，方知四大假合之躯，总归幻泡，当下便得解脱矣。故曰：“原本隐明，内照形躯”。兑为口，系一身出入之门户。凡元气漏泄处悉谓之兑。而总持于方寸之窍。黄庭经云：“方寸之中谨

蓋藏”即闭塞之意也。即此方吋中间有一点至灵之物，为生生化化之根株。故曰灵株。筑固者，不漏不摇也。三光在天为日月斗，在人离以应日，坎以应月，天心在中以应斗枢。一坎一离，南北会合。反闻内照，真人潜于深渊，塞兑固守，元珠得于罔象。如此则天心寂然不动，而炼己之功就矣。故曰：“三光陆沉，温养子珠”。然本来一点灵光，倏有倏无，非近非远，只在目前，人却不识。索之身内不得，索之身外又不得。故曰：“视之不见，近而易求”。

黄中渐通理，润泽达肌肤。初正则终修，干立末可持。一者以掩蔽，世人莫知之。

此节言炼己之功在乎得一也。度人经云：“中理五炁，混合百神”。可见中黄丹扃（shǎng/jiōng）为万化统会之地。譬若北辰居所，众星自拱。学道之士，从此温养子珠，勿忘勿助，久之神明自生，渐渐四通八达，身中九窍百脉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孔，一齐穿透，自然光润和泽，感而毕通。即易所云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也。故曰：“黄中渐通理，润泽达肌肤”。

道有初有终，有本有末。初者，炼己下手之功。终者，入室了手之事。初如木之有干，本也。终如木之有标，末也。然须知最初下手一步便是末后了手一步。所谓但得本莫愁末也。初基一步便踏着正路，从此循序渐进，修持之功自然节节相应。原始可以要终，即本可以该末矣。故曰：“初正则终修，干立末可持”。然则，孰为初孰为本？要在一者而已。未生以前惟得一则成人。有生以后能抱一即成丹。盖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顺去生人生物者，此一也。而三返二，二返一，一返虚无。逆来成圣成仙者，亦此一也。太上云：“得其一，万事毕”。又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元牝”。谷神至虚而至灵，其妙生生不已。从生生不已处分出元牝。其体则一，其用则两。秘在掩蔽二字。掩者掩其元门，蔽者蔽其牝户。若非一者在中，岂能掩蔽。然非掩蔽于外，亦不成其为一。此中窍妙，非得真师指授。纵饶慧过颜闵，莫能强猜。况世间凡夫乎？故曰：“一者以掩蔽，世人莫知之”。所云黄中，是指出祖窍之中。所云一者，是指出祖窍之一。知中则知窍，知一则知窍中之妙，知窍中之妙便知本来祖性，便知守中抱一是养性第一步工夫。

两窍互用章第七

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。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。上闭则称有，下闭则称无。

无者以奉上，上有神明居。此两孔穴法，金炁亦相胥。知白守黑，神明自来。白者金精，黑者水基。水者道枢，其数名一。阴阳之始，元含黄芽。五金之主，北方河车。故铅外黑，内怀金华。被褐怀玉，外为狂夫。金为水母，母隐子胎。水为金子，子藏母胞。真人至妙，若有若无。彷彿太渊，乍沉乍浮。退而分布，各守境隅。采之类白，造之则朱。炼为表卫，白里真居。方圆径吋，混而相拘。先天地生，巍巍尊高。旁有垣阙，状似蓬壶。环匝关闭，四通踟蹰。守御密固，遏绝奸邪。曲阁相连，以戒不虞。可以无思，难以愁劳。神炁满室，莫之能留。守之者昌，失之者亡。动静休息，常与人俱。

此章直指坎离两窍之用为金丹关键也。

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。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。上闭则称有，下闭则称无。无者以奉上，上有神明居。此两孔穴法，金炁亦相胥。

此节指两窍之妙用也。大道非一不神，非两不化。上章云一者以掩蔽既明示人以得一矣。然而掩蔽之妙，其体则存乎一，其用不离乎两。盖金丹妙用只在后天坎离，坎离妙用不出先天乾坤。究竟只是性命二字。性者，先天一点灵光，真空之体也。其体圆成周遍，不减不增。在天为资始之干元，在人便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故名上德。此中本无一物，灵光独耀，迥脱尘根。若从意根下卜度推求，便失之万里。盖性本天然，莫容拟议。直是觅即不得。故曰：“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”。命者，先天一点祖炁，妙有之用也。其用枢纽三才，括囊万化。在天为资生之坤元，在人便是地一声时立命之根，故名下德。其中元炁周流，潜天潜地。变现无方。若向一色边沉空守寂，便堕在毒海。盖命属有作，不落顽空。一息不运即死。故曰：“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”。“上闭则称有”者，坤入干而成离也。先天之干本是上德，只因坤中一阴上升，干家阳炁从外而闭之。所谓“至阴肃肃，出乎天者也”。干中得此一阴，性转为命，感而遂通，遂成有为之下德矣。人但知离体中虚，便认做真空。不知这一点虚处，正是真空中妙有，唤作无中有。“下闭则称无”者，干入坤而成坎也。先天之坤本是下德，只因干中一阳下降，坤家阴炁亦从外而闭之。所谓“至阳赫赫，发乎地者也”。坤中得此一阳，命转为性，寂然不动，依然无为之上德矣。人但知坎体中寔（shí，同“实”），便认做妙有。不知这一点寔处，正是妙有中真空，唤作有中无。坤中既受干炁，还以此点真阳，上归于干。是谓反本还原，归根复命。自是先天神室中产出一点鄞鄂，是为万劫不坏之元神。故曰：“无者以奉上，上有神明居”。神明之妙用，全在中黄正位。然非坎中

真金之精上升，离中真水之炁下降，有无互入，两者交通成和，神明亦何自而生耶？故曰：“此两孔穴法，金炁亦相胥”。两孔穴即坎离两用之窍妙，所谓元牝之门，世莫知者也。

知白守黑，神明自来。白者金精，黑者水基。水者道枢，其数名一。阴阳之始，元含黄芽。五金之主，北方河车。故铅外黑，内怀金华。被褐怀玉，外为狂夫。

此节（原文为“章”有误）直指水中之金为先天丹母也。承上言所谓神明者，亦非自然而来，须有一段作用。其作用全在知白守黑，知白守黑者，白即坎中真精，黑即离中真水。人能洞彻真空，静存妙有，一点神明自然从虚无中生出。心印经所谓：“存无守有，顷刻而成”也。只此便是金丹，便是后天返先天处。故曰：“知白守黑，神明自来”。魏公又恐人不识金丹原本，故重提之曰白者金精，黑者水基。言此白者非有形之金，乃空劫中虚无元性也。元性本纯白无染，便是未生以前干元面目，即所云上德也。白者岂非金之精乎？此黑者非行地之水，乃虚无中所生之一炁也。一炁本鸿蒙未分，便是地一声以后坤元根基，即所云下德也。黑者岂非水之基乎？先天金性即浑成大道，尚无一之可名，及乎道既生一，露出端倪，便称天一之水，是为道之枢机，而金性藏于其中矣。故曰：“水者道枢，其数名一”。最初一点真水中藏真金，为元炁生生之根本。故曰：“阴阳之始，元含黄芽”。黄芽者，取水中藏金之象，指先天一而言也。先天一炁正是干家金精，能总持万化，为后天五行生生之真宰，而深藏北极太渊之中。故曰：“五金之主，北方河车”。五金者，借外炼银铅砂汞土以喻身中五行之精，即此一物，以其外之纯黑也，故象铅。以其黑中含白也，故又有金华之象。譬若有人外被褐而内怀玉，外若狂夫中藏圣哲，岂非神明不测者乎？此言真铅之别于凡铅也。苟能知白守黑，则神明自来矣。金丹妙用，只在水中之金。此段特显其法象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“水乡铅，只一味”，《悟真篇云》“黑中有白为丹母”，此之谓也。

金为水母，母隐子胎。水为金子，子藏母胞。真人至妙，若有若无。仿佛太渊，乍沉乍浮。退而分布，各守境隅。采之类白，造之则朱。炼为表卫，白里真居。

此节重指金水两窍之用併两而归一也。上节合言水中金，此又分言金水两体。金精本能生水，水之母也。干中真金隐在坤水包络中，故曰：“母隐子胎

”。即上文所云下闭则称无也。水本金之所生，金之子也。坤中真水藏在干金匡廓内，故曰：“子藏母胞”。即上文所云上闭则称有也。金水互用便是两弦之炁两畔同升合为一，而真人出其中矣。真人存于中宫，非有非无，灵妙不测。故曰：“真人至妙，若有若无”。“彷彿太渊”者，真人潜深渊也。“乍沉乍浮”者，浮游守规中也。金水交会之际，同在中央。及既交而退，真人处中，两者依旧分布上下，一南一北，“各守境隅”矣。其初采取北方坎中之金，本来一片纯白，及至锻以南方离中真火，然后赫然发光，岂非“采之类白，造之则朱”乎。然此一点真种，非有非无，本质极其微妙，须赖中黄坤母环卫而乳哺之，方得安居神室，不动不摇。故曰：“炼为表卫，白里真居”。此段言併两归一，乃药物入炉之象。即上所云“无者以奉上，上有神明居”也。

方圆径吋，混而相拘。先天地生，巍巍尊高。旁有垣阙，状似蓬壶。环匝关闭，四通踟蹰。守御密固，遏绝奸邪。曲阁相连，以戒不虞。可以无思，难以愁劳。神炁满室，莫之能留。守之者昌，失之者亡。动静休息，常与人俱。

此节特显炉鼎法象，而火候即在其中。中黄神室之中不过径吋，圆以象天，方以象地，中有真人居之。浑浑沌沌，形如鸡子。《黄庭经》云“方圆一时处此中”是也。故曰：“方圆径吋，混而相拘”。径吋之地，即元关也。元关一窍，大包六合，细入微尘，未有天地先有此窍，号为天中之天。内藏元始祖炁。岂非“先天地生，巍巍尊高”者乎。此窍当天地正中，左右分两仪，上下定三才。左通元门，右达牝户。上透天关，下透地轴。八面玲珑，有如蓬岛方壶之象。岂非“旁有垣阙，状似蓬壶”者乎。“环匝关闭，四通踟蹰”者，深根固蒂，牢镇八门，令内者不出也。“守御密固，遏绝奸邪”者，收视返听，屏除一切，令外者不入也。灵窍相通，本无隔碍，然必防危虑险。故曰：“曲阁相连，以戒不虞”。定中回光，本无间断，又必优游自然。故曰：“可以无思，难以愁劳”。神室中元始祖炁人人具足，本来洋溢充满，但人自不能久留耳。故曰：“神炁满室，莫之能留”。真人既安处神室，必须时时相顾，刻刻相守。若一刻不守，便恐致亡失之患。故曰：“守之者昌，失之者亡”。惟是一动一静不敢自由，直与神室中真人呼吸相应，彼动则与之俱动，彼静则与之俱静，彼休息则与之俱休息。勿助勿忘，绵绵若存，火候纔得圆足。故曰：“动静休息，常与人俱”。

此段言炉鼎之象而兼温养之功。即上文所云“金炁亦相胥”之作用也。

此章首揭出有无两用之窍是真炉鼎，次别金水二炁之用是真药物，末了更示人以温养防护之功是真火候。金丹关键已全具此中，不可忽过。

明辨邪正章第八

是非历脏法，内观有所思。履行步斗宿，六甲次(以)日辰。阴道厌九一，浊乱弄元胞。食炁鸣肠胃，吐正吸外邪。昼夜不卧寐，晦朔未尝休。身体日疲倦，恍惚状若痴。百脉鼎沸驰，不得清澄居。累土立坛宇，朝暮敬祭祀。鬼物(神)见形象，梦寐感慨之。心欢意喜悦，自谓必延期，遽以天命死，腐露其形骸。举措辄有违，悖逆失枢机。诸术甚众多，千条有万余，前却违黄老，曲折戾九都。明者省厥旨，旷然知所由。

此章厯指旁门之谬以分别邪正也。欲知大道之是，当先究旁门之非。旁门种种，邪谬不可枚举，姑约略而计之。

是非历脏法，内观有所思。

此内观五脏，着于存想之旁门。

履行步斗宿，六甲次(以)日辰。

此履罡步斗，泥于符术之旁门。

阴道厌九一，浊乱弄元胞。

此九浅一深，采阴补阳之旁门。

食炁鸣肠胃，吐正吸外邪。

此吞服外气，吐故纳新之旁门。

昼夜不卧寐，晦朔未尝休。

此搬精运气，常坐不卧之旁门。

身体日疲倦，恍惚状若痴。百脉鼎沸驰，不得清澄居。

以上五种旁门俱是求之身内者。种种捏怪，勉强行持，究其流弊，至于身体疲倦，精神恍惚，周身之百脉势必奔逸散驰，而无一刻清宁澄湛之时。求之身内者其恶验如此。

累土立坛宇，朝暮敬祭祀。鬼物（神）见形象，梦寐感慨之。

此祭炼鬼物，入梦现形之旁门。

心欢意喜悦，自谓必延期，遽以夭命死，腐露其形骸。

以上一种旁门是求之身外者。初时朝暮祭祀，妄冀鬼物救助，益算延年，不知反为鬼物所凭，流入阴魔邪术，既而或遭王难，或遭奇疾，本欲长生，反夭厥命。腐露形骸，为世俗之所耻笑矣。求之身外者，其恶验又如此。

章首是非二字直贯到底，言金丹大道全在养性，非是此等旁门可得而混入也。养性工夫即在前两章中。旁门反之，故遭种种恶验。

举措辄有违，悖逆失枢机。诸术甚众多，千条有万余，前却违黄老，曲折戾九都。明者省厥旨，旷然知所由。

此段结言旁门之背道也。金丹大道，莫过养性。原本黄帝老子虚无自然宗旨。故阴符道德两经直指尽性尽命最上一乘法门，与三圣作易同一枢机。世人不悟，往往流入旁门。动辄千差万别，悖逆之极，全失其枢机矣。以上所列五六种，或求之身内，或求之身外，只是略举一隅，引而伸之，千条万绪，可以类推。大约非黄老复命归根之功，即非黄老九宫洞房之奥。此辈甘堕旁蹊，如却行求前，徒费曲折耳。明眼之士，亟发信心，参礼真师，穷取性命根源本来面目。倘能于片言之下洞彻宗旨，方知本来一条平坦道路，人人可得而由。再加向上功夫，勤行伏炼，庶乎脱旁蹊而超彼岸矣。

上篇

〈下卷言伏食共计七章乃上篇之下也〉

此章专言伏食而御政养性已寓其中。前面御政诸章但陈一阴一阳法象，养性诸章但指一性一命本体。至于阴阳之配合，性命之交併，别有妙用存焉。此伏食之功所以为金丹要关键也。伏者取两物相制为用，食者取两物相併为一。盖假铅汞凡药巧喻性命真种，借鼎炉外象旁通身心化机。以有形显无形，乃是伏食宗旨。究非烧茅弄火一切旁门可得，而假借也。药在炉中，须用真火锻炼，故末篇又云炉火之事。

两弦合体章第九

火记不虚作，演易以明之。偃月法炉鼎，白虎为熬枢；汞日为流珠，青龙与之俱。举东以合西，魂魄自相拘。上弦兑数八，下弦艮亦八，两弦合其精，乾坤体乃成。二八应一斤，易道正不倾。

此章直指金水两弦之炁，先分后合，示人以真药物也。

火记不虚作，演易以明之。偃月法炉鼎，白虎为熬枢；汞日为流珠，青龙与之俱。举东以合西，魂魄自相拘。

此节指两弦真炁为金丹之用也。前养性章中俱说虚无自然大道，尚不及龙虎铅汞诸异名，到此方说。临炉作用要紧全在金水两物，曰炉鼎，曰铅汞，曰龙虎，曰上下两弦，种种曲譬皆是物也。世传古丹经有火记六百篇，魏公仿之作参同契，其实非也。火记本无，其文即在先天羲易中。盖日月为易，不过一阴一阳，体属乾坤，用寄坎离。一切异名皆从此演出，于乾坤寓炉鼎法象，于坎离寓药物法象，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即寓火候法象。一日两卦，一月之候正应周天三百六十度数，又以一月配一年，便成火记六百篇。究竟只是日月为易，一阴一阳而已。故曰：“火记不虚作，演易以明之”。坎为太阴真水，本是月精，然必受符于日，晦朔交会之间，阴极转阳，魄中生魂，一阳实生于朔，火力尚微，到初三日没时，庚方之上一阳初动而为震，一钩偃仰成偃月之象，坎水中产出金精。所谓虎向水中生也。金伏炉中，必须锻之乃出，是为上弦兑体。故曰：“偃月法炉鼎，白虎为熬枢”。此举炉鼎以包药物也。离为太阳真火，本是日光，然必合体于月，日月对望之际，阳极转阴，魂中生魄，一阴实生于望，水炁尚藏，到十六日平明时，辛方之上一阴初降而为巽，盛满欲流

，有流珠之象。离火中生出木液。所谓龙从火里出也。木性顺金，恒欲流而就下，是谓（为）下弦艮体。故曰：“汞日为流珠，青龙与之俱”。此举药物以该炉鼎也。于是驱东方之龙以就西方之虎，流珠与金华，情性既已相投，地魄与天魂，金木自然相制。故曰：“举东以合西，魂魄自相拘”。此言两窍互用，金炁相胥之妙。假两弦法象以发明之也。

上弦兑数八，下弦艮亦八，两弦合其精，乾坤体乃成。二八应一斤，易道正不倾。

此节言两弦之炁合而成丹也。自震庚一点偃月进至二阳，便属上弦之兑，其卦气纳丁，此时水中胎金魄中魂半，所谓上弦金半斤也。如颠倒取之亦可云水半斤，故曰：“上弦兑数八”。自巽辛一点流珠退到二阴，便属下弦之艮，其卦气纳丙，此时金中胎水魂中魄半，所谓下弦水半斤也。如颠倒取之亦可云金半斤，故曰：“下弦艮亦八”。前取两物相制，故云金木。此又取一体相生，故云金水。其用一也。兑体本属纯干，因上爻易坤一阴，遂成少女。艮体本属纯坤，因上爻易干一阳，遂成少男。今者两畔同升合而为一，纯金还干性，处内而立鄞鄂，纯水还坤命，处外而作胞胎，一粒金丹产在中黄土釜。岂非“两弦合其精，乾坤体乃成”乎？须知两弦之时，即具全体。到得全体之时，却不见有两弦。全体之合得诸自然，两弦之分别有妙用。所谓月之圆存乎口诀也。夫两弦既合，铅止半斤，汞惟八两，正应金丹一斤之数。乾坤之全体从艮兑之分体而成也，艮兑之分体又从坎离之中体而出也。坎离之体不过一日一月，前所云日月为易者，到此适得其平而无倾昃（zè太阳偏西之意）之患矣。故曰：“二八应一斤，易道正不倾”。即后天两弦之用以还先天干金之体，方是金丹作用。正所云演易以明之者，此伏食之第一义也。

金返归性章第十

金入于猛火，色不夺精光。自开辟以来，日月不亏明。金不失其重，日月形如常。金本从月生，朔旦受日符。金返归其母，月晦日相包。隐藏其匡廓，沉沦于洞虚。金复其故性，威光鼎乃燔。

此章直指先天金性为丹道之基也。上章并举金水两弦犹属对法，此则併两归一，直提金性根源，令学道者知有归宿处，且如世间真金入猛火中锻炼一番，精光自然倍增，罔有夺其色者，凡金尚然，矧（shěn 况且之意。）此本来金

性原属干元，先天地生，万劫不坏，有能夺其精光者乎？故曰：“金入于猛火，色不夺精光”。当其混蒙初剖，地辟天开，干中一阳既破而为离，坤中一阴遂实而为坎。坎属太阴，其精为金。离属太阳，其光为火。坎中真金锻以离中真火，精光自然团结不散。所以日月合体，而亘古亘今光明不息。故曰：“自开辟以来，日月不亏明”。世间真金入猛火中，锻炼数过，分量终不增减纤（xiān通“纤”）毫，况本来金性无欠无余，由他在乾坤大冶中千变万化，分量断然不增不减矣。所以自有日月以来，升沉出没，不知几经薄蚀，而圆明之体万古长存者，惟金性不毁故也。故曰：“金不失其性（前为“重”字），日月形如常”。金之精光本一，而日月分受之。日得其光常主外施，月得其精常主内藏。究竟日月原非二体，精光亦非二物，坎中金精虽若寄体于月，实则受孕于日。人但见初三之夕，一点阳光倏从庚方出现，似乎金从月生，不知这点光明原（书中为“元”，疑有误）从太阳中来。只因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璧，日魂返照月魄，感而有孕。至于朔旦一阳初动，月魄乃遯（sù同“溯”）日魂而生明，震来受符矣。故曰：“金本从月生，朔旦受日符”。盖坎中金精原从干金中分来，故以干为父。又从坤土中产出，故以坤为母。月当晦时与日媾精，两相掎持，日在上，月居下，日精入在月中，尽为太阴所收，月光包在日内，尽为太阳所揖（shè古同“摄”），光尽体伏，纯黑无光，乃坎金返归坤土之象。故曰：“金返归其母，月晦日相包”。当金返归母之时，月既为日所包，阳光遂隐匿潜伏，深藏于北方虚危之地，一点金精沉在北极太渊空洞虚无之中。在造化为日月合璧，旋玑停轮。在吾身为神归炁穴，大药入炉之时也。故曰：“隐藏其匡廓，沉沦于洞虚”。未几而阴极阳生，金性来复，庚方之上一阳复萌，在造化为哉生明，在吾身为大药将产，出坤炉而上升干鼎。坎中真金到此纔得返本还源，复其干父之性，赫然成丹，而光明洞彻太虚矣。岂非“金复其故性，威光鼎乃燔”乎？

此章直指金性为造化之根，生身之本。造化之奥全在河图，水为五行开先，故天一即生水，沿而下之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到土方纔生金，金独处其最后，而全五行之气，是造化以金为要终也。土为五行殿后，故天五纔生土，遯而上之生土者火，生火者木，生木者水，水却从金而生。金复处，其最先而辟五行之源，是造化又以金为原始也。此终则有始之妙也。金在吾身即属先天祖性，父母未生以前，此性圆同太虚。迨媾精以后，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幻躯，太虚中一点真性落于其中方能立命，是吾身以金为原始也。及乎四大假合之躯终归变灭，而此金性独不与之俱变，万劫长存，是吾身又以金为要终也。此无终无始之妙也。昔羲皇作易，剖开太极，劈破天心，最初落下一点便

成干卦，干为天，而孔子翼之曰：万物资始。干为金，而孔子翼之曰：纯粹以精。此万世尽性至命之准则也。释迦得此以证丈六之身，故尊之曰：金仙。元始得此以结一黍之珠，故宝之曰：金丹。三教根源同一金性，外此即堕旁蹊曲径矣。此学道者所当细参也。

从金性二字参出三教圣人立地处，可谓泄尽天机。即此见参同一书，无人不当读，无时不当读矣。

二土全功章第十一

子午数合三，戊己号称五。三五既和谐，八石正纲纪。呼吸相含育，伫息（思）为夫妇。黄土金之父，流珠水之子。水以土为鬼，土镇水不起。朱雀为火精，执平调胜负。水盛火消灭，俱死归厚土。三性即会合，本性共宗祖。巨胜尚延年，还丹可入口。金性不败朽，故为万物宝。术士伏食之，寿命得长久。土游于四季，守界定规矩。金砂入五内，雾散若风雨。熏蒸达四肢，颜色悦泽好。发白皆变黑，齿落还旧所。老翁复壮丁，耆妪成姘女。改形免世厄，号之曰真人。

此章专揭二土之用造化成丹，示人以归根之要也。

子午数合三，戊己号称五。三五既和谐，八石正纲纪。呼吸相含育，伫息（思）为夫妇。

此节言水火二用必归于中土也。盖丹道妙用无过水火，水火妙用不离戊己，大约举一即兼两，举两即兼三，会三乃归一。故水火既济，其功用全赖中央真土。水属北方正子，在吾身为坎戊月精，天一所生，其数得一。火属南方正午，在吾身为离己日光，地二所生，其数得二。两者一合，便成三数。坎中有戊，是为阳土。离中有己，是为阴土。在吾身为中黄真意。土本天五所生，独得五数。故曰：“子午数合三，戊己号称五”。合之而三性具矣。水火异性，各不相入。惟赖中央土德多方调燮，方得相济为用。由是水一火二得中央之土，列为四象，重为八卦。四正四隅，分布环拱，便成八石之象。岂非“三五既和谐，八石正纲纪”乎？外炼之术以五金配五行，以八石配八卦，丹头一到，五金八石皆点化而成真金。故仙翁假外象以喻内功，切不可泥象执文。水火既已相济，其中一合一辟，便有呼吸往来。呼至于根，吸至于蒂，总赖中宫真

土含藏而停育之。此呼吸非口鼻之气，乃真息也。真息往来，初无间断，自相合辟于中土，不啻（chì〔不～〕a.不止，不只，如“～～如此”；b.不异于，如“～～兄弟”。）夫妇之相配偶，乃真胎也。中宫之真胎不动，而一水一火自然呼吸其中。犹太虚之真胎不动，而一日一月自然呼吸其中。岂非：“呼吸相含育，伫息为夫妇”乎？此段直指真息（原文为“意”，疑有误）为金丹之母，南华经云：真人之息以踵。心印经云：呼吸育清。黄庭经云：后有密户前生门，出日入月呼吸存。皆言真息也。此处指北方正子为水，南方正午为火，以本体而言。后面指离中流珠为水，坎中金精为火，又以颠倒互用而言矣。

黄土金之父，流珠水之子。水以土为鬼，土镇水不起。朱雀为火精，执平调胜负。水盛火消灭，俱死归厚土。三性即会合，本性共宗祖。

此节言真土妙用能使三家归一也。戊己二土分属水火，水火之中便藏金木，而终始不离于土。盖生身受炁之初，即有中黄真土为金精之所自出，此金本是干家祖性，中宫不动元神。只因干金一破流入坤中，实而为坎。坎中金精便属戊土，即所谓金华也。惟坎中金精从干父而生，故曰：“黄土金之父”。干之一阳既入坎中，中间换入一阴，破而为离，正是坤宫真水化出离中木液，便属己土，即所谓太阳流珠也。惟离中流珠从坤母而出，故曰：“流珠水之子”。此言三性之顺而相生者也。坎中金精是为太阳真火，离中木液是为太阴真水。离中阴水易至泛滥，来克坎中阳火，坎中之火乃生中央真土以制之。故曰：“水以土为鬼，土镇水不起”。离中之水能克坎中真火，中央之土能制离中真水，而坎中之火又能生中央真土。所以水火相克，两下交战，全赖中央真土调停火候。不使两家偏胜，庶几各得其平。故曰：“朱雀为火精，执平调胜负”。朱雀是火候之火，不可偏属两家，所以特称火精。火盛而有炎上之患，赖真水以消灭之。水盛而有泛滥之处，又赖真土以镇伏之。火性一死，永不复燃。水性一死，永不复流。俱销归于真土之中。故曰：“水盛火消灭，俱死归厚土”。此言三家之逆而相克者也。三家顺而相生，须从中宫之土生起。三家逆而相克，亦从中宫之土克起。所以丹道作用全在真意。念头起处，系人生死之根。顺之则流转不穷，逆之则轮回顿息。于此起手即于此归根。不可不知离中真水称一性，坎中真火称一性，中央真土独称一性。方其未归之前强分三性，既归之后，方知三性本来只是一性。最初太极函三，浑然天地之心，不可剖析。因混沌一剖，水火遂分上下两弦，併中土而成三家。此由合而分也。后来两弦之炁由分而合，戊己二土销归中央，依然一个宗祖。张紫阳所谓“追二炁于黄道，会三性于元宫”是也。故曰：“三性即会合，本性共宗祖”。初云夫

妇以两性相配而言也。继云父子言两性之所自出也。究云宗祖乃併为一性矣。夫妇喻坎离，父母喻乾坤，是为两仪四象。宗祖喻中央祖土，便是返太极处，归根复命之妙于此可见。

巨胜尚延年，还丹可入口。金性不败朽，故为万物宝。术士伏食之，寿命得长久。土游于四季，守界定规矩。金沙入五内，雾散若风雨。熏蒸达四肢，颜色悦泽好。发白皆变黑，齿落还旧所。老翁复壮丁，耆妪成姘女。改形免世厄，号之曰真人。

此节言伏食之神验也。三性会合便成金丹，吞入口中便称伏食。迥非旁门服食之术也。世间药草如巨胜之类尚可延年益算，况金性坚刚万劫不朽，岂不为万物中至宝？道术之士倘能伏此先天一炁，寿命有不长久者乎？戊己二土本无定位，周流四季，在东则为辰土，在南则为未土，在西则为戌土，在北则为丑土。木火金水无非土之疆界，作丹之时，赖此土以立中宫之基，伏丹之时，仍赖此土以定四方之界。故曰：“土游于四季，守界定规矩”。金沙即还丹也，盖两物所结就者。入五内即是入口，盖指方吋而言，非服食之邪说也。

“雾散若风雨”以下俱是伏丹后自然之验。丹既吞入口中，灵变不测。周身八万四千毛孔，若云腾雾散，风雨暴至之状。四肢自然熏蒸，颜色自然悦泽，发白还黑，齿落转生，老翁复成壮男，老妪变成姘女，劫运所不能制，造物所不能厄，任他沧海成田，由我逍遥自在，“号之曰真人”不亦宜乎？

同类合体章第十二

胡粉投火中，色坏还为铅。冰雪得温汤，解释成太玄。金以砂为主，禀和于水银。变化由其真，终始自相因。欲作伏食仙，宜以同类者，植禾当以谷，覆鸡用其卵。以类辅自然，物成易陶冶。鱼目岂为珠？蓬蒿不成檟。类同者相从，事乖不成宝。燕雀不生凤，狐兔不乳马。水流不炎上，火动不润下。世间多学士，高妙负良材。邂逅不遭值（遇），耗火亡资财。据按依文说，妄以意为之。端绪无因缘，度量失操持。捣治羌石胆，云母及矾（fán 见“矾”）磁。硫磺烧豫章，泥汞相炼飞。鼓铸五石铜，以之为辅枢。杂性不同类，安肯合体居。千举必万败，欲黠反成痴。稚年至白首，中道生狐疑。背道守迷路，出正入邪蹊。管窥不广见，难以揆方来。侥幸讫不遇，圣人独知之。

此章言同类相从，方称伏食，而外炼者失其真也。

胡粉投火中，色坏还为铅。冰雪得温汤，解释成太玄。金以砂为主，禀和于水银。变化由其真，终始自相因。

此节正言水火同类相变化而成丹也。何为同类？人但知坎为水，不知坎中一阳本从干家来，正是太阳真火。阳与阳为同类，故坎中真火恒欲炎上以还干。人但知离为火，不知离中一阴本从坤宫来，正是太阴真水。阴与阴为同类，故离中真水恒欲就下以还坤。此即大易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各从其类之义也。魏公先以世间法喻之，如胡粉本是黑铅烧就，一见火则当下还复为铅。冰雪本是寒水结成，一见汤则立即解释成水。可见火还归火，水还归水，本性断不可违矣。炼金丹者，只取一味水中之金，水中之金即命蒂也，本来原出于干性。自干破为离，离为性根，中有真阴，得南方火炁，砂之象也。学人欲瞭命宗，必须以性为主。故曰：“金以砂为主”。而此离中砂性，得火则飞，未易降伏，仍赖北方水中之金以制之。学人欲瞭性宗，又必须以命为基。故曰：“禀和于水银”。要知砂与水银原是一体同出而异名者也。其初原从一体变化而成两物，其究还须从两物变化而归一体。只此真阴真阳，同类交感，相因为用而已。故曰：“变化由其真，终始自相因”。变化之法，不过流戊就己，颠倒主宾，使后天坎离还复先天乾坤耳。张紫阳云“阴阳得类方交感，二八相当自合亲”，此之谓也。

欲作伏食仙，宜以同类者，植禾当以谷，覆鸡用其卵。以类辅自然，物成易陶冶。鱼目岂为珠？蓬蒿不成椹。类同者相从，事乖不成宝。燕雀不生凤，狐兔不乳马。水流不炎上，火动不润下。

此节旁证同类之义也。伏食之法只取砂与水银二物变化成丹。金以制砂，其义为伏。吞入五内，其义为食。非伏食无由作仙，非同类之物，无由取以伏食。故曰：“欲作伏食仙，宜以同类者”。此二句为通章要领，以下旁引曲喻总是发明同类二字，世间一切有情无情之物，莫不各有其类。若同类者相从，有如植禾之必以谷，覆鸡之必用卵，其炁自然相辅，庶几物得化生而易于陶冶矣。若非类强合，则如鱼目之不可为珠，蓬蒿（hā）之不得成椹，燕雀之决不生凤，狐兔之决不产马。其性迥然各别，必至事情乖违，而难以成宝矣。何况水本流湿，其润下之性也，一流即不能强之使上。火本就燥，其炎上之性也，一动即不能强之使下。此一坎一离所以各从其类，砂与水银之所以变化而成丹也。即伏食之义也。

世间多学士，高妙负良材。邂逅不遭值（遇），耗火亡资财。据按依文说，妄以意为之。端绪无因缘，度量失操持。捣治羌石胆，云母及矾（fán 见“矾”）磁。硫磺烧豫章，泥汞相炼飞。鼓铸五石铜，以之为辅枢。杂性不同类，安肯合体居。千举必万败，欲黠（xiá）反成痴（chī同“痴”）。稚年至白首，中道生狐疑。背道守迷路，出正入邪蹊。管窥不广见，难以揆方来。侥幸讫不遇，圣人独知之。

此节端破炉火之谬言。一切有形有质者皆非同类之真也。欲炼还丹必须采取药物，一性一命本先天无形之妙，喻为铅汞，迥非凡砂水银。欲炼还丹必是安炉立鼎，药物入炉，用先天真火锻炼，喻为炉火，迥非烧茅弄火。还丹工用，全资火候而烹炼，既而温养，终而变化，一粒圆成，脱胎入口，喻为伏食，迥非服饵金石。然而金丹大道，万劫一传，兼且世人福薄，难逢真师，往往多流于伪术。有等狂夫，自负高材，博学不求真师指授，妄认己意，附（傅）会丹经，遂以凡药为铅汞，以烧炼为炉火，以服饵为伏食，既不识端绪，又不知度量，于是广求五金八石，杂（zá同“杂”）用三黄四神，既非本来同类之物，安肯合体成丹？是犹认鱼目而为珠，望狐兔以生马也。此等伪术，势必万举万败，白首无成。小则耗损资财，大则丧身失命。似黠（xiá）而实痴，当疑而反信，此为守迷背道，出正入邪，不肯自己认错，转将错路指人，遂以管窥蠡测之见著书立言，贻误方来，塞却后来途径，瞎却后人眼目，以至人法眼观之，无半点是处。此辈尚不觉悟，方且欲侥幸于万一，岂不谬哉？

首章指出两弦真气，次章独揭先天金性，三章纔说三性会合，直到还丹入口，位证真人，伏食之旨已无余蕴矣。但世人惑于旁门烧炼之术，往往假托伏食而实非同类之真，故此章重言以破其迷。吕公警世诗云“不思还丹本无质，翻饵金石何太愚！”引而不发，其即仙翁破迷之意乎？

祖述三圣章第十三

若夫三（至）圣，不过伏羲，始画八卦，效法天地。文王帝之宗，结体演爻辞。夫子庶圣雄，十翼以辅之。三君天所挺，迭兴更御时。优劣有步骤，功德不相殊。制作有所踵，推度审分铢。有形易忖量，无兆难虑谋。作事令可法，为世定此（诗）书。素无前识资，因师觉悟之。皓若褰（qiān1揭起2 古代称套裤）帷帐，嗔目登高台。火记六百篇，所趣等不殊。文字郑重说，世人不熟

思。寻度其源流，幽明本共居。窃为贤者谈，曷敢轻为书？若遂结舌瘖（yīn同“啞”），绝道获罪诛。写情着竹帛，又恐泄天符。犹豫增叹息，俛（同“俯”）仰缀（役）斯愚。陶冶有法度，安能（未可）悉陈敷。略述其纲纪，枝条见扶疏。

此章言祖述三圣之易以阐明大道也。

若夫三圣，不过伏羲，始画八卦，效法天地。文王帝之宗，结体演爻辞。夫子庶圣雄，十翼以辅之。三君天所挺，迭兴更御时。优劣有步骤，功德不相殊。制作有所踵，推度审分铢。有形易忖（cǔn）量，无兆难虑谋。作事令可法，为世定此书。

此节言三圣作易，为大道之渊源也。道体同于太虚，本无名象。邃古以前，混混沌沌，忘乎道，无非道也！自圣人作易，方纔凿破混沌，一切天机乃尽泄矣。易之为书画卦始于伏羲，系辞演于文王，十翼成于孔子，更三圣而易道始备。

羲皇为开天之圣，宇宙在手，万化生心，当时仰观俯察，穷取造化根源。天不爱道，于是河出图，洛出书，为之印证。从此灼见造化根源只一太极，太极之精蕴不出河图洛书。河洛之中，五即太极也！由此分出一阴一阳而为两仪，由两仪而生四象，由四象而生八卦。八卦既画，其序则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。干以原始，坤以要终，两头包括阴阳。震为天根，巽为月窟。一中分出造化。其位则干南坤北，离东坎西，兑东南，艮西北，巽西南，震东北，阴阳之纯且中者居四正，杂且偏者居四隅。天位乎上，地位乎下，乾坤定子午之位。日生于东，月生于西，坎离列卯酉之门。以至山镇西北，泽注东南，风起西南，雷动东北，悉合造化自然法象。重之为六十四卦，其序其位大略相同。盖卦未画时，易在天地，卦既画时，天地在易。是谓“效法天地”。此先天之羲易也。先天之易，但立其体，未究其用。

厥后，连山首艮，归藏首坤，夏商之易，虽各有其用，而精义未彰。至商周之际，文王蒙难羑里，身经忧患，大用现前，乃翻转羲皇局面，颠倒乾坤化机，其位则离火自东而南，代干之位，干之大用在离，向明之象也。坎水自西而北，代坤之位，坤之大用在坎，藏用之地也。震木本在东北，进而居东以代离，木与火为侣也。兑金本在东南，退而居西以代坎，金与水为朋也。退干父

于西北，实居坎水之前，取干知大始之义。置坤母于西南，实居离火之后，取坤作成物之义。艮来东北，处先天震位，长男返为少男，阳以进极而退也。巽往东南，处先天兑位，少女转为长女，阴以退极而进也。阴阳之少而交者居四正，老而不交者居四隅。义取交易为用，其八卦之序，则自帝出乎震，以至成言乎艮。循环无端，终始万物。义取变易为用，其六十四卦之序，则始于乾坤，中于坎离，终于既济，未济。

义取反对为用，位置既易，因象系辞，系在卦下者，谓之彖辞，如元亨利贞之类。系在逐爻者，谓之爻辞，如潜龙勿用之类。象辞，占变粲然大备，是谓“结体演爻辞”。此则后天之周易也。

孔子生诸圣之后，晚而好易，韦编三绝，其义益精。作十传以羽翼圣经，谓之十翼。象彖文言专发文王后天之辞，系辞说卦兼明伏羲先天之象，序卦杂卦旁通流行之妙，反对之机大约。尽性至命之微言，穷神知化之奥义，无不悉备其中。是谓：“十翼以辅之”。使人从后天以返先天，而易道集其大成矣。

三圣皆天挺之资，迭兴间出，倡明大道。作述虽分先后，功德实无优劣。伏羲之易取诸造化，文王之易取诸伏羲，孔子之易兼取诸羲文，或作或述，同出一源，其间分数铢两毫发不差。无兆者，形而上之道，太极是也。有形者，形而下之器，卦爻象数是也。形上之道，难以揣摩。形下之器，易为忖（cǔn）度。所以画卦系辞作翼，而一阴一阳之道遂宜乎其中。三圣定为此易书，正欲万世学道之士则而象之耳。

素无前识资，因师觉悟之。皓若褰（qiān1揭起2 古代称套裤）帷帐，嗔目登高台。火记六百篇，所趣等不殊。文字郑重说，世人不熟思。寻度其源流，幽明本共居。窃为贤者谈，曷敢轻为书？若遂结舌瘖（yīn同“暗”），绝道获罪诛。写情着竹帛，又恐泄天符。犹豫增叹息，俛（同“俯”）仰缀斯愚。陶冶有法度，安能悉陈敷。畧述其纲纪，枝条见扶疏。

此节言准易以作参同契，直叙其源流也。魏公自言大道非真师不传，天纵如三圣，制作且有所踵，况我素无先知之资，岂能坐进大道？幸遇真师先觉而始得开悟耳！因师觉悟之后，夙障尽空，疑团冰解，双目洞明，有若褰帷帐而登高台，岂不快哉？易有六十四卦，除去乾坤坎离四卦应炉鼎药物，其余一日

两卦，朝屯暮蒙，一月三十日，准六十卦，十月三百日，便准六百卦。究竟簇年归月，簇月归日，簇日归时，火候工夫只在一刻。文虽郑重，旨趣不殊，非果有六百篇火记也。奈世人不能好学深思，究其源流之所在。倘能究之，只此一坎一离，月幽日明，同类共居，日月为易，通乎昼夜，便是无上至真妙道。我今因师觉悟，灼见道在目前，祇可与一二贤者共谈，不敢轻易笔之于书也。然遂闭口结舌，诚恐逆天道而获谴。若尽情着之竹帛，又恐泄天宝而罹愆（qiān罪过）。进退两难，犹豫俛仰，只得假大易有象之文寓大丹无形之用，费尽陶冶，约畧敷陈，鼎器药物，粗述纲纪。采取烹炼，微露枝条。翼后学之得意而忘言耳。盖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仙翁参同一书，实与三圣作易，尽性至命穷神知化之宗旨若合符节。世之有缘遇师者，得此一印证而了然矣！

还丹法象章第十四

以金为堤（同堤）防，水入乃优游。金数（计有十五）十有五，水数亦如之。临炉定铢两，五分水有余。二者以为真，金重如本初。其土（三）遂不离（入），二者（火二）与之俱。三物相含受，变化状若（有）神。下有太阳炁，伏蒸须臾间。先液而后凝，号曰黄舆（yú）焉。岁月将欲讫，毁性伤寿年。形体为（如）灰土，状若明窗尘。捣治併合之，持入赤色门。固塞其际会，务令致完坚。炎火张于下，龙虎（昼夜）声正勤。始文使可修，终竟武乃成。候视加谨密，审察调寒温。周旋十二节，节尽更湏亲。气索命将绝，体死亡魄魂。色转更为紫，赫然称还丹。粉提以一丸，刀圭最为神。

此章全举还丹法象，以为入室之准则也。

以金为堤防，水入乃优游。金数十有五，水数亦如之。临炉定铢两，五分水有余。二者以为真，金重如本初。其土遂不离，二者与之俱。

此节言金水二炁为金丹之真种也。盖还丹妙用彻始彻终，只此金水二物。建之即为炉鼎，采之即为药物，烹之即为火候，乃至抽添运用，脱胎神化，无不在此。然学道之士当知所先后，未有堤防不立而得金水之用者也。坎中之金本伏处而在内，然内者不可不出。金丹作用必须先立堤防，牢镇六门，元气方不外泄。离中之水易泛滥而在外，然外者不可不入。况堤防既立，不许泛滥，真精无复走漏，自然优游入炉。故曰：“以金为堤防，水入乃优游”。金水两物之中，本藏戊己二土。土之生数得五，成数得十。坎中之金纳戊，是得其

十数之五也。离中之水纳己，是亦得其十数之五也。二土合而成圭，两弦之炁恰好圆足。故曰：“金数十有五，水数亦如之”。堤防既立，方及临炉之用。临炉配合，仍旧是金水二物，但铢两分数纤毫不可差错。真水真金二者须要适均，不可太过，亦不可不及。故水止于五分，当防其有余而泛滥，不可太过也。金亦须五分，当重如原初之铢两，不可不及也。金水二者既得其真，自有真土调和其间。盖离中纳己，其五分之水即己土也，坎中纳戊，其五分之金即戊土也。举金水二物而真土在其中矣。及至戊己二土会入中央，亦适得五分本数，三家相会恰圆三五之数。故曰：“其土遂不离，二者与之俱”。三五之义出于河图，东三南二，木火为侣。北一西四，金水为朋。此处但举金水而不及木火者，盖以金水为精魄，如人之形。木火为神魂，如人之影。形动则影随，时步不离，木火之于金水亦然。精魄既合同而化，神魂亦与之俱妙矣。此金丹造化之妙也。

三物相含受，变化状若神。下有太阳炁，伏蒸须臾间。先液而后凝，号曰黄舆（yú）焉。岁月将欲讫，毁性伤寿年。形体为灰土，状若明窗尘。

此节言坎离交会，金丹之法象也。金水两弦之炁得真土以含育之，是为三物一家。其中自生变化之状，而神明不测矣。盖前后堤防既已完固，不容丝毫走漏，炉中真炁自然发生。然后抽坎中之阳填离中之阴。北海中太阳真火熏蒸上腾，须臾之间，离宫真水应之，先时化为白液，后乃凝而至坚。两者交会于黄房，运旋不停，有黄舆之象。所谓“婴儿姹女齐齐出，却被黄婆引入室”也。然此两物未交之前，当以真意合之；两物既交之后，又当以真意守之；一点阳炁敛入厚土中，生机转为杀机；譬若穷冬之季，万物剥落而归根。故曰：“岁月将欲讫，毁性伤寿年”。初时神入炁中，寂然不动，似乎薨木死灰。久之生机复转，一点真炁希微隐约，潏然上升，有如野马尘埃之状。故曰：“形体为灰土，状若明窗尘”。此为坎离始媾，大药将产之法象。

捣治并合之，持入赤色门。固塞其际会，务令致完坚。炎火张于下，龙虎声正勤。始文使可修，终竟武乃成。候视加谨密，审察调寒温。周旋十二节，节尽更须亲。气索命将绝，体死亡魄魂。色转更为紫，赫然称还丹。粉提以一丸，刀圭最为神。

此节言乾坤交媾，还丹之法象也。坎离既交会于黄房，抟炼两物，併合为一，养在坤炉之中。时节一到，大药便产。所谓“水乡铅，只一味”是也。大

药既产即忙采取，当以真意为媒，回风混合，徐徐从坤炉升入干鼎，方得凝而成丹。故曰：“捣治併合之，持入赤色门”。此二句有吸舐（shì）撮闭无数作用在内。赤色门即绛宫，干鼎是也；药既升鼎，渐凝渐结，又徐徐从干鼎引下，送归黄庭，此时当用固济之法，深之又深，密之又密，直到虚极静笃，一点真阳之炁方不泄漏。故曰：“固塞其际会，务令致完坚”。固塞之极，一阳动于九地之下，形如烈火斩关而出。正子时一到，亟当发真火以应之。霎时乾坤合辟，龙虎交争，便有龙吟虎啸之声。故曰：“炎火张于下，龙虎声正勤”。大药初生，用文火以含育之，方得升腾而出炉。大药既生，用武火以锻炼之，方得结宝而归鼎。故曰：“始文使可修，终竟武乃成”。此中火候不可毫发差殊，当用文而失之于猛，则火太炎矣。当用武而失之于弱，则火太冷矣。必相其宽猛之宜，调其寒温之节，方能得中。故曰：“候视加谨密，审察调寒温”。子时从尾闾起火，应复卦一阳初动，是为天根。直至六阳纯乎干，动极而复静矣。午时从泥洹退火，应姤卦一阴初静，是为月窟。直至六阴纯乎坤，静极而复动矣。故曰：“周旋十二节，节尽更须亲”。此乾坤大交之法象也。动静相生，循环不息，练之有练，日逐抽铅添汞，久之铅尽汞干，阴消阳长，方得变种性为真性，化识神为元神。阴滓尽除，则尸气灭而命根卒断；阳神成象，则凡体死而魂魄俱空。故曰：“气索命将绝，体死亡魄魂”。关尹子所谓“一息不存，道将来契”正此时也。至于伏炼久久，绝后再苏（sū同“苏”），心死神活，而鼎中之丹圆满光明塞乎太虚矣。岂非“色转更为紫，赫然称还丹”乎？金丹本干家所出，还归于干，故称还丹。色转紫者，取水火二炁锻炼而成也。还丹有气无质，不啻（chì不异于）如一丸之粉，一七之刀圭，而其变化若神已如此。从此脱胎换鼎，再造乾坤。子又生孙，变化不测，过此已往，未之或知矣。岂非“粉提以一丸，刀圭最为神”乎？刀者，水中金也。圭者，戊己二土也。可见彻始彻终，只取金水土三物变化而成还丹耳。崔公《入药镜》云：“饮刀圭，窥天巧”。吕祖《沁园春》云：“当时自饮刀圭，又谁信，无中产就儿”。其旨畧同。

此章全露还丹法象，系伏食卷中大关键处。初言两物相交，则伏炁于坤炉而产药。继言一阳初动，则凝神于干鼎而成丹。前两节总是金丹作用，后一节方是还丹作用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“产在坤，种在干”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依他坤位生成体，种在干家交感官”。皆本诸此章。

还丹名义章第十五

推演五行数，较约而不繁。举水以激火，奄然灭光明。日月相薄蚀，常在晦朔（朔望）间。水盛坎侵阳，火衰离昼昏。阴阳相饮食，交感道自然。名者以定情，字者缘（以）性言。金来归性初，乃得称还丹。吾不敢虚说，仿效圣人文。古记显（题）龙虎，黄帝美金华。淮南炼秋石，玉阳加黄芽。贤者能持行，不肖毋与俱。古今道由一，对谈吐所谋。学者加勉力，留念深思维。至要言甚露，昭昭不我欺。

此章结言还丹名义不外水火之性情也。

推演五行数，较约而不繁。举水以激火，奄然灭光明。日月相薄蚀，常在晦朔间。水盛坎侵阳，火衰离昼昏。阴阳相饮食，交感道自然。

此节言水火交感，虽变而不失其常也。盖丹道之要，不外一水一火。水火本出一原，后分两物。干中一阳走入坤宫成坎，坎中有太阳真火。坤中一阴转入干宫成离，离中有太阴真水。水火二炁互藏其根，化化不穷，五行全具其中。盖水能生木，木能生火，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金转生水。左旋一周而相生，便是河图顺数。火能克金，金能克木，木能克土，土能克水，水转克火。右旋一周而相克，便是洛书逆数。一顺一逆，一生一克，而五行之千变万化，总不出其范围。故曰：“推演五行数，较约而不繁”。天一生水，水本真阳，落在北方太阴之中，所以水反属阴。地二生火，火本真阴，升在南方太阳之位，所以火反属阳。阴盛便来侵阳，水盛便能灭火。盖先天无形之水火，主相济为用。后天有形之水火，便主相激为仇。故曰：“举水以激火，奄然灭光明”。天上之日月即是世间之水火，日属太阳火精，其光无盈无亏。月属太阴水精，借太阳以为光。晦朔之交，日与月并会于黄道，谓之合朔。然但同经而不同纬，故虽合朔而日不食。若同经而又同纬，月不避日，阳光便为阴魄所掩，所以太阳薄蚀长在朔日。故曰：“日月相薄蚀，常在晦朔间”。人生与造化若合符节，世人但知坎水为月，不知离中一点真水正是月精。但知离火为日，不知坎中一点真火正是日光。晦朔之交，日月合璧，水火互藏，一点太阳真火沉在北海极底。邵子所谓“日入地中，媾（交）精之象”也。在丹道为坎离会合，一阳初动之时；此时当温养，潜龙勿可轻用，直到阳光透出地上，方纔大明中天。若真阳不能作主，陷在阴中，无由出炉，即是北方寒水过盛浸灭太阳之象。真火既为寒水所浸，日光便受重阴掩抑，正当中天阳盛之时，奄奄衰弱，昏然而无光矣。故曰：“水盛坎侵阳，火衰离昼昏”。坎居北方幽阙之中，正子位上，月当朔之象也。离居南方向明之地，正午位上，日当昼之象也。

水火均平，方得交济为用。一或偏胜，便致薄蚀为灾。日月之相薄蚀，即“举水以激火，奄然灭光明”之义也。当与中篇“晦朔薄蚀，掩冒相倾”参看。虽然此特言其变耳。若水不过盛，火不过衰，日以施德，月以舒光，水火自然之性情即阴阳交感之常道。薄蚀灾变何自而生？故曰：“阴阳相饮食，交感道自然”。日月反其常道，故云薄蚀。阴阳循其自然，故云饮食。盖以造化日月之合有常有变，喻身中坎离之交有得有失，不可不慎密也。

名者以定情，字者缘性言。金来归性初，乃得称还丹。

此节言金返归性，乃还丹之了义也。离中元精本太阴真水，又称木液。坎中元炁本太阳真火，又称金精。丹道以水火为体，金木为用。关尹子曰“金木者，水火之交（是）也”。金木虽分两物，究其根源只一金性。金性本出先天之干，未生以前，纯粹以精，万劫不坏。只因有生以后，混沌一破，走入坤宫，是为坎中金精，干家之性转而称情。干之一阳既变为坎，其中换入坤之一阴，是为离中木液，坤家之情转而称性。盖木主宁静，字之曰性。所谓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金主流动，名之曰情。所谓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。两者同出异名，譬如只此一个人，既有名，复有字，名字虽分两样，性情原是一人。故曰：“名者以定情，字者缘性言”。其初，干中之金变而成坎，便是性转为情。一转则无所不转，轮回颠倒只在目前，所谓顺去生人生物也。今者，仍取坎中真金还而归干，便是情返为性。一返则无所不返，坚固圆常，顿超无漏。所谓逆来成圣成仙也。学道之士，若能于感而遂通之后，弗失其寂然不动之初，而丹乃可还矣。故曰：“金来归性初，乃得称还丹”。此两句不特为一部参同契关键，且能贯穿万典千经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如金矿杂于金精，其金一纯，更不成杂”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如销金矿，金非销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为矿，经无穷时，金性不坏”。是此义也。吕纯阳云：“金为浮来方见性，木因沉后始知心”。张紫阳云：“金鼎欲留朱里汞，玉池先下水中银”。亦此义也。可见三藏梵典，只发挥得金性二字，万卷丹经，只证明得还丹二字”。且更兼质之羲易，若合符节，可以豁然矣。还丹法象已备见上章，此特结言其名义耳。

吾不敢虚说，仿效圣人文。古记显龙虎，黄帝美金华。淮南炼秋石，玉阳加黄芽。贤者能持行，不肖毋与俱。古今道由一，对谈吐所谋。学者知勉力，留念深思维。至要言甚露，昭昭不我欺。

此节言还丹宗旨，实祖述从上先圣也。自开辟以来，只有此一点金性；得此以自度，超凡入圣固是这个；得此以度世，著书立言也是这个。所谓千百世之上，千百世之下，有圣人出焉，此心此理无不同也，迥非一切虚词曲说可得而拟。故曰：“吾不敢虚说，仿效圣人文”。本来金性无名无字，古圣因觉悟末学，强为安名立字，种种不一。还丹之道取龙虎两弦之炁相配而成，古丹经中显出龙虎两物。故曰：“古记显龙虎”。不特此也，昔黄帝炼成还丹，美其名曰金华；淮南丹成又名秋石，玉阳丹成又名黄芽。龙虎象一金一木；金华象水中之金；秋石色本黑而转白，亦象水中之金；黄芽象土中之金；究竟名字虽殊，性情则一。所谓“较约而不烦”者也。即如篇中言龙虎，言金华，言黄芽，不一而足，或喻两物，或喻真种，要皆本黄帝以来之遗文。岂故为虚词曲说以误后学哉？然此事只可与贤者行持，断断不可与不肖者同事，何以故？贤者性慧而能通，得真师一言开悟，便知专求先天金炁，炼成还丹，不受群惑。不肖者性钝而易惑，闻说龙虎便疑是炉火外道，闻说金华黄芽便猜做五金八石，闻说秋石便思炼食溲溺。错认先圣大道，流入佻门，此辈讵可与共事哉？岂知一切异名总不出先天金性，只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。先圣先贤得心应手之后，著书立说，虽各出手眼，然到宗旨合同处，恍如对面而谈，无不吐露，至切至要，更无一字自欺欺人。学者倘能参礼真师，研穷元奥，勉力而深思之，悉与此书印证，毫发不差，方知还丹大道只在目前，仙翁真不我欺也，何不直下承当，而转转赚误乎？此系上篇伏食末章（节），专为还丹二字结尾。故魏公自发其作书之原委特叮咛之。

抑有疑焉！魏公既言参同一书祖述三圣之易而作矣，此处仿效圣人又别指黄帝以下，一可疑也。“世俗相沿”又云魏公不知师授谁氏，得古文龙虎经仿之作参同契。二可疑也。愚常窃取近代所传龙虎经反复玩之，不特义蕴浅薄，视参同有天壤之别，即其章章相效，句句相摹，声口逼肖，蹈袭之蹊径显然。盖世间好事者见此章有古记显龙虎句，求其说而不得，遂造作伪书以欺世而惑众耳。后来彭晓王道辈，读书无眼，甘为所欺，反以此书为依傍龙虎经而作，岂不误哉！自王彭作俑以来，近代炉火家无不奉龙虎经为指南，并将此书牵入炉火，牢不可破，遂使金丹大道流为佻门烧炼之术，良可悲也。然则仿效圣人句究竟何居？曰此圣人泛指黄帝以来诸祖，仿效者言金华黄芽诸异名所自出也。非端指龙虎经也。若专指龙虎经，则金华黄芽等又出何经耶？即使果有龙虎经，必系上古之文，在魏公时尚仿佛相传，今则久已亡矣，决非近代所传之伪龙虎经也。然则仿效圣人祖述三圣两说究竟何居？曰两者各不相悖，篇中龙虎金华诸异名，相沿于黄帝以来所传之文，而药物炉鼎火候三种法象，则断断

出乎三圣之易，不可诬也。此御政伏食之所以相为表里也。其参考丹经，则中篇结尾“惟昔圣贤，伏炼九鼎”等句印证甚明。其原本周易，则下篇结尾“歌叙大易，三圣遗言”等句印证尤明。后两篇结尾实与此章首尾相应，彼两章内并不提龙虎经一字，可见此处仿效圣人其为泛指之辞无疑矣！非愚輒敢为臆说，皆俱仙翁所自道也。此系千古一大疑案，管窥之见，聊为指破，知我罪我，其何敢辞。

伏食诸章，尤奥于前两卷，得此阐发，不啻皎日之中天矣。至如龙虎经一案，以伪杂真，千数百年来，无人敢开口，并为道破，快绝快绝！

参同契

中篇

（上卷，御政计四章，此乃中之上也。）

上篇十五章分御政养性伏食三卷，应药物炉鼎火候三要。金丹大道已无余蕴，然但举其体统该（概）括处，尚有细微作用未及悉究，恐学者不察，流入差别门庭。故此篇仍分三卷，将差别处逐段剖析，与上篇处处表里相应。近代诸家有分上篇为经，此篇为注者；又有分四言为经，五言为注者。不知彻首彻尾贯通三篇，始成一部参同契。千载之下，孰从定其为经为注而徒破碎章句乎？俱系臆说，暨所不取。

此卷专言御政，而养性伏食已寓其中。义同上篇。

四象环中章第十六

干刚坤柔，配合相包。阳禀（秉）阴受，雌雄相须。须以造化，精炁乃舒。坎离冠首，光曜垂敷。玄冥难测，不可画图。圣人揆度，参序元基。四者混沌，径入虚无。六十卦周，张布为舆。龙马就驾，明君御时。和则随从，路平不邪。邪道险阻，倾危国家。

此章言乾坤坎离自相造化，明先天环中之妙也。

干刚坤柔，配合相包。阳禀阴受，雌雄相须。须以造化，精炁乃舒。

此节言乾坤为坎离之体也。盖乾坤者，易之门户，实坎离之所自出。干元为天地之始，坤元为万物之母。干动而直，其体本刚，故资始而有父道。坤静而翕，其体本柔，故资生而有母道。两者自相配合，包含万化。故曰：“干刚坤柔，配合相包”。父主秉与，能知大始。所谓“雄阳播元施”也。母主含受，能作成物。所谓“雌阴化黄包”也。故曰：“阳禀阴受，雌雄相须”。两者相须，始成造化。造者自无而之有，化者自有而之无；自无而之有则真空形为妙有，干中藏坤；自有而之无则妙有返为真空，坤中藏干；干中藏坤是为太乙元精，坤中藏干是为元始祖炁。主宾颠倒，造化之妙见矣。故曰：“须以造化，精炁乃舒”。此言乾坤交而生坎离药物，即易所谓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”也。

坎离冠首，光曜垂敷。玄冥难测，不可画图。圣人揆度，参序元基。四者混沌，径入虚无。

此节言坎离为乾坤之用也。乾坤一媾，中间便成坎离。离为至阴之精，坎乃至阳之炁。杳冥恍惚虽后天地而用，实先天地而生。造化得之而为日魂月魄，光明普照，能生万物。吾身得之而为日精月华。光明撮聚，能产大药。岂非“坎离冠首，光曜垂敷”乎？夫此元精元炁恍惚杳冥之物，非有非无，可用而不可见，尚且难于测识，岂能传之画图？全赖作易之圣多方揆度，象以干父坤母，坎男离女，故篇中得以配之为炉鼎药物，无非参序元化之基，使内观者知有下手处耳。学道之士倘能法乾坤以立炉鼎，攒坎离以会药物，日精月光两者自然凝聚盘旋于祖窍之中，混混沌沌复返先天虚无一炁，大药在其中矣。故曰：“四者混沌，径入虚无”。此言坎离交而归乾坤祖窍，即易所谓“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”也。

六十卦周，张布为舆。龙马就驾，明君御时。和则随从，路平不邪。邪道险阻，倾危国家。

此节言火候之节度也。除却乾坤坎离四卦应炉鼎药物，余六十卦循环布列，配乎周天。在一日为子午卯酉，在一月为晦朔弦望，在一年为春夏秋冬，周流反复，循环不息，有张布为舆之象，既有舆，不可无马以驾之。何谓龙马？龙以御天，主于飞腾。马以行地，主于调服。作丹之时，神炁相守，不敢飞

腾，御天之干龙化为行地之坤马。步步循规蹈矩，有若人君统御臣下，立纲陈纪，一毫不敢懈弛。故曰：“龙马就驾，明君御时”。夫御车之法与御政大段相同，须得六辔在手，调和合节，舆从马，马随人，稳步康庄大路，宜端平而不宜欹（qī古同“岐”倾斜之义）斜，若一欹斜，则险阻在前，覆辙立至。亦犹御政者之失其常道，危及国家矣。丹道以身为舆，以意为马，御之者心君也。当采取交媾之时，仗心君之主持，防意马之颠劣，稍一不慎，未免毁性伤丹，可不戒哉？总是一个主宰，在车则为御者，在政则为明君，在天则为斗柄，在丹道则为天心，皆言把柄在手也。上篇御政章中“要道魁柄”等句即是此意。

此章大旨正与上篇首章相应，干刚坤柔一段即乾坤门户之说也。坎离冠首一段即坎离匡廓之说也。六十卦周一段即运毂正轴，处中制外之说也。余可类推，然亦彷彿其大略而已。

动静应时章第十七

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。谓万乘之主，处九重之室，发号出令，顺阴阳节。藏器俟时，勿违卦月。屯以子申，蒙用寅戌。余六十卦，各自有日。聊陈两象，未能究悉。立义设刑，当仁施德，逆之者凶，顺之者吉。按历法令，至诚专密。谨候日辰，审查消息。纤芥不正，悔吝为贼。二至改度，乖错委曲。隆冬大暑，盛夏霜雪。二分纵横，不应漏刻。水旱相伐，风雨不节，蝗虫涌沸，群异旁出。天见其怪，山崩地裂。孝子用心，感动皇极。近出己口，远流殊域。或以招祸，或以致福，或兴太平，或造兵革。四者之来，由乎胸臆。动静有常，奉其绳墨。四时顺宜，与炁相得。刚柔断矣，不相涉入。五行守界，不妄盈缩。易行周流，屈伸反复。

此章言火候之一动一静不可失其时节也。

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。谓万乘之主，处九重之室，发号出令，顺阴阳节。藏器俟时，勿违卦月。屯以子申，蒙用寅戌。余六十卦，各自有日。聊陈两象，未能究悉。立义设刑，当仁施德，逆之者凶，顺之者吉。

此节言动静不失其时，为火候之准则也。盖作丹之要全在周天火候，火候

之要全在一动一静。上章言六十卦周张布为輿，已见火候之节度与人君御政同一枢机矣。枢机之发纤毫不可苟且。故复譬之以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”，此易大传原文也。魏公因而诠释之，谓万乘之主即本来天君，九重之室即中宫神室，天君既处密室之中，静则寂然不动，洗心退藏；动则感而遂通，发号出令；无非顺一阴一阳之节，观天道而执天行耳。当其阳极阴生，是为月窟，其卦属姤，其月在午；及其阴极阳生，是为天根，其卦在属复，其月在子；时不可先，则当静以待之；时不可失，则当动以迎之；故曰“藏器俟时，勿违卦月”。静极而动，万化萌生，屯之象也；屯卦内体纳子，外体纳申；水生在申，取萌生之义。故曰“屯以子申”。即上篇所谓“春夏据内体，从子到辰巳”也。动极而静，万化敛藏，蒙之象也；蒙卦内体纳寅，外体纳戌；火库在戌，取敛藏之义。故曰“蒙用寅戌”。即上篇所谓“秋冬当外用，自午讫戌亥”也。两卦反复，一昼一夜，便分冬夏二至，其余六十卦各有昼夜反对，在人引而伸之耳。故曰“聊陈两象，未能究悉”。二至既定，中分两弦，上弦用春分，本属卯木，然德中有刑，反为肃杀之义。故曰“立义设刑”。下弦应秋分，本属酉金，然刑中有德，反为温和之仁。故曰“当仁施德”。即上篇所谓“赏罚应春秋”，当沐浴之时也。夫子午之一寒一暑，卯酉之一杀一生，阴阳大分，纤毫不可差错。苟合其节，则外火内符自然相应，如人主端拱九重，一出令而千里之外皆应，否则千里之外皆违矣。故曰“逆之者凶，顺之者吉”。

按历法令，至诚专密。谨候日辰，审查消息。纤芥不正，悔吝为贼。二至改度，乖错委曲。隆冬大暑，盛夏霜雪。二分纵横，不应漏刻。水旱相伐，风雨不节，蝗虫涌沸，群异旁出。天见其怪，山崩地裂。孝子用心，感动皇极。近出己口，远流殊域。或以招祸，或以致福，或兴太平，或造兵革。四者之来，由乎胸臆。

此节正言火候之节度，逆来则凶而顺则吉也。火候之一静一动，如法令之不可违；学道者但当按行而涉履之，凡进退往来于二至二分界限处，立心务要至诚，用意务要专密，谨候其升降之日辰，审查其寒温之消息，《入药镜》所谓“但至诚，法自然”是也。若于法令稍违，仅仅纤芥不正，便悔吝交至，贼害丹鼎矣。何以征之？假如冬至一阳初生，法当进火，然须养潜龙之萌，火不可过炎；夏至一阴初降，法当退火，然须防履霜之渐，火不可过冷；倘或乖戾委屈，改其常度，不当炎而过炎，则隆冬返为大暑；不当冷而过冷，则盛夏返为霜雪矣。至于春秋二分，阴阳各半，水火均平，到此便当沐浴，洗心涤虑

，调燮中和，鼎中真炁方得凝聚。若用意不专，纵横四驰，便于漏刻不应；水若过盛，则为水灾；火若过盛，则为旱灾；而盲风怪雨不中其节矣；不特此也，倘漏刻不应，小则螟蝗立起，玉炉与金鼎沸腾；大则山川崩裂，金虎共木龙驰走；以上皆所谓“逆之者凶”也。皆因心君放驰，神室无主，遂感召灾变；若此修道之士倘能回光内守，须臾不离方寸，若孝子之事父母，视无形而听无声，如此用心，自然感动皇极；皇极者，天中之真宰，即吾身天谷元神也。先天元神，寂然不动，本无去来向背，但后天一念纔动，吉凶祸福旋即感通，譬孝子之事父母，形骸虽隔，方寸潜通，虽在千里之外，屦（kē病）痒疾痛无不相关，岂非“近出己口，远流殊域”乎？此则漏刻皆应，灾变不干；即所谓“顺之者吉”也。可见只是一感通之机，或逆之而召祸，或顺之而致福，或端拱而获太平之庆，或躁动而酿兵革之灾；吉凶悔吝之端，岂不由居室者之胸臆耶？盖逆则凶，顺则吉，吉凶相对，悔吝介乎其中；虽然吉一而已，凶悔吝居其三，可不慎乎？

动静有常，奉其绳墨。四时顺宜，与炁相得。刚柔断矣，不相涉入。五行守界，不妄盈缩。易行周流，屈伸反复。

此节结言动静有一定之时，不可失其准也。盖丹道之动静与造化同；动极而静，入于杳冥，则当虚己以待时；静极而动，出于恍惚，则当用意以采取；若当静而参之以动，或当动而参之以静，即属矫揉造作，失其常道矣。故曰“动静有常，奉其绳墨”。既知动静之常，时当二至，便该进火退符；时当二分，便该温养沐浴；各得其宜，方与四时之正气相应。故曰“四时顺宜，与炁相得”。刚属武文，柔属文火；身心未合之际，当用武火以锻炼之，不可稍涉于柔；神炁既调之时，当用文火以固济之，不可稍涉于刚；故曰“刚柔断矣，不相涉入”。金丹之要，全在和合四象，攒簇五行；四象环布，土德居中，东西南北，各有疆界，不可过，不可不及。故曰“五行守界，不妄盈缩”。有阴阳之炁即有刚柔之质，有刚柔之质即有动静之时，此吾身中真易也。真易周流一身，屈伸反复，无不合宜，即如人君一发号出令，而千里之外皆应者矣。

此章详言火候节度，与上篇首章屯蒙早晚，春秋寒暑等句互相发明。上篇举其大概，故有得而无失；此处详其纤微，故得失并列，俾（bǐ使）学道者知所法戒耳！

坎离交媾章第十八

晦朔之间，合符行中。混沌鸿蒙，牝牡相从。滋液润泽，施化流通。天地神明，不可度量。利用安身，隐形而藏。始于东北，箕斗之乡。旋而右转，呕轮吐萌。潜潭见象，发散精光。昂毕之上，震为出征。阳炁造端，初九潜龙。阳以三立，阴以八通。三日震动，八日兑行。九二见龙，和平有明。三五德就，干体乃成。九三夕惕，亏折神符。盛衰渐革，终还其初。巽继其统，固济操持。九四或跃，进退道危。艮主进止，不得踰时。二十三日，典守弦期。九五飞龙，天位加喜（嘉）。六五坤承，结括终始。韞（yùn见“韞”收藏，蕴藏，包含）养众子，世为类母。上九亢龙，战德于野。用九翩翩，为道规矩。阳数已讫，讫则复起。推情合性，转而相与。循环璇玑，升降上下。周流六爻，难以察覩（dǔ古同“睹”）。故无常位，为易宗祖。

此章言坎离交而产药，应一月之晦朔弦望。乃小周天之火候也。

晦朔之间，合符行中。混沌鸿蒙，牝牡相从。滋液润泽，施化流通。天地神明，不可度量。利用安身，隐形而藏。

此节言晦朔之交，日月会合，为大药之根本也。造化之妙，动静相生，循环无端；然不翕聚则不能发散，不蛰藏则不能生育，故以元会计之，有贞而后有元；以一岁计之，有冬而后有春；以一日计之，有亥而后有子；以一月计之，必有晦而后有朔；此终则有始之象也。何以谓之晦朔？月本无光，受日魂以为光，至三十之夕，光尽体伏，故谓之晦；此时日与月并行于黄道，日月合符，正在晦朔中间；吾身日精月光，一南一北，赖真意以追揖（shè古同“摄”）之，方交会于中黄神室，水火既济，正在虚危中间，虚极静笃，神明自生，即一刻中真晦朔也。故曰“晦朔之间，合符行中”。造化之日月以魂魄相包，吾身之日月以精光相感，当神归炁穴之时，不覩不闻，无天无地，璇玑一时停轮，复返混沌，再入鸿蒙，即此混混沌沌之中，真阴真阳自相配合。故曰“混沌鸿蒙，牝牡相从”。元牝相交中有真种，元炁絪縕，杳冥恍惚，正犹日魂施精，月魄受化，自然精炁潜通。故曰“滋液润泽，施化流通”。方其日月合符之际，天气降入地中，神风静默，山海藏云，一点神明包在混沌窍内，无可觅处。此即一念不起，鬼神莫知境界。故曰“天地神明，不可度量”。天入地中，阳包阴内，归根复命，深藏若虚，不啻龙蛇之蛰九州岛，珠玉之隐川泽。谭景升曰“得灏（hào广大）炁之门，所以归其根；知元神之囊，所以韬其光

”，此之谓也。故曰“利用安身，隐形而藏”。

始于东北，箕斗之乡。旋而右转，呕轮吐萌。潜潭见象，发散精光。昂毕之上，震为出征。阳炁造端，初九潜龙。

此节言艮之一阳反而为震也。人知月至晦日乃失其明，不知实始于下弦，下弦属艮，后天艮位居东北，于十二辰当丑寅之间，于二十八宿当箕斗之度；盖天道左旋主顺行，顺起于子中；地炁右旋主逆行，逆起于丑寅之间；欲知天道主顺，当以一岁次序观之，一岁之序，自北而东，以迄于南，自南而西，以迄于北，从子到丑，从丑到寅，出乎震而成乎艮，后天顺行之五行也。欲知地炁主逆，当以一月纳甲征之，纳甲之运，子当右转，却行以至于未申，自北转西，自西转南，是为上弦之炁，其象为得朋；午乃东旋，逆行以至于寅丑，自南转东，自东转北，是为下弦之炁，其象为丧朋；两弦交会，正当晦朔中间，剥在艮而复在震，先天逆用之五行也。金丹之道全用先天，纳甲与天上太阴同体，太阴真水生于午，自十六一阴之巽，至二十三二阴之艮，阴来剥阳，仅存硕果；又自东转北，正值丑寅之交，箕水斗木二宿度上，旋入乙癸，艮之一阳尽丧而为坤，在吾身为神入炁中，万化归根。即所云“午乃东旋，东北桑朋”之象也。此时阴极阳生，太阳真火即生于子，盖阳无剥尽之理，日月搏持正在北方虚危之地，交会既毕，渐渐自北转西，月魄到此微露阳光，谓之“旋而右转，呕轮吐萌”。一点真火隐然沉在北海中，谓之“潜潭见象，发散精光”；待精光渐渐逼露，一日二日以至三日，正值未申之交，昂日毕月二宿度上，庚方之上昏见一钩如仰盂之状，坤中一阳纔出而为震，在身中为铅鼎初温，药苗新嫩，即所云“子当右转，西南得朋”之象也。阳炁虽然发生，但造端托始，火力尚微，正应干卦“初九潜龙”之象；到此只宜温养子珠，不得遽用猛火；此节言日月合璧，产出金丹大药，即系活子时作用；尹真人云“欲求大药为丹本，须认身中活子时”，正此义也。晦朔之间，坎离交而成干，干为真金，故称金丹，所以金丹火候专应干卦六阳。

阳以三立，阴以八通。三日震动，八日兑行。九二见龙，和平有明。

此言二阳之进而为兑也，三为少阳之位，属震；八为少阴之数，属兑；震卦阴中含阳，故曰“阳以三立”；兑卦阳中带阴，故曰“阴以八通”；初三月出庚方，有震动之象；初八上弦，月见丁方，有兑行之象；月到上弦，鼎中金精始旺，龙德正中，故又为“九二见龙，和平有明”之象；然震之一阳纔动于

二阴之下，兑之一阴已行于二阳之上，德中有刑，生中带杀，此沐浴之时也。

三五德就，干体乃成。九三夕惕，亏折神符。盛衰渐革，终还其初。

此言三阳到干，阳极而阴生也。月至望日，三五之德始圆乃成干体，此时药已升鼎，金精盛满，光彻太虚；然盛极而衰，当防亏折，故有“九三夕惕”之象，正当终日干干之时，干道渐渐变革，巽之一阴已来受符，阳之终即阴之初，此守城之时也。

巽继其统，固济操持。九四或跃，进退道危。

此言一阴之退而为巽也。干体既纯，阳火过盛，当继之以阴符，全赖巽体一阴为之固济操持，收敛阳炁；此时干四之或跃已变为坤四之括囊，盖金丹火候只取干中三阳，三阳退处便是三阴，进极而退，当防其道途之危，此虑险之时也。

艮主进止，不得踰时。二十三日，典守弦期。九五飞龙，天位加喜。

此言二阴之退而为艮也。一阳在上，硕果独存，阳之向进者到此截然而止，此时水火均平，鼎中阳炁渐渐凝聚，渐渐归藏，时不可踰，恰当二十三日，典守下弦之期，干五之飞龙在天变为坤五之黄裳元吉，刑中有德，杀中带生，故有“天位加喜”之象，此亦沐浴之时也。

六五坤承，结括终始。韞养众子，世为类母。上九亢龙，战德于野。

此言纯阴返坤，阴极而阳生也。六五二字虽似专指坤卦第五爻，实则一月弦望晦朔之统会也。盖八卦纳甲，乾坤括始终，包罗六子在内，六子皆赖干父以资始，赖坤母以代终，一月之造化统体三阴三阳，月为太阴，水体纯黑无光，特感受太阳金精寄体生光，一阳生于震，自朔到望，乃是干之寄体；一阴生于巽，自望到晦，方是坤之本体；究竟彻始彻终，一点阳光总属太阳干精，特借坤中阴魄为之承载摄受耳。干父之精全赖坤母之体包承而结括之；自坤之初爻到五爻，一月之候恰好完足，故曰“六五坤承，结括终始”。六子总不出乾坤范围，但三男三女各从其类，阳魂总是日光，属之乎干；阴魄总是月精，属之乎坤；然三阴皆统体于干者，干元统天之旨也，父道也；三阳皆寄体于坤者

，坤元承天之旨也，母道也；所以干之世在上九称宗庙爻，实为六子之父；坤之世在上六称宗庙爻，实为六子之母；此以坤之承顺乎干者言之，故曰“韞养众子，世为类母”。金丹大药其初原从坤炉中产出，方得上升干鼎，升而复降，落在黄庭，养火之功仍在坤炉，以静待一阳之复，彻始彻终，俱有母道；然则干之上九变尽则为坤之上六矣。不知阳无剥尽之理，硕果在上，巍然不动；此则京氏火珠林易取上爻为宗庙，不变之义也。所以坤上六爻辞曰“龙战于野，其血元黄”，野战之龙即干上九之亢龙也。阴极而阳与之战，一战后，方得和合；坤为无极之乡，故称于野。后天干居西北至阴之地，故又曰战于干，元属干，黄属坤，得此一战，元黄始交，中孕阳精便成震体，所以震为元黄；地中有雷，一阳初动，劈破鸿蒙，转为朔旦之复矣！

用九翩翩，为道规矩。阳数已讫，讫则复起。推情合性，转而相与。循环璇玑，升降上下。周流六爻，难以察覩。故无常位，为易宗祖。

此节言坎离二用，循环不穷，为通章结尾。干三坤六合而成九，干之用九得以兼坤，坤之用六不得兼干；观上文三阳三阴皆统于干，而坤特包承其间；可见举干九则坤六在其中矣。况金丹大道本诸干性，干乃纯阳，必炼以九转而始就。故曰“用九翩翩，为道规矩”。干属太阳，阳穷于九，化为少阴，先天之干一转作后天之离九；一既为九，九复为一，本来无首无尾；故曰“阳数已讫，讫则复起”；即后面所谓“一九之数，终而复始”也。坎中有金精，精在于西；离中有木性，性在于东；东西间隔，相会无因，全赖斗柄斡旋其间，金情自来归性；故曰“推情合性，转而相与”。古人设璇玑玉衡，所以象周天之运旋；只此性情二物，出日入月，一上一下，一升一降，经之为南北，纬之斯为东西；南北以子午为经，东西以卯酉为纬，若璇玑之循环运旋，莫测其端；此即卯酉周天之作用也。故曰“循环璇玑，升降上下”。自震到干，自巽到坤，三阳三阴自相消息，中间不见坎离爻位；然日往月来，月来日往，其间进退消息，莫非坎离妙用，实无可见者。故曰“周流六爻，难以察覩”。一日一月，把握乾坤，周流六虚，是谓无体之易，即此无体之易统乎天心，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从出，岂非无常位而为易之宗祖者乎？干元统天配成九转，故用九为道之规矩；日月为易，本无方体，故金丹为易之宗祖，互言之也。

此章专言金丹作用，其初晦朔交会，取坎填离，情来归性，乃产一阳，是为金丹之基，既而庚方药生，从坤到干，上升下降，配成三阳，是为金丹之用

，所谓小周天火候是也。此系《参同契》中要紧关键，然必合下章观之方尽其妙。

乾坤交媾章第十九

朔旦为复，阳气始通。出入无疾，立表微刚。黄钟建子，兆乃滋彰。播施柔暖，黎蒸得常。临炉施条，开路生光。光曜渐进，日以益长。丑之大吕，结正低昂。仰以成泰，刚柔并隆。阴阳交接，小往大来。辐辏于寅，进而趋时。渐历大壮，侠列卯门。榆莢堕落，还归本根。刑德相负，昼夜始分。夬阴以退，阳升而前。洗濯（zhuó）羽翮，振索宿尘。干健盛明，广被四邻。阳终于巳，中而相干。姤始纪序，履霜最先。井底寒泉，午为豨宾。宾伏于阴，阴为真人。遯世去位，收敛其精。怀德俟时，栖迟昧冥。否塞不通，萌者不生。阴伸阳屈，毁伤姓名。观其权量，察仲秋情。任畜微稚，老枯复荣。芥麦萌蘖，因冒以生。剥烂肢体，消减其形。化炁既竭，亡失至神。道穷则反，归乎坤元。恒顺地理，承天布宣。元（玄）幽远眇，隔阂相连。应度育种，阴阳之元。廖廓恍惚，莫知其端。先迷失轨，后为主君。无平不陂，道之自然。变易更盛，消息相因。终坤始复，如循连环。帝王乘御，千载常存。

此章言乾坤交而结丹，应一岁之六阳六阴，乃大周天之火候也。

朔旦为复，阳气始通。出入无疾，立表微刚。黄钟建子，兆乃滋彰。播施柔暖，黎蒸得常。

此节言一阳之动而为复乃还丹之初基也。前章言坎离会合方产大药，是活子时作用，所谓一日内十二时，意所到皆可为者也；大药一产，即用先天纳甲阳升阴降火候，谓之小周天；直待一周既毕，正子时到，方用大周天火候；何谓正子时？自震到干，动极而静；自巽到坤，静极复动；致虚而至于极，守静而至于笃；一点真阳深藏九地，是为亥子之交；迨时至机动，无中生有，忽然夜半雷声震开地户，从混沌中剖出天地之心，方应冬至朔旦；故曰“朔旦为复，阳炁始通”。所谓“一阳初动处，万物未生时”，此吾身中正子时也。一阳初复，其气尚微，此时当温养潜龙，不可遽然进火；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内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皆所以炼为表卫，护此微阳。故曰“出入无疾，立表微刚”。阳炁虽微，其机已不可遏，于十二律正应黄钟，于十二辰正应斗柄建子，皆萌动孳长，从微至着之象。故曰“黄钟建子，兆乃滋彰”。阳火在下，铅鼎温温

，自然冲融柔暖。群阴之中，全赖此一点阳精为之主宰。故曰“播施柔暖，黎蒸得常”。黎蒸在卦为五阴，在人为周身精炁；得常者，在卦为一阳，在人为一点阳精主持万化之象。此言一阳来复，立大丹之基也。

临炉施条，开路生光。光耀渐进，日以益长。丑之大吕，结正低昂。

此言二阳之进而为临也。进到二阳，炉中火炁渐渐条畅，从此开通道路，生发光明，光耀渐渐向进，而日冕益以长矣。维时斗柄建丑，律应大吕，先低后昂，亦进火之象。

仰以成泰，刚柔并隆。阴阳交接，小往大来。辐辏于寅，进而趋时。

此言三阳之进而为泰也。三阳仰而向上，正当人生于寅，开物之会，木德方旺，火生在寅，阴阳均平。故曰“刚柔并隆”。此时天炁下降，地炁上升，小往大来，阴阳交接，亟当发火以应之；且正月，律应太簇，故有辐辏趋时之象。

渐历大壮，侠列卯门。榆荚堕落，还归本根。刑德相负，昼夜始分。

此言四阳之进而为大壮也。日出东方卯位，卯为太阳之门，在一岁为春分，二月建卯，律应夹钟，故曰“侠列卯门”。进火到四阳，生炁方盛，然木中胎金，生中带杀，故榆荚堕而归根，有德返为刑之象；春分昼夜始平，水火各半，是为上弦沐浴之时。

夬阴以退，阳升而前。洗濯羽翮，振索宿尘。

此言五阳之进而为夬也。五阳上升，一阴将尽，势必决而去之。三月建辰，律应姑洗，有“洗濯羽翮，振索宿尘”之象。如大鹏将徙南溟，则振翮激水扶摇而上，河车到此不敢停留，过此则运入昆仑峰顶矣。

干健盛明，广被四邻。阳终于巳，中而相干。

此言六阳之纯而为干也。四月建巳，律应仲吕；此时阳升到顶，九天之上，火光徧彻，金液滂流，故有“干健盛明，广被四邻”之象。然阳极于巳，一

阴旋生，阴来干阳，故曰“中而相干”。就六阳而论，则以巳为终局；就终坤始复而论，则又以干为中天；各取其义也。

姤始纪序，履霜最先。井底寒泉，午为姤宾。宾伏于阴，阴为主人。

此言一阴之退而为姤也。六阳到干，阳极阴生，便当退火进水，巽之一阴却入而为主；阳火极盛之时，鼎中已伏阴水，正犹盛夏建午之月，井底反生寒泉，履霜之戒，所以系坤初爻也。阴入为主，阳返为宾，姤之月窟正与复之天根相对；午月，律应姤宾，亦主宾互换之象。

遯世去位，收敛其精。怀德俟时，栖迟昧冥。

此言二阴之退而为遯也。六月建未，律应林钟，二阴浸长，阳气渐渐收敛入鼎，如贤者之遯世，潜处山林；故曰“怀德俟时，栖迟昧冥”。

否塞不通，萌者不生。阴伸阳屈，毁伤姓名。

此言三阴之退而为否也。此时阳归于天，阴归于地，二气不交，万物不生；七月建申，律中夷则，夷者，伤也；水生在申，能侵灭阳火，故有“阴伸阳屈，毁伤姓名”之象。

观其权量，察仲秋情。任畜微稚，老枯复荣。荠麦萌蘖，因冒以生。

此言四阴之退而为观也。月出西方酉位，在一岁为秋分，律应南吕；金炁肃杀，草木尽凋，然金中胎木，杀中带生，所以物之老者转稚，枯者复荣。荠麦之萌蘖遂因之以生，有刑返为德之象。秋分昼夜始平，水火各半，是为下弦沐浴之时。月令中秋，同度量，平权衡，故开首曰“观其权量”。

剥烂肢体，消减其形。化炁既竭，亡失至神。

此言五阴之退而为剥也。九月建戌，律应无射；阴来剥阳，阳炁消灭无余，如草木之肢体剥烂无余，惟有顶上硕果巍然独存，故曰“剥烂肢体，消减其形”。成为闭物之会，由变而化，神炁内守，若存若亡，故曰“化炁既竭，亡失至神”。要知形非真灭也，以剥落之极而若消灭耳；神非真亡也，以归藏之

极而若亡失耳；即是六阴返坤之象。

道穷则返，归乎坤元。恒顺地理，承天布宣。元幽远渺，隔阂相连。应度育种，阴阳之元。廖廓恍惚，莫知其端。先迷失轨，后为主君。

此言六阴之返而为坤，终则复始也。十月纯阴建亥，律应应钟，乃造化闭塞之候，吾身归根复命之时也。盖人以干元为性，坤元为命；有生以后，一身内外皆阴，故以坤元为立命之基，起初一阳之复，原从纯坤中透出干元，积至六阳之干，命乃全归乎性矣。既而一阴之姤又从纯干中返到坤元，积至六阴之坤，性又全归乎命矣。故曰“道穷则返，归乎坤元”。性既归命，元神潜归炁中，寂然不动，内蕴大药，正犹时至穷冬，万物无不蛰藏，天炁降入地中，地炁从而顺承之，藏用之，终即是显仁之始，一点天机生生不穷；故曰“恒顺地理，承天布宣”。天之极上处，距地之极下处八万四千里，上极元穹，下极幽冥，似乎远渺而不相接，然日光月精同类相亲，如磁石吸铁，一毫不相隔阂；故曰“元幽远渺，隔阂相连”。天中日光与地中月精，一阴一阳及时交会，呼吸含育，滋生真种，便是先天干元祖炁。故曰“应度育种，阴阳之元”。元牝初交，大药将产，正当亥子中间，一动一静之间，为天地人至妙之机关，虽有圣哲，莫能窥测，所谓“恍惚阴阳生变化，罔缊天地乍回旋。中间些子好光景，安得工夫着语言”是也。故曰“廖廓恍惚，莫知其端”。其初混沌未分，天心在中，元黄莫辨，故曰“先迷失轨”；既而鸿蒙初剖，天根一动，万化自归，故曰“后为主君”；即坤彖辞“先迷后得主”之义也。此时一阳复生，又转为初九之震矣。

无平不陂，道之自然。变易更盛，消息相因。终坤始复，如循连环。帝王乘御，千载常存。

此节言动静相生，循环无端，为通章结尾。六阳升而进火，六阴降而退符，动极生静，静极生动，皆天道自然之运。故曰“无平不陂，道之自然”。阴阳反复，见交易变易之理；阳盛则阴必衰，阴消则阳必息；故曰“变易更盛，消息相因”。动静无端，终始无极，晦之终即朔之始，亥之终即子之始，坤之终即复之始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尾，故曰“终坤始复，如循连环”。火候之妙，上准造化，下准人身，内可治心，外可治世，帝王乘此道以御世，则历数千年可永；丹士得此道以炼心，则法身千劫长存；故曰“帝王乘御，千载常存”。此系中篇御政末章，故结到帝王御世，正与上篇末章明堂布政

相应。

此章详言大周天火候，与上章首尾相足；盖坎离一交方产大药，大药既产，方可采取，采取入炉，方可煅炼；上章说采取之候，此章纔说煅炼之候；其采取也，须识活子时作用，直待晦朔之交，两弦合精，庚方月现，水中生金，恍惚杳冥，然后觅元珠于罔象之中，运真火于无为之内，至于月圆丹结，是谓金丹；其煅炼也，须识正子时作用，直待亥子中间一阳初动，水中起火，方用闭任开督之法，吹之以巽风，鼓之以橐钥，趁（古同“趁”）此火力壮盛，驾动河车，满载金液，自太元关逆流上天谷穴；交会之际，百脉归元，九关彻底，金精贯顶，银浪滔天，景象不可殚述；交会既毕，阳极阴生，即忙开关退火，徐徐降下重楼，此时正要防危虑险，涤虑洗心，直到送归土釜而止；谓之“乾坤交媾罢，一点落黄庭”。丹既入鼎，须用卯酉周天火候纔得凝聚，圣胎已结，更须温养，再加乳哺之功，及乎胎完炁足，婴儿移居上田，先天元神变化而出，自然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是谓九转金液还丹；然此两般作用，一内一外，有天渊之别，从上圣师口口相传，不着于文，魏公亦不敢尽泄天机，姑以一月之弦望晦朔喻金丹一刻之用，以一岁之六阴六阳喻还丹九转之功，自有真正火候秘在其中，学道遇师之士，自当得意而忘象矣。

中篇

〈中卷养性共计四章，此乃中之中也〉

此卷专言养性而御政伏食已寓其中，义同上篇。

性命归元章第二十

将欲养性，延命却期。审思后末，当虑其先。人所禀躯，体本一无。元精云布，因炁托初。阴阳为度，魂魄所居。阳神日魂，阴神月魄。魂之与魄，互为室宅。性主处内，立置鄞鄂。情主营外，筑为城郭。城郭完全，人民乃安。爰斯之时，情合乾坤。干动而直，炁布精流；坤静而翕，为道舍庐。刚施而退，柔化以滋。九还七返，八归六居。男白女赤，金火相拘。则水定火，五行之初。上善若水，清而无瑕。道之形象，真一难图。变而分布，各自独居。类如鸡子，白黑相符，纵横一寸，以为始初。四肢五藏，筋骨乃俱。弥历十月，脱出其胞。骨弱可卷，肉滑若饴。

此章言性命同出一源，立命正所以养性也。

将欲养性，延命却期。审思后末，当虑其先。人所禀躯，体本一无。元精云布，因炁托初。阴阳为度，魂魄所居。

此节言养性之功，当彻究性命根源也。何谓性？一灵廓彻，圆同太虚，即资始之干元也；何谓命？一炁絪縕，主持万化，即资生之坤元也；此是先天性命，在父母未生以前，原是浑成一物，本无污染，不假修证；一落有生以后，太极中分，性成命立两者，便当兼修；然性本无去无来，命却有修有短，若接命不住，则一灵倏然长往矣。修道之士要做养性功夫，必须从命宗下手。故曰“将欲养性，延命却期”。何谓却期？凡人之命各有定期，其来不能却，其去亦不能却，惟大修行人主张由我，不受造化陶冶；命既立住，真性在其中矣。人若不知本来真性末从何归，了性是末后大事，不知欲要反终，先当原始；必须反复穷究，思我这点真性，未生以前从何而来？既生以后凭何而立？便知了命之不可缓矣。故曰“审思后末，当虑其先”。最后受胎之时，不过秉父精母血，包罗凝聚，结成幻躯，此乃有形之体，非真体也。我之真体本同太虚，光光净净，本来原无一物；故曰“人所禀躯，体本一无”。及至十月胎圆，太虚中一点元精，如云行雨施，倏然依附，直入中宫神室，作我主人。于是劈开祖窍，地一声，天命之性遂分为一阴一阳矣。盖后天造化之气，若非先天元精，则无主而不能灵；先天元精若非后天造化之气，则无所依而不能立；可见性命两者本不相离。故曰“元精云布，因炁托初”。后天之造化既分一阴一阳，阳之神为魂，魂主轻清，属东方木液；阴之神为魄，魄主重滞，属西方金精；两者分居坎离匡廓之内。故曰“阴阳为度，魂魄所居”。盖命之在人既属后天造化，便夹带情识在内，只因本来真性搀入无始以来业根，生灭与不生灭和合而成八识，识之幽微者为想，想之流浪者为情，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，颠倒真性，枉入轮回矣！所以学人欲了性者当先了命。

阳神日魂，阴神月魄。魂之与魄，互为室宅。性主处内，立置鄞鄂。情主处外，筑为城郭。城郭完全，人民乃安。

此节正言后天立命之功。后天一魂一魄分属坎离，盖以太阳在卯，故离中日魂为阳之神；太阴在酉，故坎中月魄为阴之神；两者体虽各居，然离己日光正是月中玉兔，日魂返作阴神矣；坎戊月精正是日中金乌，月魄返为阳神矣。

故曰“魂之与魄，互为室宅”。后天两物虽分性命，其实祖性全寄于命；盖一落阴阳，莫非命也。且命元更转为情，盖阴阳之变合，莫非情也。惟其性寄于命，故离中元精坎中元炁总谓之命；惟其命转为情，故日中木魂月中金魄总谓之情；只有祖窍中一点元神方是本来真性，元神为君，安一点于窍内，来去总不出门；岂非“性主处内，立置鄞鄂”乎？精气为臣，严立堤防，前后左右，遏绝奸邪；岂非“情主处外，筑为城郭”乎？堤防既固，主人优游于密室之中，不动不摇，不惊不怖；故曰“城郭完全，人民乃安”。始而处内之性已足制情，既而营外之情自来归性；宾主互参，君臣道合，此为坎离交会，金丹初基，立命正所以养性也。

爰斯之时，情合乾坤。干动而直，炁布精流；坤静而翕，为道舍庐。刚施而退，柔化以滋。

此节言后天返为先天也。后天坎离即是先天乾坤，只因乾坤一破，性转为情，从此情上用事，随声逐色，不能還元；至于两物会合，城郭完而鄞鄂立，则情来归性，离中之阴复还于坤，坎中之阳复还于干矣。故曰“爰斯之时，情合乾坤”。干性至健，静则专而动则直，一点元神为精气之主宰，至刚至直而不可御。故曰“干动而直，炁布精流”。此言元神之立为鄞鄂，即所谓干元资始者也；坤性至顺，动则辟而静则翕，干中真炁流布，坤乃顺而承之，一点元神絪縕化醕，韞养在中黄土釜。故曰“坤静而翕，为道舍庐”。此言元神之本来胞胎，即所谓坤元资生者也。干父刚而主施，不过施得一点真气；坤母柔而主化，须在中宫时时滋育，方得成胎。故曰“刚施而退，柔化以滋”。此言坎离会合，产出先天元神，即金丹妙用也。

九还七返，八归六居。男白女赤，金火相拘。则水定火，五行之初。

此节言四象五行混而为一炁也。坎离既复为乾坤，则后天之四象五行无不返本归原矣。何以言之？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，北方之精也。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，南方之神也。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，东方之魂也。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，西方之魄也。水火木金为四象，并中央戊己土为五行。究竟所谓四象五行，只是坎离两物，坎卦从坤而出，北方之水属阴，本数得六，加以天一之阳，便合成七数；离卦从干而出，南方之火属阳，本数得七，加以地二之阴，便合成九数；今者北方之坎返而归干，南方之离还而归坤，岂非“九还七返”之象乎？北方之一归于南方之七，共得八数；南方之二归于北方之六，亦得八数

；而独云居者，盖北方之一既归于南，止存水之成数，居其所而不迁，恰好六数矣。岂非“八归六居”之象乎？又须知四象原是一物，既然九还七返，自然八归六居矣。故《悟真篇》单言还返，益见造化之妙；二与七并配，成西方之金，色转为白；一与六并配，成南方之火，色转为赤；白属金，赤属火，取西方之金，炼以南方之火，故曰“男白女赤，金火相拘”。天一之水从干宫而出，原是太阳真火；地二之火从坤宫而出，原是太阴真水；直到一返一还，方得以水归水，以火归火，复其原初本体，故曰“则水定火，五行之初”。前云金火，此又何以云水火？盖后天造化之妙，只是一坎一离，而千变万化各异其名，以言乎坎离本位，则曰水火；以言乎两弦之炁，则曰金水；以言乎甲庚之用，则曰金木；以言乎伏炼之功，则曰金火；颠倒取用，不可穷诘，究只是水火二物，后天水火虽分二物，究只是先天一炁；坎离既已复为乾坤，即此便是九还七返。八归六居而化作先天一炁矣。

上善若水，清而无瑕。道之形象，真一难图。变而分布，各自独居。

此节言先天一炁为大丹之基也。盖道本虚无，始生一炁，只此一炁，鸿蒙未分，便是先天真一之水，非后天有形之水也。学道之士若能摄情归性，并两归一，纔复得先天真水，水源至清至洁，此时身心打成一片，不染不杂，自然表里洞彻，有如万顷水壶，故曰“上善若水，清而无瑕”。大道离相离名，本无形象，及其生出一炁，似乎可得而形容矣。然此真一之炁，杳冥恍惚，形于无形，象于无象，非一切意识可以卜度揣摩而得。故曰“道之形象，真一难图”。真一之水便是中宫一点鄞鄂，所谓太一含真炁也。合之为一炁，分之则为两物，又分之则为四象五行，交会之时，五行变化全在中央，既而木仍在东，金仍在西，火仍在南，水仍在北，各居其所矣。故曰“变而分布，各自独居”。此段言真一之水实为丹基。《入药镜》所云“水乡铅，只一味”是也。学者若知攒五合四，会两归一之旨，鄞鄂成而圣胎结矣。

类如鸡子，白黑相符，纵横一寸，以为始初。四肢五脏，筋骨乃俱。弥历十月，脱出其胞。骨弱可卷，肉滑若饴。

此节特显法身之形象也。圣胎初凝，一点元神潜藏神室，混混沌沌，元黄未剖，黑白未分，有如鸡子之状，故曰“类如鸡子，白黑相符”。神室中间方圆恰好径寸，法身隐于其中优游充长，与赤子原初在母腹中一般造化，故曰“纵横一寸，以为始初”。温养真胎，必须从微至着，始而成象，继而成形

，四肢五脏併筋络骨节之类，件件完备，具体而微，故曰“四肢五脏，筋骨乃俱”。须知四象五行包络法身，便如四肢五脏，法身渐渐坚凝，便如筋骨，非真有形象也。温养既足，至于十月胎完，赤子从坤炉中跃然而出，上升干鼎，从此重安炉鼎，再造乾坤，别有一番造化；我之法身纔得通天彻地，混合太虚，故曰“弥历十月，脱出其胞”。而有骨弱可卷，肉滑如饴之象矣。此段言法身形象与母胎中生身受炁之初同一造化，但顺则生人，逆则成丹，有圣与凡之别耳。

此章是养性第一关键，与上篇两窍互用章相应。

二炁感化章第二十一

阳燧以取火，非日不生光。方诸非星月，安能得水浆？二炁玄且远，感化尚相通，何况近存身？切在于心胸。阴阳配日月，水火为效征。

此章言水火两弦之炁以同类相感也。上章言魂之与魄互为室宅，即水火两物也。金丹之道以日月为体，以水火为用；体则互藏，用则交入；日月非水火，体无所施；水火非日月，用无所出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莫不皆然。阳燧是火珠，形如铜镜，其体中实，象坎中一阳，此物秉太阳火精，故世人用以取火，然必向日中取之，纔能得火，只因这点真阳，原是日魂之光，日为光之所聚，阳燧为光之所招，以火取火，安得不灵？故曰“阳燧以取火，非日不生光”。方诸是蚌珠，其体中虚，象离中一阴，此物秉太阴水精，故世人用以取水，然必向月下取之，纔能得水，只因这点真阴，原是月魄之精，月为精之所藏，方诸为精之所摄，以水取水，安得不灵？故曰“方诸非星月，安能得水浆”。此即坎离互用之旨也。天上之日月与世间之水火，相去不知几万里，可谓元且远矣，然而隔阂潜通，如磁吸铁，正以同类易亲，故二炁自为感化而相通也。远取诸物，无情者尚且相感，如此矧（shěn况且/亦），近取诸身，有情之真水真火切在方寸之间，至虚至灵，一呼即应，两弦真炁有不相感化者乎？所以离中真水往而流戊，坎中真火来而就己，假法象而采太阴之精，立鼎器以聚太阳之炁，自然同类相从，结成鄞鄂。盖真阴真阳互藏其宅，便是吾身之日月；日光月精相胥为用，便是吾身之水火；其间采取感召全仗中黄真意，即吾身阳燧方诸之妙用也。故曰“阴阳配日月，水火为效征”。

此章专言二物相感，同气相求，发明大易性情宗旨。盖寂然不动，性之体

也；感而遂通，情之用也。离之情常在于北，坎之情常在于南，此日月之所以合璧，而水火之所以交也。离中真水复归于北，坎中真火复归于南，此乾坤之所以還元，而鄞鄂之所以立也。周易上经首乾坤，取其定位以立体也。下经首咸恒，取其交感以致用也。泽上山下，其卦为咸，孔子翼之曰“二气感应以相与”，又曰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”，可见天地间只此二气，顺而相感则生物，逆而相感则成丹，况兑艮二体正应上下两弦，即兑艮交感之用以还乾坤不易之体，岂不犹阳燧方诸之相取者乎？噫！此人人具足之真易也。

关键三宝章第二十二章明从旧（疑为“章名从旧”四字）

耳目口三宝，闭塞勿发通。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中。旋曲以视听，开阖皆合同，为己之枢辖，动静不竭穷。离炁纳荣卫，坎乃不用聪，兑合不以谈，希言顺鸿蒙。三者既关键，缓体处空房。委志归虚无，无念以为常。证难以推移，心专不纵横，寢寐神相抱，觉悟候存亡。颜色浸以润，骨节益坚强。辟却众阴邪，然后立正阳。修之不辍休，庶炁云雨行。淫淫若春泽，液液若解冰，从头流达足，究竟复上升，往来洞无极，怫怫被谷中。反者道之验，弱者德之柄。耘锄宿污秽，细微得调畅。浊者清之路，昏久则昭明。

此章言关键三宝，内真外应，乃养性之要功也。

耳目口三宝，闭塞勿发通。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中。

此节统言关键三宝之要道也。修道之士有内三宝有外三宝，元精元气元神内三宝也，耳目口外三宝也；欲得内三宝还真，全在外三宝不漏，《阴符经》所谓“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”是也。下手之初必须屏聪黜明，谨闭兑口，真元方不外漏，故曰“耳目口三宝，闭塞勿发通”。外窍不漏，元神内存，前后会合，中间有一无位真人潜藏深渊之中，深渊乃北极太渊，天心之所居，即元关一窍也。元关在天地之间，上下四方之正中，虚悬一穴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谓之规中，中有主宰，谓之真人，守而勿失，谓之抱一，然其妙诀全在不动不怠，勿助勿忘，有浮游之象，故曰“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中”。此四句乃养性之要功，一章之纲领也。

旋曲以视听，开阖皆合同，为己之枢辖，动静不竭穷。离炁纳荣卫，坎乃不用聪，兑合不以谈，希言顺鸿蒙。

此节详言三宝关键功夫。坎属水，是为元门；离属火，是为牝户；兑为口，内应方时；学人入室之时，当收视返听，转顺为逆，其门户之一开一阖，皆与元牝内窍相应。故曰“旋曲以视听，开阖皆合同”。坎中纳戊，离中纳己，戊土属阳主动，离土属阴主静；离中一阴体虽静，而实则易动，憧憧往来，不可禁止，惟赖坎中真阳出而钤（qián见“钤”）制之，若门之有枢，车之有辖，庶乎一开一阖，动静各有其时，而元炁不致耗竭矣。故曰“为己之枢辖，动静不竭穷”。元窍中先天祖炁本来鸿蒙未剖，惜乎前发乎离，以泄其明；后发乎坎，以泄其聪；中发乎兑，以开其门；三者俱散而不收，先天之炁所存者，几何哉？必也默默垂帘，频频逆听，则坎离之炁不泄矣。故曰“离炁纳荣卫，坎乃不用聪”。括囊内守，混沌忘言，则兑口之炁不泄矣。故曰“兑合不以谈，希言顺鸿蒙”。即所谓“耳目口三宝，闭塞勿发通”者也。此中秘密全在“口”字，此“口”是元关一窍，吞吐乾坤，因天机不可尽泄，姑取兑象，非世人饮食之口也，必须真师指示方知其妙。

三者既关键，缓体处空房。委志归虚无，无念以为常。证难以推移，心专不纵横。寢寐神相抱，觉悟候存亡。

此节详言潜渊守中功夫。耳目口三者既已关键严密，一毫不泄，则我之真人自然不扰不杂，优游于深渊之中，此中空空洞洞，别无一物，有若空房然，故曰“三者既关键，缓体处空房”。先天一炁原从虚无中来，必委致其志，虚以待之，至于六根大定，一念不生，方得相应；然所谓无念只是常应常静，不出规中，非同木石之蠢然也。无念之念是为正念，正念时时现前，方可致先天一炁而有得药之时，故曰“委志归虚无，无念以为常”。此事人人具足，本不难取证，有如立竿见影；世人取证之难，正以心志不专，时刻推移，纵横百出，遂望洋而返耳；倘入室之时，心志专一，推移不动，绝无纵横之病，则可以得之于一息矣，有何难证之道乎？故曰“证难以推移，心专不纵横”。此心既不动移，十二时中，行住坐卧不离规中，即到寢寐之时，向晦晏息，一点元神自然与元炁相抱，如炉中种火相似，犹恐或致昏沉，必须常觉常悟，冥心内照，察规中之消息，候真种之存亡，故曰“寢寐神相抱，觉悟候存亡”，如此用心，何虑金丹不结？真人不现？此即“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中”之节度也。

颜色浸以润，骨节益坚强。辟却众阴邪，然后立正阳。修之不辍休，庶炁

云雨行。淫淫若春泽，液液象解冰，从头流达足，究竟复上升，往来洞无极，怫怫被谷中。

此节言结丹之证验也。凡人之形神本不相离，真种一得，表里俱应，自然颜色润泽，骨节坚强，辟除后天阴邪之物，建立先天正阳之炁；盖一身内外莫非阴邪，先天阳炁一到，阴邪自然存留不住，更能行之不辍，其效如神，周身九窍八脉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孔，总是太和元炁流转，但见如云之行，如雨之施，如泽之润，如冰之解，从昆仑顶上降而到足，复从涌泉穴底升而到头，彻头彻底往来于空洞无涯之中，不相隔碍；盖天地间山川土石俱窒塞而不通，惟有洞天虚谷，窍窍相通，人身亦然，肌肉骨节俱窒碍而不通，惟有元窍虚谷，脉脉相通，与造化之洞天相似，元炁往来，洞然无极，正往来于虚谷之中也。故曰“往来洞无极，怫怫被谷中”。此与上篇“黄中渐通理，润泽达肌肤”相似，俱金丹自然之验。

反者道之验，弱者德之柄。耘锄宿污秽，细微得调畅。浊者清之路，昏久则昭明。

此结言金丹之超出常情也。何谓反？常道用顺，丹道用逆，颠倒元牝，抱一无离，方得归根复命，岂非“反者道之验”乎？何谓弱？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专炁致柔，能如婴儿，自然把柄在手，岂非“弱者德之柄”乎？且辟却阴邪，则身中一切宿秽悉耘锄而去尽矣。正阳既立，则元炁透入，细微悉调畅而无间矣。至于金丹始结，脉住炁停，复返混沌，重入胞胎，似乎昏而且浊，此吾身大死之时也。久之绝后再苏（sū同“苏”），亲证本来面目，自然纯清绝点，慧性圆通，大地乾坤俱作水晶宫阙矣。故曰“浊者清之路，昏久则昭明”。前段言形之妙，此段言神之妙，形神俱妙方能与道合真。

此章专言关键三宝，乃是守中抱一，养性第一步功夫。与上篇炼己立基章相应。

附录：

抱一子曰：“耳不听则坎水内澄，目不覩则离火内营，口不言则兑金不鸣，三者既闭，则真人优游于其中。”

又曰：“七门既返，殆若忘生，百脉俱沉，形气消尽，力弱不支，昏浊如醉，此乃道之验，德之柄也。昏者明之基，浊者清之源，自兹以往，圆明洞照，虚彻灵通，莫不自昏浊始矣。”

俞玉吾曰：“反者反复也，修丹效验在乎虚极静笃，与天地冥合，然后元炁从一阳而来复；弱者柔弱也，修丹把柄在乎持其志，无暴其气，如婴儿之柔弱，庶几可以返本还原。”

傍门无功章第二十三章名从旧

世人好小术，不审道浅深。弃正从邪径，欲速阙（è义“壅塞”）不通。犹盲不任杖，聋者听宫商，没水捕雉兔，登山索鱼龙，植麦欲获黍，运规以求方。竭力劳精神，终年不见功。欲知伏食法，至约而不繁。

此章决言旁门之无功也。学道者先要知，道之与术天源迥别，性命全修，复归无极，谓之大道；一机一诀，自救不了，谓之小术。金丹大道难遇易成，一切旁门小术易遇难成，奈何世间愚民胸中茅塞，既不辨浅深，眼孔模糊，又不识邪正，往往背明投暗，弃正从邪，本求欲速见功，反致阙绝不通，永断入道之路，岂不哀哉？不知先天性命超出形器之表，却妄认后天精炁，身中摸索，茫无影响，随人颠倒，毫无决择，此犹盲者之无拄杖，聋者之听宫商也。不悟先天阴阳，自家同类之物，却猜做世间男女，向外采取，流于淫邪，伤生败德，莫此为甚；此犹入水而捕雉兔，登山而索鱼龙也。不思先天铅汞，本来无质无形，却去烧茅弄火，干汞点铜，诳惑凡愚，败身亡家，此犹种麦而转思获稻，运规而妄意求方也。此等旁门，费尽一生精力，穷年卒岁，到老无成，却谤祖师妄语，不知金丹伏食之法，至简至要，有作以原其始，无为以要其终，与天地造化同一功用。虽愚昧小人得之，立跻圣位，岂可与旁门小术同日而论哉？以为举旁门之非，特识其大略耳，究而论之，禅家有九十六种外道，元教有三千六百旁门，千差万别，不可殚述，所以正阳祖师有正道歌，翠虚真人有罗浮吟，以至李清庵之九品说，陈观吾之判惑歌，皆历数旁门外道之差，以觉悟世人聋瞽（gǔ瞎），惜乎世人不悟，仍旧谬种传流，有增无减，良可悲也。以上仅标大略，要当摘取诸真言句，另为指迷一书，与同志共参之。

中篇

此卷专言伏食，而御政养性已寓其中，义同上篇。

流珠金华章第二十四

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，化为白液，凝而至坚。金华先倡，有倾之间，解化为水，马齿瓌玕，阳乃往和，情性自然。迫促时阴，拘畜禁门，慈母养育，孝子报恩，严父施令，教勅子孙。五行错王，相据以生，火性销金，金伐木荣。三五为一，天地至精，可以口诀，难以书传。子当右转，午乃东旋，卯酉界隔，主客二名。龙呼于虎，虎吸龙精，两相饮食，俱使合并，遂相衔咽（xiān yān），咀嚼相吞。荧惑守西，太白经天，杀气所临，何有不倾。狸犬守鼠，鸟雀畏鹞（zhān），各得其性，何敢有声？

此章言木性金情自相交会，以成伏食之功也。

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，化为白液，凝而至坚。

此节言两物之性情合而成金丹也。先天之体为性命，乾坤是也；后天之用为性情，坎离是也；自乾坤破为坎离，性情之用着而性命之体隐，顺之则成凡矣。惟坎离复交为乾坤，因性情之用以还性命之体，逆之则成圣矣。至于后天坎离中又分体用，以真阴真阳为体，体属水火；以两弦之气为用，用属金木；不可不辨。干属太阳真性，本来寂然不动，只因交入坤中一阴，性转为情，遂成离中木汞，自此阴精用事，离光顺流向外，恍惚不定，有流珠之象；干既成离，其中一阳走入坤宫，坤属太阴元命，既得干中一阳，命转作性，遂成坎中金铅，此点金炁精华，只在坎水中潜藏，杳冥不测，有金华之象。离中灵物刻刻流转，本易走而难捉，捉之愈急，去之愈速，赖得坎中一点真铅逆转以制之，真汞一见真铅，纔不飞走。故曰“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”。铅入汞中，汞赖铅之拘钤（qián），铅亦得汞之变化，两物会入黄房，合成一炁，其炁先液而后凝，故曰“化为白液，凝而至坚”。白者金色，至坚者金性也。盖金来归性，已结而成丹矣。此通章之纲领也。

金华先倡，有倾之间，解化为水，马齿瓌玕，阳乃往和，情性自然。

此节言两物交并自相倡和也。坎男主倡，离女主和，坎中一阳，本自难于出炉，及其时至而出也。只在一弹指间，故曰“金华先倡，有倾之间”；水中

生金，金中复能化水，盖金华之液即真一之水也。絪縕活动，无质生质，渐渐坚凝，有若马齿瓓玕之状，故曰“解化为水，马齿瓓玕”。坎中之金液既升，离中之木液乃从而和之，一东一西，间隔已久，幸得真意勾引相会黄房，木性爱金，金情恋木，一倡一和，出于性情之自然，非人力可强而致，故曰“阳乃往和，情性自然”。阳即上文太阳流珠，以其外阳内阴，易于逐物流走，主和而不主倡，惟与金华之真阳相匹为夫妇，方不流走，此时已转为真阴，故有妇道颠倒之妙，不可不知。

迫促时阴，拘畜禁门，慈母养育，孝子报恩，严父施令，教勅子孙。

此节言拘制两物会中宫而产真种也。坎中之金华既升，离中之流珠即降，两弦之炁相交只在一时，时不可失，当以真意迫促之，两物相交，正当虚危中间，此时宜禁闭地户，翕聚真炁，不可一毫泄漏，故曰“迫促时阴，拘畜禁门”；真种既归土釜，全赖中宫坤母为之温养哺育，始而母去顾子，如雌鸡之伏卵，时时相抱，既而子来恋母，若慈鸟之反哺，刻刻不离，故曰“慈母养育，孝子报恩”；真种既存中宫，外面最要严谨堤防，牢镇八门，环匝关闭，不可一毫放松，譬如子当幼小之时，养育固愿慈母，教勅全仗严父，故曰“严父施令，教勅子孙”。慈母喻文火，在神室中温养；严父喻武火，在门户间堤防；孝子喻真种，即金华流珠两物所结成者。自迫促时阴至此，俱属金丹作用，只在一刻中。

五行错王，相据以生，火性销金，金伐木荣。三五为一，天地至精，可以口诀，难以书传。

此节言作丹之时，五行颠倒之妙也。常道之五行俱从顺生，如金生水，木生火之类，顺流无制，必至精炁耗散，去死不远，生机转作杀机，所谓生者死之根也。丹道之五行全用逆转，如流珠本是木龙，却从离火中取出；金华本是金虎，却从坎水中取出；水火互藏，金木颠倒，方得归根复命，劫劫长存，杀机转作生机，所谓死者生之根也；故曰“五行错王，相据以生”。错王者，即子南午北，互为纲纪之意；相据者，即龙西虎东，建纬卯酉之意；以常道言之，金在矿中，无由自出，木带阴气，岂能滋生？必先用南方木中之火，去煅北方水中之金，销矿存金，金华始得发露，旋用西方水中之金，来制东方火中之木，伐去阴气，木液方得滋荣；故曰“火性销金，金伐木荣”。此即“五行错王，相据以生”之旨也。东三南二合成一五，北一西四合成一五，中央戊己真

土自成一五，是谓“三五混，南北併，东西攢簇于中土之内”。是之谓“一三五合而为一，乃造化至精至妙之理”。把握乾坤，包括河洛，其间作用必须真师口口相授，岂能笔之于书哉？故曰“三五为一，天地至精，可以口诀，难以书传”。此段言颠倒二物，则五行复归于一。末篇法象章云：“本之但二物兮，末乃为三五，三五併为一兮，都集归一所”。印证甚明。

子当右转，午乃东旋，卯酉界隔，主客二名。

此节言金木间隔，当加沐浴之功也。以常道五行言之，木生在亥，震木生于坎水，是谓“龙从水里出”；金生在巳，兑金产自离火，是为“虎向火中生”；丹道逆用则不然，从子右转到未，自北而西，以讫于南，中藏酉金，则金华产于坎中，而为上弦之气，所谓“虎向水中生”也；从午逆旋到丑，自南而东，以至于北，中藏卯木，则流珠取之离内，而为下弦之气，所谓“龙从火里出”也；但当子南午北，水火交入之时，一金一木界限其中，木性在东为主，金情在西为客，未免性情间隔，宾主乖违，此时须用沐浴之法，万缘尽空，一丝不挂，存真意于规中，和合金情木性。至于金返在东，转而为木，木返在西，转而为金，主客互易其名，两弦之气始合而为一矣。只此性情二物，自其相倡和而言，则为夫妇；自其相生而言，则为母子；自其相制而言，则为父子；自其互换而言，则又为主客；颠倒莫测，正见天地至精之理。

龙呼于虎，虎吸龙精，两相饮食，俱使合併，遂相衔咽（xian yan），咀嚼相吞。

此节言两物之相併也。五行相据，主客既已互换，则木龙反据酉位，而呼黑虎之气；金虎反据卯位，而吸赤龙之精；故曰“龙呼于虎，虎吸龙精”。于是两者性情系恋，恣意交欢，相与饮食，合併为一，且其合併之时，遂相衔相咽，吞入口中，而结一黍之丹矣。此段说两物之相交併，从上文相据以生透出，专发“食”字之义。

荧惑守西，太白经天，杀气所临，何有不倾。狸犬守鼠，鸟雀畏鹞（zhān），各得其性，何敢有声？

此节言两物之相制也。五行错王，火性既能销金，则火入西方金乡，而为荧惑守西之象；金性既能伐木，则金乘东方木位，而为太白经天之象；火克金

，金转克木，右旋一周，无所不克，但取逆制，全用杀机；故曰“杀气所临，何有不倾”。木见金，金见火，其情性自然降伏，譬若狸犬之捕鼠，鸟雀之畏鹞，一见即便擒住，两下寂然无声，非强之使无声也，其性然也。业已各得其相制之性，而何敢有声哉？此段言两物之相铃制。从上文五行错王透出，专发“伏”字之义。盖惟相併而不碍其相制，此生机即寓于杀机也。惟相制而始得以相併，此杀机之逆转为生机也。一伏一食方成还丹篇中伏食大义，昭昭如是，迥非旁门所谓服食之术也。

附录：

抱一子曰：“人命在卯，日出于卯而万物仰之以生，是则万物皆借太阳之精以立命矣。太阳流珠者，命宝也。奈此命宝寓神则营，营而乱思；寓精则持，盈而难保，故曰“常欲去人”，须得金华而制伏之。”。

审查真伪章第二十五

不得其理，难以妄言。竭殫家财，妻子饥贫，自古及今，好者亿人，讫不谐遇，稀有能成。广求名药，与道乖殊。如审遭逢，睹其端绪。以类相况，揆物终始。五行相克，更为父母。母含滋液，父主秉与，凝精流形，金石不朽。审真不泄，得成正道。立竿见影，呼谷传响。岂不灵哉！天地至象。若以野葛一寸，巴豆一两，入喉辄僵，不得俯仰。当此之时，周文揲蓍，孔子占象，扁鹊操针，巫咸叩鼓，安能令苏，复起驰走？

此章言道有真伪，当辨伪而存真也。

不得其理，难以妄言。竭殫家财，妻子饥贫，自古及今，好者亿人，讫不谐遇，稀有能成。广求名药，与道乖殊。如审遭逢，睹其端绪。以类相况，揆物终始。

此节言伏食有真伪，学道者所当早辨也。金丹大道，范围天地，包括易象，其理最为广大精微，必须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，方知其奥，岂不得其理者，可率意而妄谈哉？不得其理而妄谈妄作，往往流于炉火之术，至于家财竭殫，妻子饥贫，尚不觉悟，良可悯也。自古到今，好道者不啻千亿，但好者未必遇，遇者未必成，学道者如牛毛，成道者如兔角，良以抛却自家性命，却去入山觅汞，掘地寻铅，广求五金八石，认作不死之药，所以与大道一切乖殊耳。

学人参师访道，当先具一只眼，倘有所遇，必查其端绪之所在是真是伪，若是真师，决定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，只消叩以性命根源，併同类相亲，五行逆用之旨，彻始彻终，不得一毫模糊，则药物之真伪，可得而揆；师承之真伪，亦可得而决矣。故曰“以类相况，揆物终始”。

五行相克，更为父母。母含滋液，父主秉与，凝精流形，金石不朽。审真不泄，得成正道。立竿见影，呼谷传响。岂不灵哉！天地至象。

此节言五行逆克，以结大丹，正端绪之可覩者也。常道之五行，以相生为父母；丹道之五行，转以相克为父母；盖不克则不能生，杀机正生机之所在也。如金克木者，也然金纔一动，便生出水来，木炁贪水之生，忘金之克，克者为父，克而能生者即为母矣；推之五行，莫不皆然。故曰“五行相克，更为父母”。母道属坤，主于资生，以静翕为德，交媾之时，既受真种于干父，只在中宫滋育，渐成婴儿。故曰“母含滋液”，盖母取贪生忘克之义，即上章所云“慈母养育”也。父道属干，主于资始，以动直为德，交媾之初，业已气布精流，生炁施之于坤母，即是真种。故曰“父主秉与”，盖父取以克为生之义，即上章所云“严父施令”也。一生一克，秉与者，凝聚资始之精；滋育者，流布资生之形；两者妙合，结成真胎，即上章所云“五行错王，相据以生”也。功夫到此，进进不已，法身便得长存同金石之不朽，惟赖审固专一，而无一毫泄漏，方得成其至道耳。彻始彻终，只是以克为生，方见五行颠倒之妙，若知其妙，大丹立就。譬之立竿而影即见，呼谷而向即传，造化自然之法象，岂不至灵且验哉？此皆真道之验，其端绪可得而覩者，岂旁门伪术所得而混入也？

若以野葛一寸，巴豆一两，入喉辄僵，不得俯仰。当此之时，周文璞著，孔子占象，扁鹊操针，巫咸叩鼓，安能令苏，复起驰走？

此节更端设喻，以见伏食之灵验也。世人但知毒药入口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岂知金丹入口，生者不可复死；毒药入口，虽神圣不能令其复苏，金丹入口，虽造物能令其复死乎？惜乎世人明于彼而独暗于此也，且金丹既已入口，纵使啖以野葛，投以巴豆，亦不得而杀之矣。可见五行相克，凝精流形，金丹伏食之妙，洵若立竿而影即见，呼谷而响即传，讵可与非种之伪道同日而论哉？

此章专辨伏食之真伪，为万世学道人开一只眼，庶不被盲师瞞过耳。

铅汞相投章第二十六

河上姹女，灵而最神，得火则飞，不见埃尘，鬼隐龙匿，莫知所存。将欲制之，黄芽为根。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元，牝鸡自卵，其雏不全。夫何故乎？配合未连，三五不交，刚柔离分。施化之道，天地自然。火动炎上，水流润下，非有师导，使其然也。资始统正，不可复改。观夫雌雄交媾之时，刚柔相结而不可解，得其节符，非有工巧以制御之。男生而伏，女偃其躯，禀乎胎胞，受炁之初，非徒生时，着而见之，及其死也，亦复效之，此非父母教令其然。本在交媾，定置始先。

此章言真铅真汞两物相制而为用也。

河上姹女，灵而最神，得火则飞，不见埃尘，鬼隐龙匿，莫知所存。将欲制之，黄芽为根。

此节言以铅制汞，乃金丹之作用也。离本太阳干体，性之元也。中藏一阴，系坤中真水，即是真汞，以其雄里包雌，又名姹女；坎本太阴坤体，命之元也。中藏一阳，系干中真金，即是真铅，以其水中生金，又名黄芽；姹女喻后天之心，先天之性本来寂然不动，转作后天之心，有感即通，潜天潜地，至灵至神，一刹那间，上下四方，往古来今，无所不徧，故曰“河上姹女，灵而最神”，以分野而言，午属三河之分，离火所居，兼取情欲，顺流之义，人心本来至灵，只因夹杂后天情识，未免易于逐物，所以触境便动，遇缘即生，刻刻流转，一息不停，正类世间凡汞，见火即便飞走，无影无踪，不可捉摸，故曰“得火则飞，不见埃尘”，当其飞走之时，若鬼之隐藏，龙之伏匿，虽有圣者，莫测其去来所在，即孔子所谓“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”也。故曰“鬼隐龙匿，莫知所存”。姹女本离中之阴，故取鬼象，离中之阴本属木汞，又取龙象，灵汞之易失而难持若此，要觅制伏之法，须得坎中真铅，盖坎中一阳，本出干金，原是我家同类之物，顺之则流而为情，逆之则转而为性，金来归性，返本还原，黄芽得与姹女配合，若君之制臣，夫之制妇，自然不动。张平叔所谓“要须制伏觅金公”是也。故曰“将欲制之，黄芽为根”。此专言两物相制，与前流珠金华同旨。

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元，牝鸡自卵，其雏不全。夫何故乎？配合未连，三五

不交，刚柔离分。施化之道，天地自然。

此节言独修一物之非道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凡物偏阴无阳，偏阳无阴，俱非干元资始，坤元资生之理；故曰“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元”。鸡之伏卵，先入一点真阳在内，渐渐伏之，方得成雏，但有雌而无雄，其雏必不成矣。此何以故？以其孤阴乏阳，配合未连也。丹道亦然，必须东三南二，北一西四，四象併为两物，会到中央真土，同类相求，合成三五，方结圣胎；若三五之炁不交，总是孤阴寡阳，一刚一柔，各自离群分散，真胎何由结乎？盖阳主施精，阴主受化，乃一阴一阳天地自然之道。无论凡胎圣胎，同一造化，不得独修一物明矣！然此一阴一阳便是干元坤元本来真性真命，兼修并证，方称金丹大道。修命不修性，修性不修命，总谓之违天背元，徧门不悟，往往流入于采补，何异避溺而投火，哀哉！

火动炎上，水流润下，非有师导，使其然也。资始统正，不可复改。

此节言两物相交，各返其元性也。真阴真阳之用，莫若水火，火性阳而主动，动必炎上，水性阴而主流，流必润下；岂若有情之物，从师训导而使然哉？特以资始之初，水润火炎之性，本自确然各正，后来岂能改易？观造化即知吾身矣。吾身坎中之火，恒欲就燥而炎上，秉干父之性也；离中之水，恒欲流湿而润下，秉坤母之性也。如是秉受，亦当如是而归元。此坎男离女之所以各返其本，而干父坤母之所以各复其初也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“水能流，火能焰，在身中，自可验”。此之谓也。

观夫雌雄交媾之时，刚柔相结而不可解，得其节符，非有工巧以制御之。男生而伏，女偃其躯，禀乎胎胞，受炁之初，非徒生时，着而见之，及其死也，亦复效之，此非父母教令其然。本在交媾，定置始先。

此节以男女交媾，喻坎离之返本也。欲知水流火动之理，当即世间法观之，世间一男一女交媾之时，自然刚者在上，柔者在下，若物之固结而不可解，又若合符节而一定不可移。此岂有良工巧术以制之使然？自其初生之时而已然矣。盖男子之生，其躯必伏，伏者，性情一定向内；女子之生，其躯必偃，偃者，性情一定向外；从父母胞胎中，生身受炁之初，一刚一柔，体质已定，特着见于有生之后耳。且不徒着见于生时也，死时亦然。人有溺死水中者，依旧男伏女偃，此非父母谆谆诲之令其如此，但当初，父母交媾之时，刚者

据上，即干道成男之象；柔者据下，即坤道成女之象；男女之位置已先确定于腹中，既生之后，男女之一偃一伏，确有定置，得不如其交媾之初乎？既识世法，便知道用，先天干上坤下，即吾身之父母也；后天离上坎下，即吾身之男女也；火之炎上，坎男之性情也；水之润下，离女之性情也；坎男离女之性情即干父坤母之性情也。干本定位居上，坤本定位居下，迨干父坤母交媾而成坎离，位置虽更，性情不易，所以坎中之火仍欲炎上，离中之水仍欲润下，各思返本还原，归其同类。至于坎男离女再一交媾，适还天上地下之常，而先天之性命复矣。乾坤交而为坎离，犹男女之初生而一偃一伏也，秉受固如是也；坎离复交而为乾坤，犹男女之既死，而仍一偃一伏也；归元亦如是也。所谓“资始各正，不可复改”者也。

制炼魂魄章第二十七

坎男为月，离女为日，日以施德，月以舒光，月受日化，体不亏伤。阳失其契，阴侵其明，晦朔薄蚀，掩冒相倾，阳消其形，阴凌灾生。男女相须，含吐以滋，雌雄错杂，以类相求。金化为水，水性周章，火化为土，水不得行。男动外施，女静内藏，溢度过节，为女所拘。魄以铃魂，不得淫奢。不寒不暑，进退合时，各得其和，俱吐证符。

此章言日魂月魄两者相制而成金丹也。

坎男为月，离女为日，日以施德，月以舒光，月受日化，体不亏伤。

此节言日月交併，颠倒互用之奥也。丹道以坎离为药物，即是日之魂，月之魄；在造化以日月返照，互藏天魂地魄；在人身以水火既济，互取日光月精；其相制之理一也。上章以男生而伏，女偃其躯，寓言坎离两物。盖男处外而向内，女处内而向外，两象颠倒之妙已在其中，坎属北方真水，应天上之月，月是太阴水精，坤象也，本当称女，奈中藏干家太阳真火，魄中有魂，取象玉兔，所以反是男；离属南方真火，应天上之日，日是太阳火精，干象也，本当称男，奈中藏坤宫太阴真水，魂中有魄，取象金乌，所以反是女；即《悟真篇》所谓“日居离位反为女，坎配蟾宫却是男”颠倒之妙也。离体本来是干，干父动而处外，惟转作离女，其性情全向乎内，所以日光虽主外用，却时时与太阴返照，一点阳光敛在阴魄之中，离体以出为入，故曰：“日以施德”；坎体本来是坤，坤母静而处内，惟转作坎男，其性情全向乎外，所以月精

虽主内藏，却时时感召太阳之炁，全体阴魄借阳魂以为光，坎体以入为出，故曰：“月以舒光”。以颠倒言之，入内者为女，出外者为男；以本体言之，则施精者又为男，受化者又为女；坎离二物虽颠倒而不失其本体，所以晦朔之交，日月并会黄道，混沌相接，元黄成团，日魂入在月魄中，月魄受之而成胚胎，日光月精交媾及时，合其符节，于光明之本体并无所损，故曰“月受日化，体不亏伤”，此日月交感之常道也。丹道亦然，吾身日光月精刻刻回照，日月合璧产出蟾光，作金丹之根本矣。

阳失其契，阴侵其明，晦朔薄蚀，掩冒相倾，阳消其形，阴凌灾生。

此节言交感之失其常也。与上篇“水盛坎侵阳，火衰离昼昏”相似。晦朔之间，日月交并，阳魂能制阴魄，虽寄体阴中，光明之体常在。若阳光不能作主，陷在北海，无由自出，便失其交合之符节，未免反为阴所侵夺而亏损光明矣！故曰：“阳失其契，阴侵其明”。阳既为阴所侵，遂致薄蚀之变。盖时当晦朔，一点阳精沉沦洞虚之中，火力尚微，水势转盛，阴盛便来掩阳，水盛转来冒火，相倾相夺，太阳当昼而昏。故曰：“晦朔薄蚀，掩冒相倾”。太阳之光本出金性，圆明普照，万古不亏，但一受阴气相侵，其形未免暂消，而生薄蚀之灾矣。故曰：“阳消其形，阴凌灾生”。此言日月交感失道，立召灾变，在人为坎离初交，一阳沉在海底，动静之间，稍失其节，以至真火陷入水中不能出炉，便应薄蚀之象。详见上篇第十五章。

男女相须，含吐以滋，雌雄错杂，以类相求。金化为水，水性周章，火化为土，水不得行。男动外施，女静内藏，溢度过节，为女所拘。魄以铃魂，不得淫奢。不寒不暑，进退合时，各得其和，俱吐证符。

此节言交感之得其道也。与上篇“阴阳相饮食，交感道自然”相似。坎男离女二物相须为用，月魄吸金乌之精，自外而入；日魂呼玉兔之髓，自内而出；颠倒主宾，一含一吐，真种于是滋生。故曰：“男女相须，含吐以滋”。干本老阳，转作离中元女；坤本老阴，转作坎内黄男；乾坤破体有阴阳错杂之象，然而坎中真火仍欲上归于干，离中真水仍欲下归于坤，由破体炼之纯体乃成。此即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各从其类之旨也。故曰：“雌雄错杂，以类相求”。在吾身为流戊就己，同类得朋工夫。离本太阳干金，中间转出一阴，阳金便化为阴水，即所谓太阳流珠也，其性流走，不受控制，未免泛滥而周流，故曰：“金化为水，水性周章”。离中之水既至泛滥，便来克坎中真火，所赖坎

中真火化出戊土，转能制水，既所谓黄芽为根也。坎中戊土与离中己土，两下配合，镇在中宫，周章之水纔得所堤防而不敢妄行四出；故曰：“火化为土，水不得行”。坎戊月精本杳冥而内藏，然其中太阳真火秉干父之性，火性主动，动者当出而施用。故曰：“男动外施”；离己日光本恍惚而外用，然其中太阴真水秉坤母之性，水性主静，静者当入而伏藏。故曰：“女静内藏”。即上文“日以施德，月以舒光”颠倒逆用之妙也。然两者交会之时，当动而动，当静而静，各有其节度，若阳动而交阴，过于沉溺，能入而不能出，太阳真火便受泛滥之水气所侵，譬之男女交媾，若贪恋过度，男子便受女子拘困，故曰：“溢度过节，为女所拘”。即上文“阳失其契，阴侵其明”薄蚀之征验也。离中之阴属魄，以其为太阳之体，故反称阳神日魂；坎中之阳属魂，以其为太阴之精，故反称阴神月魄；所谓“魂之与魄，互为室宅”也。今者火化为土，转制周章之水，则是魄能钤魂而不至溢度过节矣。故曰：“魄以钤魂，不得淫奢”。魂魄互制，水火均平，一阳动而进火，退水不失之于太寒；一阴静而进水，退火不失之于太暑；故曰：“不寒不暑，进退合时”。水盛而不过于寒，火盛而不过于热，冲炁为和，永无薄蚀掩冒之灾。于是日光月精两相交併，至于庚方之上，金精吐光，一阳受符而金丹大药产矣。故曰：“各得其和，俱吐证符”。证者，证验也；符者，符合也。正应上文“契”字之义。

此章言制炼魂魄，调和水火，颠倒逆用之窍妙，乃是金丹临炉作用，当与上篇第十一，第十五两章参看。

三家相见章第二十八

丹砂木精，得金乃併，金水合处，木火为侣。四者混沌，列为龙虎，龙阳数奇，虎阴数偶。肝青为父，肺白为母，离赤为女，肾黑为子，子五行始。脾黄为祖，三物一家，都归戊己。（子五行始一句世本误在脾黄为祖之下，今校古本正之。）

此章言身心意三家归一而成丹也。人为天地之心，故能鼎立三才，参天两地。当生身受炁之初，元始祖炁先入中宫，囟囟囟囟，混然太极，所谓天地之心也。地一声以后，太极从此分胎，上立天关，内藏干性，下立地轴，内藏坤命，虚谷在天地之中，内藏元神；从一中而分造化，遂定为三才，三才既定，四象即分；盖干为先天祖性，破而成离，转作后天之心；坤为先天元命，实而成坎，转作后天之身；至于先天之离又转而成震，火中有木，魂寄于心之象

；先天之坎又转而为兑，水中有金，魄藏于身之象；从一炁而分二体，又从二体而分四象矣。四象既立，东南之木火同处阳方，西北之水金并居阴位，南方离火赤色，有丹砂之象，中藏真汞，即是木精，犹之北方坎水，黑铅中藏金精也。人但知火中有木，不识木中有金，盖木旺在卯，金炁即胎于卯，阳魂必得阴魄，其魂方有所归。金不离木也。人但知水中有金，不知金中有木，盖金旺在酉，木炁即胎于酉，阴魄不得阳魂，其魄将何所附，木不离金也。金木虽分为两弦，魂魄实併为一体。故曰：“丹砂木精，得金乃併”。天一生水，其象为元武，在人属肾中精，发窍于耳；地四生金，其象为白虎，在人属肺中魄，发窍于鼻；精与魄同系乎身，故曰：“金水合处”。地二生火，其象为朱雀，在人属心中神，发窍于舌；天三生木，其象为青龙，在人属肝中魂，发窍于目；魂与神同系乎心，故曰：“木火为侣”。凡人身心，心自为心，身自为身，水火不交，金木间隔，所以去道日远。学道之士若能于二六时中，含眼光，凝耳韵，调鼻息，缄舌气，四大不动，使精神魂魄俱聚于中宫，水火木金并交于黄道，此“四者混沌”之象也。就此混沌之中，能使四象合而为一体，又能使一体分为四象。原是木火为侣，离中生出木液，是为龙从火里出；原是金水合处，坎中产出金精，是为虎向水中生；故有“列为龙虎”之象。张平叔所谓“四象不离二体”也。龙生于天三之木，其数非奇乎？奇者为阳，故称阳龙；虎生于地四之金，其数非偶乎？偶者属阴，故称阴虎；此言龙虎之本体也。若五行颠倒，则龙转作阴，虎转作阳矣。丹道之五行原不系于五脏，魏公恐泄天机，秘母言子，姑借身中五脏分配五行，常道之五行，木能生火，金能生水，能生者为父母，故有“肝青为父，肺白为母”之象；木三金四，一阴一阳也。所生者为子女，故有“离赤为女，肾黑为子”之象；水一火二，亦一阴一阳也。其曰“子五行始”者何？盖天一生水，得之最先，天开于子，所以居北方正子之位，实为五行之源。然后木火土金次第而生。故曰：“子五行始”。坤土中藏祖炁，为金木水火之所自出，故有“脾黄为祖”之象；盖水为五行之源，故取始义，即吾身祖窍之一也。土为五行之母，故取祖象，即吾身祖窍之中也。万化归一，一又归之于中，于此可悟归根复命之功矣。肝木之魂，心火之神，两者同出离中之心，为本来妙有中之真空，是一物也，所谓“东三南二同成五”也。肺金之魄，肾水之精，两者同出坎中之身，为本来真空中之妙有，是一物也，所谓“北一西方四共之”也。坎中有戊，离中有己，合为中土，独而无偶，是为真意，真意为本来干元祖炁，是又一物也。所谓“戊己还从生数五”也。身心两家本自难合，幸得真意勾引，遂混南北，併东西，相会于中黄土釜，结成一粒金丹。所谓“三家相见结婴儿”也。盖三物会，归为一，而一又归之于中，是谓归根复命，反本还原之道。故总括之曰：“三物一家

，都归戊己”。夫后天之身心即先天之性命也，两仪之象也。后天之身心意即先天之元精元炁元神也，三才之象也。后天之真土即先天之浮黎祖土也，太极之象也。三物归于一，即太极函三为一之象也。体道至此，信乎？参天两地，浑然天地之心矣。若能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向未生身处彻证本来面目，方知天地有坏，这个不坏，虚空有尽，这个无尽，噫！其孰能知之哉？

此章作者已略露天机，注者遂尽开生面，读者幸具只眼，慎莫入宝山而空回可也。

刑德反复章第二十九

刚柔迭兴，更历分部。龙西虎东，建纬卯酉，刑德并会，相见欢喜，刑主伏杀，德主生起。二月榆落，魁临于卯，八月麦生，天罡据酉。子南午北，互为纲纪。一九之数，终而复始。含元虚危，播精于子。

此章言龙虎两弦，刑德互用之奥也。丹道以水火为体，金木为用，子午定南北之经，卯酉运东西之纬，参伍错综，方应周天璇玑之度。以造化之常道而言，天道有一阴一阳，地道有一柔一刚，两仪既立，错为四象，子水居北，午火居南，卯木居东，酉金居西，从子到巳为阳刚，行乎东南；从午到亥为阴柔，行乎西北；分之十二辰，又分为二十八宿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各有一定之部位，惟天中斗柄一移，则子右转，午东旋，刚反为柔，柔反为刚，一切倒行逆施，一定之部位到此乃无定矣。故曰：“刚柔迭兴，更历分部”。震木为龙，本居东方卯位，兑金为虎，本居西方酉位，惟更历分部则龙反在西，虎反在卯矣，东西为南北之纬，故曰：“龙西虎东，建纬卯酉”。龙秉东方生气，德之象也；惟龙转为西，则木气化而从金，德反为刑矣。虎秉西方杀气，刑之象也；惟虎转为东，则金气化而从木，刑反为德矣。金木交并，只在一刻中，若明反复之机，自然害里生恩，宾主欢会，故曰：“刑德并会，相见欢喜”。人但知刑主于杀，殊不知杀机正伏在生机中，人但知德主于生，殊不知生机正藏在杀机内，故曰：“刑主伏杀，德主生起”。时当二月，卯木正旺，万卉敷荣，何以榆荚忽堕？盖卯与戌合，戌将为西方河魁，河魁正临卯位，生中带杀，故有榆荚之应。此正杀机潜伏，德返为刑之象也。时当八月，酉金正旺，百草凋谢，何以荠麦忽生？盖辰与酉合，辰将为东方天罡，正据酉位，杀中带生，故有麦生之象。此正生机隐藏，刑返为德之象也。既洞明造化之机，即知吾身之造化矣。修道者当两弦合体之时，必须斡运天罡，逆旋魁柄，外镇六

门，内闭丹扃（jiōng/jiǒng◎ 从外面关门的闩、钩等：～键（锁钥）。◎ 上闩，关门：和门昼～。◎ 门户：步于山～。）），洗心沐浴，只在片时，自然刑转为德，杀转为生，两物之性情合并为一矣。卯东西西，午南子北，周天之纲纪也。丹道用斗柄逆旋，东西之纬既已反常，南北之经亦必易位，何以明之？一阳生于子，所以火胎在子，然坎中太阳真火原从南方而出，今者子右转，而复归于南；一阴生于午，所以水胎在午，然离中太阴真水原从北方而来，今者午东旋，而复归于北；一水一火，有无交入，虽云相济，实反其所由生也。南北互易，则周天法象无不随之翻转，故曰：“子南午北，互为纲纪”。后天五行逆用，全本洛书，洛书之数始于一，终于九，北方坎位居一，干当西北实开其先，所以干之一阳寄在坎中，坎之一即干之始也；南方离位居九，坤位西南实承其后，所以坤之一阴寄在离内，离之九即坤之终也。今也，子南午北，互易其位，则是坎更为终，转而成坤；离更为始，转而成干；一既为九，九复为一，循环无端，在易为干元用九，羣龙无首之象；在丹道为九转之功；故曰：“一九之数，终而复始”。天一生水，北方坎位正值虚危之度，为造化之根源，虚危二宿在天当亥子中间，日月合璧之地；在人当任督之交，水火合发之处；盖虚属日，危属月，即是真水真火互藏其精。白紫清云“造化无声，水中火起，妙在虚危穴”是也。学道之士若能致虚守静，回南方离光，照入北方坎地，离中元精与坎中元炁自相含育，至于虚极静笃，天人交应，一点真阳产在北海中，便可采作大丹之基矣。故曰：“含元虚危，播精于子”。此言水火既济，以产大药，与前金木交并原是一段功夫。盖子南午北，互为纲纪，日月之体也；龙西虎东，建纬卯酉，两弦之用也；乃其合并之妙，全在互藏生杀之机，只凭反复一时沐浴，顿圆和合四象之功，当与上三家相见章参看。

阴阳交感章第三十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雄不独处，雌不孤居。玄武龟蛇，蟠虬相扶，以明牝牡，意当相须。假使二女共室，颜色甚姝，苏秦通言，张仪结媒，发辨利舌，奋舒美辞，推心调谐，合为夫妻，弊发腐齿，终不相知。若药物非种，名类不同，分剂参差，失其纲纪，虽黄帝临炉，太乙执火，八公捣炼，淮南调合，立宇崇坛，玉为阶陛，麟脯凤腊，把籍长跪，祷祀神祇，请哀诸鬼，沐浴斋戒，妄有所冀，亦犹和胶补釜，以卤（lǔ◎ 见“卤”）涂疮，去冷加冰，除热用汤，飞龟舞蛇，愈见乖张。

此章言真阴真阳，同类相感，方成金丹大道也。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雄不独处，雌不孤居。玄武龟蛇，蟠虬相扶，以明牝牡，意当相须。

此节言阴阳之相感，各以其类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孔子着之系辞；偏阴偏阳之谓疾，歧伯着之素问；盖从上圣师俱用真阴真阳同类之物，以超凡而入圣。所以易首乾坤，明阴阳不易之体；诗首关雎，喻阴阳交易之用；即世法而论，雎鸠匹偶发好逑之章，一雌一雄之相应，龟蛇蟠虬成元武之象，一牝一牡之相须也。龟蛇配北方元武，固属坎象；雎鸠配南方朱雀，确有离象；吾身中天元地牝之所以交，坎男离女之所以合，亦何以异于是哉？若洞明世间之法，即知出世法矣。

假使二女共室，颜色甚姝，苏秦通言，张仪结媒，发辨利舌，奋舒美辞，推心调谐，合为夫妻，弊发腐齿，终不相知。

此节喻言独修一物之非道也。在易道，坤与干匹，离与坎匹，巽与震匹，兑与艮匹，皆是一阴一阳，各得其偶，方成交感之功。至于上火下泽，以兑遇离，两阴相从，便名睽【kuí◎ 隔离：～离。～隔。～别。～阔。～违（分离，不在一起。书信用语，如“～～数载”）】卦，夫子翼之曰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”。可见二女共室，以阴求阴，即逞苏张之舌，媒合为夫妇，亦必终身不能相谐矣。独修一物是孤阴，此之谓也。

若药物非种，名类不同，分剂参差，失其纲纪，虽黄帝临炉，太乙执火，八公捣炼，淮南调合，立宇崇坛，玉为阶陛，麟脯凤腊，把籍长跪，祷祀神祇，请哀诸鬼，沐浴斋戒，妄有所冀，亦犹和胶补釜，以卤涂疮，去冷加冰，除热用汤，飞龟舞蛇，愈见乖张。

此节正言非同类之物，必不能和合成丹也。何谓同类？离中命蒂，坎中性根，一阴一阳方是真铅真汞。世人不悟真铅真汞产在先天，无有形质，却去觅后天渣滓之物，三黄四神五金八石，无所不至，是谓“药物非种，名类不同”；即使知有药物矣，不能知采取烹炼之法，是谓“分剂参差，失其纲纪”；此等愚盲小人，不求真师指授，不明伏食大道，妄意炉火伪术可以侥幸成丹，终年役役，耗损家财，兼之结坛祭鬼，祷祀求神，冀获冥助，不知此即神圣为之临炉，仙真代之捣炼，亦必万举而万败矣。彼外炼之术，药物既非真种

，配合必非同类，譬之以胶补釜，以卤涂疮，无一毫相似处，且天下冷莫如冰，热莫如汤，龟不能飞，蛇不能舞，人所共晓也。今去冷而反加冰，除热而转用汤，执龟而责之飞，执蛇而强之舞，其于水火互藏之性，龟蛇相制之机，乖张愈甚，背戾可胜道哉？非种之谬，何以异此？盖大道不离阴阳，阴阳只是性命，性命两者同出而异名，本无二道，在羲皇之易为一坎一离，老子之经即一无一有，向上直截根源，片言可了。只因后来丹经子书多方曲喻，转启滥觞之端，以致流入徧门外道。丹道有时喻之以男女，盖言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自家灵父圣母，非世间有相之男女也。有时喻之为铅汞，盖言离中元精，坎中元炁，自家真铅真汞，非世间有质之铅汞也。奈世间贪财好色之徒，非惑于采补即惑于烧炼，更兼所遇方士种种捏怪，妄引丹经，欺诳末学。惑于采补者，其邪谬不可枚举，大约认男女为阴阳，以遂其好色之私耳。惑于烧炼者，其差别不可殫述，大约认凡砂水银为药物，以遂其贪财之私耳。此等邪术异端，谤先圣之大道，断后贤之真修，名为学道，实则造业，其为地狱种子无疑矣。又有见理稍明，立志稍正者，幸不堕两种邪术，转而求之身心，却不知身非四大之身，乃真空中妙有也；心非肉团之心，乃妙有中真空也；身心一如，浑合无间，强名曰丹。奈学人不遇真师，昧于大道，未免妄认四大假合为身，肉团绿影为心。着妄身者，往往守定搬精运气，偏于有作，病在心外觅身，而不知真空之即身，并其所守之身亦非矣；着幻心者，往往坚执坐禅入定，偏于无为，病在身外觅心，而不知妙有之即心，并其所执之心亦伪矣；殊不知修命而不了性，寿同天地只一愚夫；参性而不了命，万劫阴灵终难入圣。矧【shěn◎ 况且。◎ 亦。】妄身幻心，并其一物而亦非者乎？大抵各执一家，不参同类，皆所谓偏阴偏阳之疾，非一阴一阳之大道也。魏公作参同契一书，究大易之性情，假炉火之法象，印黄老之宗旨，无非吐露同出异名之两物，使大地众生皆得以尽性致命，直超彼岸耳。但恐邪术乱正，不可不辨析；小乘失真，不可不针砭。前于养性末章已谆谆言之，犹恐世人之不悟也。故于此复发明真种，破尽徧蹊曲径，使万世学道者皆舍邪而归正，去伪而即真，上与三圣演易黄老着经同其功用矣。

伏食成功章第三十一

维昔圣贤，怀玄抱真，伏炼九鼎，化迹隐沦，含精养神，通德三光，精溢腠理，筋节致坚，众邪辟除，正炁常存，积累长久，变形而仙。忧悯后生，好道之伦，随旁风采，指画古文，着为图籍，开示后昆，露见枝条，隐藏本根，托号诸名，覆谬众文，学者得之，韞柜终身。子继父业，孙踵祖先，传世迷

惑，竟无见闻，遂使宦者不仕，农夫失耘，贾人弃货，志士家贫。吾甚伤之，定录此文，字约易思，事省不烦，披列其条，核实可观，分量有数，因而相循，故为乱辞，孔窍其门，智者审思，用意参焉。勤而行之，夙夜不休。伏食三载，轻举远游，跨火不焦，入水不濡，能存能亡，长乐无忧。道成德就，潜伏俟时。太乙乃召，移居中洲，功满上升，膺篆受符。（勤而行之十四句，世本误入上篇养性——明辨邪正章，今正之）

此章备举伏食成功，乃参同契中篇之总结也。

维昔圣贤，怀玄抱真，伏炼九鼎，化迹隐沦，含精养神，通德三光，精溢腠理，筋骨致坚，众邪辟除，正炁常存，积累长久，变形而仙。

此言古圣自度皆由伏食而证大道也。“维昔圣贤”盖指黄帝老子及古来上升诸真，“怀玄抱真”即守中抱一，归根复命工夫，盖养性之事也。既有养性之事，不可无伏炼之功，丹道以九转为全功，故曰“伏炼九鼎”，“化迹隐沦”者，如黄帝丹已成而鼎湖上升，老子关既出而西竺化现是也。人之元精元炁元神上应天之日月斗极，三者既全，便与三光合其德矣。故曰：“含精养神，通德三光”。黄中通理，润达肌肤，故曰：“精溢腠理，筋骨致坚”，此形之妙也。保合太和，性命各正，故曰：“众邪辟除，正炁常存”，此神之妙也。九年面壁，行满功圆，忽然超出形气之表，号为真人，故曰：“积累长久，变形而仙”，此之谓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也。

忧悯后生，好道之伦，随旁风采，指画古文，着为图籍，开示后昆，露见枝条，隐藏本根，托号诸名，覆谬众文，学者得之，韞柜终身。子继父业，孙踵祖先，传世迷惑，竟无见闻，遂使宦者不仕，农夫失耘，贾人弃货，志士家贫。

此节言古圣著书觉世，而后世失其意也。古圣立心广大，不肯作自了汉，既已自度，必思度人，不得已而著书立言，若黄帝之阴符三百字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，併诸真所传一切丹经子书，皆因忧悯后世好道之士不得其门而入，特为指点性命根源，各有所依傍，指画着为图籍，所以开示后人而导之入门也。但恐泄露天机，秘母言子，露其枝条，藏其本根，若三盗五贼，元牝橐钥之类，併龙虎黄芽金华种种异名，是谓“托号诸名，覆谬众文”，正欲使后之学者反复研究，得意而忘象耳。惜学人迷惑者多，了悟者少，又不肯虚心求师

指授真詮，譬若明珠大貝，深藏柜中，无由见面，不免贫困终身，从父到子，从祖到孙，尘尘劫劫迷惑相因，迷而又迷，惑而又惑，竟无觉悟之期，既不识自己家珍，贫困何时得了？是犹宦者不仕，农夫失耘，商贾之人自弃其货，而有志之士长苦于家贫矣。此如楞严衣中系宝珠不自知觉，求乞他方之喻也。然此非先圣之过也，先圣著书觉世，本欲人人了悟，岂知其若此迷惑乎？所谓“江湖无碍人之心，只为人过不得，反觉江湖为碍；祖师无谩人之心，只为人透不得，反怨祖师相谩”是也。若要不受谩，须求大导师。

吾甚伤之，定录此文，字约易思，事省不烦，披列其条，核实可观，分量有数，因而相循，故为乱辞，孔窍其门，智者审思，用意参焉。

此节自言其祖述古圣著书觉世之意也。后学不悟先圣大道，只因不得其门而入耳。仙翁悲悯后学，慨然着参同契一书，衍大易乾坤坎离之象，假丹家龙虎铅汞之名，而归本于黄帝老子尽性至命之旨，文取简要，故字约而易思，旨本同归，故事省而不繁，“披列其条”者，一道分为三家，即露见枝条之意也。“核实可观”者，三家本来一道，即隐藏本根之意也。然其立言之妙，露而不尽露，藏而不尽藏，铢两分数各有权衡，皆因古圣之文而斟酌损益之，使学人便于探讨耳。太露则恐泄天机，故必多为乱辞；太藏则恐闭天道，又必孔窍其门，世有明眼之士，能于三篇中，反复参究，得其孔窍之所在，方知大道只在眼前柜中之藏，人人具足，无有富者，亦无有贫者。仙翁悲悯后学之意，洵与黄帝老子诸上圣异世同揆，而参同一书，较之阴符三百字，道德五千言尤为踵事而加详矣。

勤而行之，夙夜不休。伏食三载，轻举远游，跨火不焦，入水不濡，能存能亡，长乐无忧。道成德就，潜伏俟时。太乙乃召，移居中洲，功满上升，膺箓受符。

此节言学者究参同之奥，伏食而证仙也。大道知行并进，纔得足目双全。始患冥然无知，既知矣，又患不行，既行矣，又患不勤，学人既得真师指授，洞明伏食宗旨，便当结侣入圜，死心煅炼，老子云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”，马丹阳云：“师恩深重终难报，誓死闾墙炼至真”，故“夙夜不休”，方称勤行。伏食之功，得丹只在一时，然立基大约须百日，结胎大约须十月，至于乳哺温养大约必须三载，陈翠虚云：“片晌工夫修便得，老成须要过三年”是也。然亦不可限定三年，视工夫之勤惰如何耳！温养既足，圣胎始圆，可

以轻举而远游矣。从此法身解脱，纵横自如，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溺，或隐或现，忽去忽来，来则有相，故能存；去则无形，故能亡；去来无碍，岂不“长乐无忧”乎？怀元抱真之谓道，积功累行之谓德，两者全具方可游戏人间，待时升举。故曰：“道成德就，潜伏俟时”。风尘之外有四海，四海之中有三岛，三岛之中有十洲，上岛曰蓬莱方丈瀛洲，中岛曰芙蓉闾（làng）苑瑶池，下岛曰赤城元关桃源，中有一洲曰紫府，乃太乙元君所居，勾管神仙功行之地，人若弃壳升仙，先见太乙元君，契勘功行，方得次第上升，故曰：“太乙乃召，移居中洲”。至于功满三千大罗为仙，行满八百大罗为客，遂飘然上征，“膺箓受符”而证无上真人之位矣。故曰：“功满上升，膺箓受符”。虽然此姑假法象而言，以接引中下之流，使不落断见耳。究而言之，中洲即是自己丹扃，太乙即是自己元神，上升即是自己天堂，膺箓受符即是复还自己干元面目，而不随劫火飘沉者也。若洞明炼神合虚，炼虚合道宗旨，一切上升受符直可等之于浮云，付之于太空矣。此魏公不尽言之意乎？

此章虽结伏食成功，实为中篇全文总结。盖御政诸章但陈造化法象，未及性命窍妙也；养性诸章方指性命关窍，未悉作丹功用也；自太阳流珠以下七章，纔备举伏食之功，或言采取，或言配合，或言烹炼；上篇之所未悉者，到此无复余蕴矣。篇终矣，遂自述作书之意，上印古圣，下启后贤，依而行之，立地成仙作祖，岂不确然可信哉？此处文义与上篇末章“吾不敢虚说，仿效圣人文”隐然相应，其为中篇总结无疑，世本乃移入下篇之首，误矣！至于勤而行之一段确是此章结尾，世本误入上篇“明辨邪正”之末，尤觉不伦，今特依古本正之。

下篇〈一名三相类，又名补塞遗脱〉

上篇中篇各分御政养性伏食三段，条贯虽具，犹似散而无统，此篇特为通其条贯，使三者类而为一。首章陈鼎炉之妙用；次章揭火候之全功；三章明说三道由一，方识殊途同归源流；四章直指四象还虚纔契先天无极宗旨；末章乃自叙其作书之意，而隐名以终焉。五章首尾相足，三相类之大义，始觉了然。前两篇中阙略遗脱者，得此始无余憾，读者合前两篇参观之，庶得其条贯之所在而不病于无终矣！

鼎炉妙用章第三十二

圆三五，寸一分，口四八，两寸唇，长尺二，厚薄匀（均）。腹齐三，坐垂温。阴在上，阳下奔。首尾武，中间文。始七十，终三旬，二百六，善调匀。阴火白，黄芽铅，两七聚，辅翼人。瞻理脑，定升玄。子处中，得安存。来去游，不出门。渐成大，情性纯。却归一，还本原。善爱敬，如君臣。至一周，甚辛勤。密防护，莫迷昏。途路远，复幽玄。若达此，会乾坤。刀圭沾，净魂魄。得长生，居仙村。乐道者，寻其根。审五行，定铢分。谛思之，不须论。深藏守，莫传文。御白鹤，驾龙鳞，游太虚，谒仙君，录天图，号真人。

此章虽言鼎炉妙用，而药物火候已在其中，乃参同契全文之总结也。盖金丹妙用全在炉鼎，识得炉鼎方可采取药物，识得药物方可用火烹炼，三者本同条而共贯，前两篇中各分御政养性伏食，隐藏三者在内，然文义散布，尚未归一，故魏公特作此歌以束之。

圆三五，寸一分，口四八，两寸唇，长尺二，厚薄均。

此节显鼎炉之法象也。鼎炉之用有二，以金丹言之，离之匡廓为悬胎鼎，坎之匡廓为偃月炉，中宫神室乃是人位，此小鼎炉之法象也。以还丹言之，干位居上为鼎，所以结丹；坤位居下为炉，所以产药，中宫黄庭乃是人位，此大鼎炉之法象也。大约各有上中下三层，以应天地人三才，鼎炉既立，两仪四象五行八卦以至十二辰二十八宿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无不出其中矣。炉鼎既取法乾坤，圆以象天，方以象地。圆以象天，圆陀之义也，圆者径一而围三，本之河图，河图周围无四隅，东三南二合成一五，北一西四合成一五，中央戊己自成一五，合之而三五始圆，三五环绕同归中央，中央虚位不过径吋，是天心所居之室，即在此径吋中分出一干一坤，邵子所谓“天向一中分造化”也。故曰：“圆三五，寸一分”。方以象地，方吋之义也，方者径一而围四，本之洛书，洛书有四正四隅，东南西北为四正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为四隅，四正即四象也，四正兼四隅即八卦也，子午中分南北，即两仪也。方吋中开窍处，有口之象；上下两釜（fǔ）分界处，有唇之象；四象八卦环布四周，应造化之四时八节；干上坤下，平分两仪，应造化之南北两极；即一中之所分出也。故曰：“口四八，两寸唇”。两仪既分，从子到巳为六阳，应造化之春夏，是为进火之候；从午讫亥为六阴，应造化之秋冬，是为退火之候；一岁之候即一月之候，一月之候即一日之候，刚柔不偏，寒暑合节，即上篇所云“周旋十二节，节尽更须亲”也。故曰：“长尺二，厚薄均”。炉鼎之用，远取诸造化，近取诸吾身，俱属自然法象。一切旁门不知窍妙，妄想于身外觅取炉鼎

，不啻万里崖山矣！

腹齐三，坐垂温。阴在上，阳下奔。首尾武，中间文。始七十，终三旬，二百六，善调匀。

此节言炉中药生之时，当调停火候也。方寸中间一窍，空洞无涯，有腹之象。水火二炁一起会到中宫，便是三家相见，当其交会之时，但坐守中黄，勿忘勿助，俟神明之自来，直待水火二炁调变得中，方觉温然，真种自然生育矣。故曰：“腹齐三，坐垂温”。离火本在上，然离中真水恒欲流下而归戊；坎水本在下，然坎中真火恒欲奔上而就己；全赖中间真土为之调停。故曰：“阴在上，阳下奔”。此言水火既济，大药将产之候。药在炉中全仗火煅，然火候有武有文，武火主烹炼，文火主沐浴，二用天渊迥（jiǒng◎古同“迥”）别。子时为阴之尾阳之首，宜进火而退水，午时为阳之尾阴之首，宜进水而退火，俱用武火，惟中间卯酉二时当沐浴之会独用文火。一首一尾，平分坎离，调和两家，不离中间真土。故曰：“首尾武，中间文”。冬至一阳初动，实为六阳之始，静极生动，有七日来复之象。故曰：“始七十”。夏至一阴初静，驯致六阴之终，动极归静，有自朔讫晦一周之象，故曰：“终三旬”。始须野战，终则守城，俱是武火用事，即所谓“首尾武”也。三百六十日实应周天之度，七十三旬首尾除去百日，其余二百六十日以二百日中分阴阳，一子一午应冬夏二至，併一首一尾合成三百日，恰当十月胎圆之期；中间尚余六十日，恰当卯酉两月，一卯一酉应春秋二分，是为沐浴之候。故曰：“二百六，善调匀”。调匀者，不寒不暑，温温然调和得中，即所谓“中间文”也。要知武火烹炼，在一南一北之交入，文火沐浴全在中宫内守，念不可起，意不可散，火候妙诀只在片刻中。紫阳真人云：“火候不用时，冬至不在子。及其沐浴法，卯酉特虚比。”，此之谓也。

阴火白，黄芽铅，两七聚，辅翼人。瞻理脑，定升玄。子处中，得安存。来去游，不出门。渐成大，情性纯。却归一，还本原。

此节言金丹初结，炉中温养之功也。离中真汞是为阴火，却从干金匡廓中化出，白中有黑之象也。故曰：“阴火白”；坎中真铅是为黄芽，却从坤土胞胎中迸出，铅中产金之象也。故曰：“黄芽铅”。七者，火之成数，离中流珠既称阴火，坎中黄芽便称阳火，两火会聚，含育神室中真人，若辅弼羽翼然，故曰：“两七聚，辅翼人”。大药初生，产在坤炉，及其时至机动，却须上

升干鼎，干鼎在天谷脑户中，为百脉总会之窍，丹经所谓“若要不老，还精补脑”是也。药生之时，须用真意以采之，徘徊上视，送之以神，令其直升天谷，故曰：“瞻理脑，定升玄”。真种既升天谷，旋降黄庭，具体而微，状若赤子安处黄庭之中，优游自在，一得永得，故曰：“子处中，得安存”。赤子安处鼎中，环匝关闭，本无去来，亦无出入，即使出入亦不离元牝之门，故曰：“来去游，不出门”。其初只一黍之珠，温养既足，渐渐从微至着，充满长大，情返为性，纯粹以精，故曰：“渐成大，情性纯”。此点真种原从太极中来，自一分为二，遂成两物，二分为三，遂成三家，又分而为四象五行八卦九宫之类，此降本流末，顺而生物之道也。今者两物交并，会三为一，以至四象五行八卦九宫之类，无不复归于一。此返本还原，逆则成丹之道也。故曰：“却归一，还本原”。此“一”字可以贯通三教，太上云：“得其一，万事毕”；黄庭经云：“五行相推返归一”；以至孔子所谓“一以贯之”，释伽所谓“万法归一”总是这个。此段俱是守中抱一，深根固蒂宗旨，盖谓鼎中有宝，便不可阙此一段温养功夫。

善爱敬，如君臣。至一周，甚辛勤。密防护，莫迷昏。途路远，复幽玄。若达此，会乾坤。刀圭沾，净魂魄。得长生，居仙村。

此节言防危虑险之功也。先天祖炁为君，后天精炁为臣，鼎中既得先天一炁，却籍后天精炁乳哺而环卫之，譬之臣既敬君，君亦爱臣，君臣之间，相得无间，故曰：“善爱敬，如君臣”。丹道以九转功完为一周，十月结胎，三年乳哺，其间运用抽添，纤毫不可怠玩，故曰：“至一周，甚辛勤”。元神既存丹扃，当以真意守之，密密堤防护持，须臾不可离，若真意一离本地，恐有昏迷走失之患，故曰：“密防护，莫迷昏”。元神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上天入地，只在顷刻间，却又杳冥恍惚，无迹可求。故曰：“途路远，复幽玄”。丹道有两般作用，以金丹而言，坎离一交，真种便得；若以还丹而言，必须炼精化炁，炼炁化神，重安炉鼎，再造乾坤，向上更有事在，故曰：“若达此，会乾坤”。一黍之药号为刀圭，刀圭纔沾入口，阴魄尽消，阳魂亦冥。故曰：“刀圭沾，净魂魄”。即上篇所谓“体死忘魂魄，刀圭最为神”也。魂魄既净，我之元性卓然独存，不随劫火飘荡，形寄尘埃之中，神居太虚之境矣。故曰：“得长生，居仙村”。此段俱言防护慎密之意，与前段温养工夫联如贯珠。

乐道者，寻其根。审五行，定铢分。谛思之，不须论。深藏守，莫传文。

御白鹤，驾龙鳞，游太虚，谒仙君，录天图，号真人。

此节言脱胎神化之验也。道有其根，只在抱一。老子所谓“归根复命”是也。世人一切在枝叶上搜求，离根愈甚，去道转遥，故曰：“乐道者，寻其根”。造化之妙不出五行，五行有顺有逆，顺则成凡，世间之造化也。逆则成圣，出世之造化也。然五行颠倒之旨最为元奥，若铢量分数一错，定不结丹，故曰：“审五行，定铢分”。丹道之秘全在火候，从上圣师必须心心相印，学道之士但可心存，不得形之于口；但可默契，不得着之于文；故曰：“谛思之，不须论。深藏守，莫传文”。火候已足，圣胎已圆，脱胎弃壳之时，或驾白鹤，或乘火龙，翱翔太虚之表，觐礼三境至尊，从此膺篆受图，位证大罗天仙，而有真人之号矣！虽然此非外象，实内景也。龙鹤即自己元炁，太虚即自己元窍，仙君即自己元神，天图即浩劫以来混沌赤文，真人即未生以前本来面目。金刚经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”。释教所谓如来即吾道所谓真人也。学道之士但识取真人面目，一切名象，俱可存而不论矣！然真人之义有二，在凡夫分上谓之法身，人人具足；在圣人分上谓之报身，惟证乃知；究竟圣人所证之报身即凡夫具足之法身也。虽则人人具足，只因不肯直下承当，遂致浪死虚生，轮转六道，岂得委咎于造物乎？

此章虽陈鼎炉妙有，而药物火候全具其中，乃金丹三要总结也。然必合下章观之，方尽三相类之妙。

火候全功章第三十三

法象莫大乎天地兮，玄沟数万里。河鼓临星纪兮，人民皆惊骇。晷影妄前却兮，九年被凶咎。皇上览视之兮，王者退自改。关键有低昂兮，害气遂奔走。江淮之枯竭兮，水流注于海。天地之雌雄兮，徘徊子与午；寅申阴阳祖兮，出入复终始。循斗而招摇兮，执衡定元纪。升熬于甑山兮，炎火张设下。白虎倡导前兮，苍液和于后。朱雀翱翔戏兮，飞扬色五采。遭遇罗网施兮，压之不得举。嗷嗷声甚悲兮，婴儿之慕母。颠倒就汤镬兮，摧折伤毛羽。漏刻未过半兮，龙鳞狎鬣起。五色象炫耀兮，变化无常主。滔滔鼎沸驰兮，暴涌不休止。接连重迭累兮，犬牙相错距。形似仲冬冰兮，阑干吐锤乳。崔巍而杂厕兮，交积相支柱。阴阳得其配兮，淡泊而相守。青龙处房六兮，春华震东卯。白虎在昂七兮，秋芒兑西酉；朱雀在张二兮，正阳离南午。三者俱来朝兮，家属为亲侣。本之但二物兮，末乃为三五。三五併为一兮，都集归一所。治之如上

科兮，日数亦取甫。先白而后黄兮，赤色达表里。名曰第一鼎兮，食如大黍米。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伪道。山泽气相蒸兮，兴云而为雨；泥竭遂成尘兮，火灭化为土；若蘖染为黄兮，似蓝成绿组。皮革煮成胶兮，曲蘖化为酒。同类易施功兮，非种难为巧。惟斯之妙术兮，审谛不诳语。传与亿世后兮，昭然自可考。焕若星经汉兮，曷如水宗海。思之务令熟兮，反复视上下。千周灿彬彬兮，万遍将可覩。神明忽告人兮，心灵乍自悟。探端索其绪兮，必得其门户。天道无适莫兮，常传于贤者。〈此章世本误在“圆三五“之前，失其次序，今特正之。〉

此章以周天法象喻火候之全功。虽云火候，而炉鼎药物悉具其中。乃参同契全书之乱辞也。盖此书前二篇中御政养性伏食各分三段，寓炉鼎药物火候在内，但恐文义散见迭出，终病于未圆，故魏公作圆三五章以束之。然圆三五章中多说金丹作用，温养保聚之功；其于还丹作用，交媾锻炼之象尚未悉备；故紧接此章以足其意。

法象莫大乎天地兮，玄沟数万里。河鼓临星纪兮，人民皆惊骇。晷影妄前却兮，九年被凶咎。皇上览视之兮，王者退自改。关键有低昂兮，害气遂奔走。江淮之枯竭兮，水流注于海。

此节言火候之功，效法天地，不可不戒慎也。前章敷陈炉鼎法象，既以干鼎法天，坤炉象地，可见人身全具一天地，天地即我一大炉鼎也。其中造化之妙，无不合同。天之极上处距地之极下处八万四千里，天中河汉为元沟，起自丑寅尾箕（jī◎ 星名，二十八宿之一）之间，直至午未星柳之分界，断天盘不知其几万里？以吾身拟之，天关地轴相去亦八万四千里，中间即是元沟，界断上下，有金木间隔之象。故曰：“法象莫大乎天地兮，玄沟数万里”。河鼓共三星，中为大将军，左为左将军，右为右将军。有芒角，主军鼓声音，在牛宿之北，正枕天河星纪，是十二辰中丑位，即河汉所经也。河鼓本非丑分之星，今越次临于星纪，则是河汉之内星宿错乱，水害将兴，未免可惊可骇。吾身子丑之交，正当阳火发生之地，若时未到而妄动，则周身精气奔驰，百脉俱乱，岂非人民惊骇之象乎？故曰：“河鼓临星纪兮，人民皆惊骇”。晷复印件属日影，此借言天星进退之度，在身中则进火退火漏刻也。进火为前，退火为却，不当前而妄前，不当却而妄却，非太过即不及，即如二至二分不应漏刻，而召水旱之灾矣！据上文河鼓临星纪是进火失度，以致水灾，尧有九年之水，故曰：“晷影妄前却兮，九年被凶咎”。九年正应九转法象，进火失度，一转既

差，九转俱失，岂非莫大凶咎乎？皇上指上帝，王者指人主，“览视之”者，昭视其戒于人主，盖以天变相儆，即上文所谓凶咎也。“退自改”者，改其“前却”之失，而进退合度也。盖皇上喻先天之性，王者喻后天之心，其体则一，其用则二。盖性主无为，寂然不动，安处神室；心主有作，感而即通，斡运天经；如此则火候之进退，罔不中节矣！故曰：“皇上览视之兮，王者退自改”。天道关键全在南北二极，北极出地三十六度，南极入地三十六度，一低一昂之象，周天璇玑昼夜不停，南北二极虽主运旋而常不离其所，是以经纬顺序，害气不生。吾身天关地轴一低一昂，正应南北二极，运火之时须要关键牢密，是为天关在手，地轴形心，到此周身阴气自然剥落无余矣！故曰：“关键有低昂兮，害气遂奔走”。天一生水，弥漫大地，赖有巨海为之归宿，方免泛滥之灾。凡人一身内外莫非阴滓，即众水所流注也。昆仑之颠有元海焉，为众水之所朝宗，惟南北二极关键既密，促百脉以归元，自然悉归元海，若江淮之朝宗于海而不至泛滥矣！故曰：“江淮之枯竭兮，水流注于海”。此段首以天上元沟喻炉鼎之法象，继以天星行度喻火候之准则，失度则召洪水之灾，得宜则获归元之庆。一得一失，火候于是可准。乃通章挈领处。

天地之雌雄兮，徘徊子与午；寅申阴阳祖兮，出入复终始。循斗而招摇兮，执衡定元纪。

此节言坎离交媾，配合之法象也。子为六阳之首，应乎冬至；午为六阴之首，应乎夏至；子午二候，一阴一阳，南北互为纲纪，正水火交会之地，日月到此必徘徊而不遽进退，所以太阳当中天，古人谓之停午，即徘徊之意也。丹道水火升降，只在子午二候，坎中真火上升，一阳初复，阳炁尚微，宜闭关以养潜龙之萌；离中真水下降，一阴来媾，阴炁初萌，宜系柅以防履霜之渐；造化之妙，全在午后子前，亦当以真意徘徊其间。故曰：“天地之雌雄兮，徘徊子与午”。阳火虽胎在子，到寅方生；阴水虽胎在午，到申方生；太阳得火之精，故出于寅而没于申；太阴得水之精，故出于申而没于寅；可见寅申是阴阳之祖乡，造化出入之门户也。丹道亦然，坎中一阳虽复于子，直到寅位真火纔得出地；离中一阴虽媾于午，直到申位真水纔得长生；一出一入，终而复始，方见真阴真阳同出异名之宗祖。故曰：“寅申阴阳祖兮，出入复终始”。招摇一星，在梗河之北，有芒角；芒角一动，便主兵革；北斗第五星名衡，即斗柄也，主布政天中，临制四方。或指子午，或指寅申，以定木金水火之位，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时。招摇本欲妄动，惟循斗杓而动，则动必应时，不失其纪。丹道法天，全仗天心斡运，斗柄推迁。天心居北极之中，兀然不动，惟视斗杓所

指，斗杓指于子午，则水火为之徘徊；指于寅申，则金木于是交并；亦犹招摇之循斗而动，以定周天之纲纪也。故曰：“循斗而招摇兮，执衡定元纪”。此段言水火之所以交，金木之所以并，全仗斗柄斡旋，盖坎离交媾之初功也。坎离配合，真种乃生，至一阳初动，斗柄建子，然后可加烹炼之功矣！

升熬于甑山兮，炎火张设下。白虎倡导前兮，苍液和于后。朱雀翱翔戏兮，飞扬色五采。遭遇罗网施兮，压之不得举。嗷嗷声甚悲兮，婴儿之慕母。颠倒就汤镬兮，摧折伤毛羽。漏刻未过半兮，龙鳞狎鬣起。五色象炫耀兮，变化无常主。滴滴鼎沸驰兮，暴涌不休止。接连重迭累兮，犬牙相错距。形似仲冬冰兮，阑干吐钟乳。崔巍而杂厕兮，交积相支柱。阴阳得其配兮，淡泊而相守。

此节言乾坤交媾，煅炼之法象也。前面坎离交媾，真种已生，再加配合之功，金丹大药养在坤炉中，故谓之“熬”，即上篇所谓熬枢也。炉中温养已足，一阳初动，正子时到，急发火以应之，必须猛烹极炼，加以吸舐【shì◎ 舐：老牛～犊（喻人爱惜儿女）】撮闭之功，逼出炉中金液，令之上升，趁【chèn◎ 古同“趁”】此火力驾动河车，自尾闾穴逆流上昆仑顶，有升熬甑【zèng◎ 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。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格，置于鬲上蒸煮，如同现代的蒸锅：～尘釜鱼。】山之象，《翠虚篇》云“子时气到尾闾关，夹脊河车透甑山”，此之谓也。故曰：“升熬于甑山兮，炎火张设下”。西方金精为白虎，东方木液为苍龙，龙阳主倡，虎阴主和，今者虎转在前作倡，龙转在后作和，此皆五行逆旋，阴阳颠倒之象。故曰：“白虎倡导前兮，苍液和于后”。此乃大交时塞兑闭户吹音吸神作用，与前面坎离交媾迥【jiǒng◎ 古同“迥”】别，细辨之，朱雀是南方火精，位镇离宫，即上文所云炎火也，其性飞扬不定，一遇前尘幻色相感即翱翔而去，不可控制。故曰：“朱雀翱翔戏兮，飞扬色五采”。朱雀本性极其飞扬飘举，一切不能制之，惟一见北方元武，方纔束手受制。乾坤交媾之时，火从下升，水从上降，元武擒定朱雀，互相铃【qián】束，抵死不放，如遭罗网压住不能举翼矣！故曰：“遭遇罗网施兮，压之不得举”。火本炎上之物，一时被水压住，其性情急欲升腾，有如失母婴儿悲鸣哀慕，其声嗷嗷，故曰：“嗷嗷声甚悲兮，婴儿之慕母”。火腾水降，主宾颠倒，朱雀之与元武相吞相啖【dàn◎ 同“啖”】，一时闭在鼎中，无由复出，譬若毛羽摧折，永不复飞扬矣！故曰：“颠倒就汤镬兮，摧折伤毛羽”。水火既相擒制，龙虎亦必降伏，金木水火四象攒聚鼎中，固济不泄，只消片刻之间结而成丹。鼎中既备五行之气，变化自生，如神龙行空，鳞动鬣【

liè◎ 马、狮子等颈上的长毛：～鬃。刚～。◎ 鱼颌旁小鳍。】扬，五色炫耀变化之象不可名状，故曰：“漏刻未过半兮，龙鳞狎鬣起。五色象炫耀兮，变化无常主”。当其升熬于鼎之际，龙争虎鬪（斗），撼动乾坤，霎时金晶贯顶，银浪滔天，若甑中蒸饭将熟，鼎内之水百沸不休，滂沱四涌。故曰：“滔滔【yù◎ 水涌出：～～。～湟（水疾流）】鼎沸驰兮，暴涌不休止”。正当沸驰不止，再加火力以足之，接连重叠，相继熏蒸，直到火足气圆，鼎中真炁自然絪縕充满，若犬牙之相错矣。故曰：“接连重迭累兮，犬牙相错距”。交媾既毕，金鼎汤温，玉炉火散，一点落于黄庭，先液而后凝，渐凝渐结，凝而至坚，有如仲冬之冰，又如阑干石中迸出锤乳，故曰：“形似仲冬冰兮，阑干吐锤乳”。鼎中真液一炁循环，轻清者凝于泥丸，重浊者归于炁穴，有崔巍杂厕之象；真种既凝，无质生质，有交积支柱之象；故曰：“崔巍而杂厕兮，交积相支柱”。以上俱一时得药成丹法象，盖因乾坤大交之时，真阴真阳匹配无差，故有如上之证验也。从此罢战守城，全用文火，勿忘勿助，静守中黄，所谓“送归土釜牢封固”是也。故曰：“阴阳得其配兮，淡泊而相守”。此段是乾坤交媾一时事，前面言煅炼之法，中间言结聚之象，末了言温养之功，乃是通章关键处。

青龙处房六兮，春华震东卯。白虎在昂七兮，秋芒兑西酉；朱雀在张二兮，正阳离南午。三者俱来朝兮，家属为亲侣。本之但二物兮，末乃为三五。三五并为一兮，都集归一所。治之如上科兮，日数亦取甫。先白而后黄兮，赤色达表里。名曰第一鼎兮，食如大黍米。

此节言四象五行併而归一，乃结丹之法象也。前面大交之时，青龙白虎朱雀三家俱颠倒逆旋，此则复还其本位矣！青龙本位在东，东方房宿属木，数应八，而云“房六”者，盖六为水之成数，木生在亥，木液原从坎水中流出，即《入药镜》所云“铅龙”也。东方之龙于时为春，于卦为震，于辰为卯，木旺在卯，草木发而为华。故曰：“青龙处房六兮，春华震东卯”；白虎本位在西，西方昂宿属金，数应九，而云“昂七”者，盖七为火之成数，金生在巳，金精原从离火中煅出，即《入药镜》所谓“汞虎”也。西方之虎于时为秋，于卦为兑，于辰为酉，金旺在酉，谷实结而生芒。故曰：“白虎在昂七兮，秋芒兑西酉”；朱雀正位在南，南方张宿属火，二即火之生数也，南方朱雀于时为夏，于卦为离，于辰为午，火旺在午，能燔木而镕金，故曰：“朱雀在张二兮，正阳离南午”。交会之时，一东一西一南，俱来朝拱天心北极，三家会成一家，异骨成亲，忻乐太平，故曰：“三者俱来朝兮，家属为亲侣”。此处木金

火三象正与前段相应，前后俱不及元武者，盖元武本位在北，上直斗枢，三者既朝拱北极，则元武在其中矣！即中篇九还七返八归六居之意也。本是真阴真阳相配，然一龙一虎并南方之火便成三家，木与火为侣，金与水为朋，併中央之土便成五行，究其根株，只是两物化出枝条，乃为三家，为五行，合成三五十五之数，故曰：“本之但二物兮，末乃为三五”。其初自本而之末，原从一个根株上化出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三，三分为五，是为常道之顺；其究自末而返本，还从一个根株收来，五返为三，三返为二，二返为一，是为丹道之逆；故曰：“三五并为一兮，都集归一所”。併为一者，一是先天一炁，指真种也；归一所者，所是中央正位，指黄庭也；三五为一，乃是从上圣师心心相印，如科条之不可违，依此修治，决定成丹，但非一日之功，日积月累，方得成就。仍取第一转时，最初一点真种为根基。故曰：“治之如上科兮，日数亦取甫”。日数者，三载伏食之功；甫者，始也，指第一转起手处。丹之初结，本是干金，更加种在干宫，其色纯白，及至落到黄庭，送归土釜，以坤母之气含育之，渐渐变成黄色，彻始彻终，取南方离火煅炼而成，其色赫然而赤，乃称还丹。故曰：“先白而后黄兮，赤色达表里”。丹以一转应一鼎，九鼎应九转，然一转之中即具九转，故九鼎之功全在第一鼎。乾坤交媾之后，加以沐浴温养，鼎中黍珠自结矣！《度人经》云：“元始悬一宝珠，大如黍米，在空元之中，……天人仰看，惟见勃勃从珠口中入。”即此旨也。故曰：“名曰第一鼎兮，食如大黍米”。此段言四象五行併而归一，乃结丹之证验。

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伪道。山泽气相蒸兮，兴云而为雨；泥竭遂成尘兮，火灭化为土；若蘖染为黄兮，似蓝成绿组。皮革煮成胶兮，曲蘖化为酒。同类易施功兮，非种难为巧。

此节言还丹成功，本出自然之道也。如上交媾结丹一切作用，总是真阴真阳自相匹配，以返我先天虚无一炁耳。虽云有作，实则无为，俱出天机自然，非若旁门小术，搬运采补种种捏怪，以欺世而惑众；即太上所谓道法自然也。故曰：“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伪道”。丹道自然之妙，与造化人事无不合符，二气交感熏蒸，化成真液，犹之山泽通气，自然蒸而为云，洽而为雨，故曰：“山泽气相蒸兮，兴云而为雨”。泥性重滞，似与尘非类，及乎暴干枯竭，自然化而为尘矣！火性飞扬，似与土非类，及乎烟消焰冷，自然化而为土矣！至如蘖【niè◎ 树木砍去后从残存茎根上长出的新芽，泛指植物近根处长出的分枝：～枝。分～】色本黄，染采自然成黄；蓝色本绿，染组自然成绿；皮革者，胶之所自出，自然煮而成胶；曲蘖者，酒之所藏，自然酿而成酒；此皆

系同类之物，各归其元。故功化自然，不犯纤毫造作，还丹亦然，坎中真火本出于干，其性恒欲上归于干；离中真水本出于坤，其性恒欲下归于坤；且龙吟则云自起，虎啸则风自生，二气相感，各从其类，安得不灵？所谓“欲作伏食仙，宜以同类者”岂孤阴寡阳一切非类者可比哉？故曰：“同类易施功兮，非种难为巧”。此段言丹道成功之由，只在自然二字，其自然之妙又只在同类二字，惟真种本来同类，故交感出于自然不可不知。

惟斯之妙术兮，审谛不诳语。传与亿世后兮，昭然自可考。焕若星经汉兮，曷如水宗海。思之务令熟兮，反复视上下。千周灿彬彬兮，万遍将可覩。神明忽告人兮，心灵乍自悟。探端索其绪兮，必得其门户。天道无适莫兮，常传于贤者。

此节乃通章之结尾也。言此同类相求，自然交感之妙道，系从上圣师心印潜行密证，并无一字虚设，故曰：“惟斯之妙术兮，审谛不诳语”。大道无古今，无前后，千百世以上，千百世以下，此心此理无不合同，读其书，即如亲见其人。故曰：“传与亿世后兮，昭然自可考”。火候之秘备载此书，在天应星，如众星之经历河汉；在地应潮，如众水之朝宗大海，毫发不差，涓滴无漏。故曰：“焕若星经汉兮，曷【bǐng◎ 古同“炳”】如水宗海”。此两句又与上文“河鼓星纪，江淮注海”等句遥应。篇中火候，学者不但口诵须要心惟，不但心惟须要身体，身中阳火阴符，时时周流反复，刻刻升降上下，惟不视以目，而视以神，斯得之矣！故曰：“思之务令熟兮，反复视上下”。上下反复，循环不停，始于一周，究竟直到千周；始于一遍，究竟直到万遍；所谓“常转如是，经千百亿卷”，非但一卷两卷是也。故曰：“千周灿彬彬兮，万遍将可覩”。管子曰：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将通之”。寻常参究之功，皆当如是。矧【shěn◎ 况且◎ 亦】此火记灵文不视以目而视以神乎？千周万遍之余，心灵忽尔开悟，慧性自然朗彻，世出世间之事，无不洞明，若鬼神之来告矣！故曰：“神明忽告人兮，心灵乍自悟”。金丹大道有端有绪，有门有户，真阴真阳，同类相感，此其端绪也；坎离会而产药，乾坤交而结丹，一内一外，两般作用，此其门户也；后学能探之索之，端绪既得，庶可以窥大道之门户矣！故曰：“探端索其绪兮，必得其门户”。此处门户二字，正与第一章“乾坤者，易之门户”首尾相应。此事本人人俱足，个个圆成，然大道万劫一传，必须择人而授，遇人不传，有闭天道之愆【qiān◎ 罪过，过失：～忒。～尤。罪～。◎ 耽误：～期。～滞。◎ 过：～伏（天气冷暖失调，多指大旱或酷暑，有变化无常的意思）】。传非其人，又有泄天宝之谴

。必也忠孝淨明仁慈刚直之士，更能割舍世间恩爱，摆脱一切尘劳，纔承当得此道。起所谓有圣贤之心，方可行神仙之事也。故曰：“天道无适莫兮，常传于贤者”。仙翁既备述火候之要，篇中丁宁反复，惓惓于择人而授，乃见至广至慎之心矣！

此章虽述火候法象，实所以结括全书。盖前章是全书总结，此则其乱辞也，二章首尾相足，御政养性伏食三家要旨悉在其中，段段可以印证，正所谓“三相类”也，明眼者自当知之。

三道由一章第三十四

参同契者，敷陈梗概，不能纯一，泛滥而说，纤微未备，阙略仿佛。今更撰录，补塞遗脱。润色幽深，钩援相逮，旨意等齐，所趋不悖，故复作此，命三相类。则大易之性情尽矣！

大易情性，各如其度。黄老用究，较而可御。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。三道由一，俱出径路。枝茎花叶，果实垂布，正在根株，不失其素。诚心所言，审而不误。

此章言御政养性伏食三者，殊途同归，本出一道也。

参同契者，敷陈梗概，不能纯一，泛滥而说，纤微未备，阙略仿佛。今更撰录，补塞遗脱。润色幽深，钩援相逮，旨意等齐，所趋不悖，故复作此，命三相类。则大易之性情尽矣！

此言三道由一之原委也。参同契一书，原本河洛，敷陈羲象，盖示人以先天心易也。然必本黄老宗旨，假炉火法象，三家相参，同归于一，方契尽性至命之大道。但前两篇于一道中凿然分出三家，未免文义参差，纲宗隐覆，所以复作下篇，特发相类之意，即“炉鼎妙用”，“火候全功”两章已通其条贯矣！三道由一之旨尚未剖露，魏公复言参同契中，前两篇正文不过敷陈梗概，未能纯一，且多泛滥之辞，而纤微旨趣往往阙略未备，此补塞遗脱之章所以不能已于撰录也。故于前面正文中幽深者润色之；散布者钩援之；庶乎三家宗旨归于一，而趋向不至于悖谬耳。然御政也，养性也，伏食也，总括之则曰“三相类”。一言以蔽之则曰“大易性情”而已。盖日月为易，只是坎离二物，一阴

一阳，一性一情，究不过身心两字，更能以中黄真意和合身心，两者归中，便足冒天下之道。黄老之所养，养此而已；炉火之所炼，炼此而已；此其所以为三相类也。此三相类之所以为参同契也。观炉鼎章中但言炉鼎，而药物火候已自毕举；火候章中但言火候，而药物炉鼎亦复全该，即知三相类之大旨矣！

大易情性，各如其度。黄老用究，较而可御。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。三道由一，俱出径路。枝茎花叶，果实垂布，正在根株，不失其素。诚心所言，审而不误。

此节正言三道之归于一也。世人但见参同契中，篇分三段，界开御政养性伏食，便以为真有此三家。说到大易便认作常道阴阳，流入采补；说到养性却认作肉团身心，泥定存守；说到炉火又认作伏砂干汞，流入烧炼；三家相执，各不相通，真是万古长夜，一部参同契沉埋九地，不见天日者，千四五百年矣！天不爱道，今为剖而明之。所谓大易性情，正指坎离二物也，日月为易，真精互藏，情性二字，即一金一木也，一水一火也，一魂一魄也，一龙一虎也，一男一女也，其实则一身一心也。身心两者，天然配合，打成一片，岂非金丹之药物乎？故曰：“大易情性，各如其度”。所云黄老养性，似言黄帝老子清静无为之旨。不知头有九宫，黄庭在中，为中央黄老君之所居，《黄庭经》云“中部老君治明堂”是也，黄庭即系中黄正位，或名神德居，或名道舍炉，或名大渊，或名规中，大约是先天祖窍，识得祖窍，元神方有所归，便知养性之用，其用全赖真意，得此真意，和合身心，把柄在手，岂非金丹之炉鼎乎？故曰：“黄老用究，较而可御”。至于炉火之事，假外象以喻内功也，药物既入炉中，即当用火煅炼，或配之为龙虎，或配之为汞铅，或配之为流珠金华，黄芽姹女，种种异名，仍是身心两物，以两物相制而言谓之伏，以两物交併而言谓之食，仍是以真意和合身心耳。一伏一食乃成金丹炉火之事，其理确然可据，岂非金丹之火候乎？故曰：“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”。有药物不可无鼎炉，有鼎炉不可无火候，三者本同条共贯，举其一即三者全具，虽分三段，其用未尝不合，要知篇中所举，药物种种异名，即一物也；炉鼎种种异名，即一处也；火候种种异名，即一时也。若明此一物，方知蠢动含灵总是一物；若明此一处，方知山河大地总在一处；若明此一时，方知元会运世只此一时。盖一物即一处，一处即一时，一时即一物也。此之谓会三归一，此之谓得其一，万事毕。故曰：“三道由一，俱出径路”。本来原是一道，析之却成三条，譬如草木之类，至春而抽茎发枝，至夏而开花布叶，至秋而结果成实，究其发生之源，只在一点根株，直到穷冬之际，剥落归根，方显硕果生生之妙。故曰

：“枝茎华叶，果实垂布，正在根株，不失其素”。素即太素之素，返本还原之意也。由一道发为三条，有枝茎花果之象，即所谓露见枝条也；由三条复归一道，有正在根株之象，即所谓隐藏本根也。前两篇各分三段，虽似枝条，然根株之一未尝不贯其中。但言者既出一片诚心，读者必须再三详审，直到万遍千周，神明忽告，方知三道之果出于一，庶不为旁门所赚误耳。故曰：“诚心所言，审而不误”。此章是三相类之关键处，魏公恐人错认一道为三条，又恐人错认三条不是一道，特为指出，直截根源，归重正在根株二句，究竟根株是何物？一阳初动，见天地心，造化之妙，具在其中，此三道之所以殊途同归，而参同契之一言可蔽者也。故紧接“象彼仲冬节”章，按世本此章有五相类图，牵合河图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，起于彭晓诸家，因之牢不可破，细推魏公此章本旨，明明说御政养性伏食三道由一，乃三相类，非五相类也。盖东三南二合成一家，北一西四合成一家，中央五自成一，三相类则五位相得有合之妙已在其中矣！何必添蛇足乎？矧三道由一，不但贯彻前后数章，实系全书关键所在，岂更有别义可搀入乎？且其所谓浮左沉右，世金世银等说，一切俾会流入炉火旁门，与全书大义相背之极，其于前后血脉尤为不贯，参校古本，并无此图，乃知是彭晓杜撰添入，非魏公本文也，特削之。

四相归根章第三十五

象彼仲冬节，草木皆摧伤。佐阳诘商旅，人君深自藏。象时顺节令，闭口不用谈。天道甚浩荡，太元无形容。虚寂不可覩，匡廓以消亡。谬误失事绪，言还自败伤。别序斯四象，以晓后生盲。

此节言四象混合，复归无极，直示人以无上至真之道也。世人但知后天四象，不知有先天四象，乾坤坎离便是后天四象，四者混沌，复返虚无，方是先天四象。后天四象有形有名，言之可得而尽也，正所谓枝茎华叶也；先天四象无形无名，言之所不得而尽也，正所谓根株也。一部参同契处处发挥乾坤坎离，几于尽言尽意矣！魏公恐人登枝亡本，故于篇末特示人以无文之言，无象之意，从上章“正在根株，不失其素”来。世间一切草木枝茎长于初春，花叶敷于盛夏，果实结于正秋，三者虽具，尚未归根，直到仲冬之时，天地闭塞，重阴互【hù◎ 闭，塞：“心～涸其不化兮，形凝冰而自栗”。◎ 冻结：“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～而不能寒”）】寒，所有枝茎花果之类，剥落无余，但剩一根株耳。在造化为藏用之会，在吾身即归根复命之时也。故曰：“象彼仲冬节，草木皆摧伤”。一阳初动，万物未生，虽动而未离乎静，邵子所谓“一动

一静之间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”也。此时一点天地之心，深藏九渊，关键牢密，内者不出，外者不入，即“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”之象。故曰：“佐阳诘商旅，人君深自藏”。商旅驰逐喜动，喻耳目之发用；人君端拱无为，喻真人之退藏；真人潜处深渊，不出不入，一切驰求之念永息而不复起，若商旅之被诘而不敢行矣！闭关之象，所以应冬至之时，虽动而不离乎静，顺其节令之自然也。此时但当闭塞其兑，抱一守中，岂可犯多言数穷之戒乎？故曰：“象时顺节令，闭口不用谈”。金丹大道与天道同其造化，天道有元亨利贞，循环无端，浩浩渊渊，莫可穷究，元亨主发育，为造化之出机，所谓“显诸仁”也；利贞主归藏，为造化之入机，所谓“藏诸用”也。当其归藏之时，上无复色，下无复渊，迎之无首，随之无尾，所谓“元冥难测，不可画图”者也。故曰：“天道甚浩荡，太元无形容”。天地为太虚之真胎，日月为太虚之真息，时当仲冬，亥子之交，天地媾精，日月撝持，日月之真息藏于天地真胎中，不可见，不可闻，璇玑停轮，复返混沌，此时也，无天也，无地也，无日也，无月也，无乾坤门户也，无坎离匡廓，消归一片太虚，是为真空，是为妙有，是为羲皇未画之易，是为老子无名之道，是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，是为威音以前本来面目。故曰：“虚寂不可覩，匡廓以消亡”。夫混沌中之天地即一干一坤也，混沌中之日月即一坎一离也，无象之象，乃是真象，无言之言，乃是至言，明眼者从此参取先天心易，直可不设一象，不烦一言矣！然此道惟上根利器触着便会，其余中下之流，但知有象之易，岂知无象之易乎？但知有形有名之乾坤坎离，岂知无形无名之乾坤坎离乎？若闭口不谈，诚恐隳统顛陨【mān/hān◎（～陨）a．糊涂，不明事理。b．漫不经心（“陨”均读轻声）】，以致差别未明，作用未究，令后学一切谬误，何所证据？若妄生支节，又恐头上安头，骑驴觅驴，令后学一切穿凿，未免反伤其根本。故曰：“谬误失事绪，言还自败伤”。于此反复思惟，不得已而篇分三段，段分各章，分别而次序之，曰此乾坤门户也，此坎离匡廓也，此乾坤炉鼎也，此坎离药物也，此所谓大易性情也。会而通之，则黄老之所养亦此乾坤坎离也，炉火之所炼亦此乾坤坎离也，无非为盲夫指路，费尽周折；若为明眼者说，不烦种种分别矣！故曰：“别序斯四象，以晓后生盲”。既云四象，即非根株矣！既云别序，即是根株之破而为枝茎花叶矣！岂若混沌忘言之为至妙至妙哉？

此章是参同契中最后丁宁之辞，极为吃紧，但从来谬误颇多，不可不辨。陈显微注本移此一节在太阳流珠章“子当右转，午乃东旋”之前，以下文子午卯酉应四象；俞玉吾注本又移在仲尼赞鸿蒙章“阳气索灭藏”之下，以下文七八九六应四象；殊不知子午卯酉七八九六，俱属后天有形有名之四象，与深藏

闭口，匡廓消亡之义有何干涉乎？陈观吾注本序次庶不大差，却又连上大易性情为一章，不知上章明说三道，此章明说四象，文虽相承，义则迥别，岂可混而为一？诸公于文义章句尚未融会，敢云得作者之意乎？盖参同契全文无处不发明四象，然四象既有形有名，已落第二义，恐后学采其枝叶，忘其根本，先天心易几乎息矣！魏公故于绝笔之余直指混沌，归根最上一乘之道。盖遯四象而归两仪，遯两仪而归太极，即太极而返无极也。或云太元，或云虚寂，或云深藏，或云匡廓消亡，层见迭出，总是发明返本还原，未生以前消息。得此消息，方知笔未下时，原有一部参同契在天地间乾坤坎离触处昭布森列，开眼即见，闭眼亦未尝不见，倾耳即闻，塞耳亦未尝不闻，《道德经》所谓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者，此也；系辞传所谓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者，此也；邵子所谓“画前原有易”者，此也；周子所谓“太极本无极”者，此也；不特此也，仲尼一生删定赞修，不遗余力，却云“子欲无言，天何言哉”，岂非言还自败伤之旨乎？释迦说法四十九年，却云“并未曾说一字”，末了传衣只传得一个拈花公案。岂非闭口不用谈之意乎？又何疑于参同契乎？祖师著书立象，本欲晓后生之盲，无奈千四五百年来，书虽传而盲者如故，或妄援大易之阴阳而为采补，或错认黄老之养性而为独修，或傅会炉火之伏食而为烧炼，一盲引众盲，相将入火坑，纵遇真师指点，仍冥然不信，哀哉！祖师于绝笔之余，惓惓欲结舌忘言，盖逆知后世之多盲夫矣！

此参同中末后全提之句也，谁肯泄露到此？信乎，天不爱道矣！读者请具只眼，庶不空过。

自叙启后章第三十六

郟国鄙夫，幽谷朽生。挟怀朴素，不乐权荣。栖迟僻陋，忽略利名。执守恬淡，希时安宁。晏然闲居，乃撰斯文。歌叙大易，三圣遗言。察其旨趣，一统共论。务在顺理，宣耀精神。神化流通，四海和平。表以为历，万世可循。序以御政，行之不烦。引内养性，黄老自然。含德之厚，归根返元。近在我心，不离己身。抱一毋舍，可以长存。配以伏食，雌雄设陈。挺除武都，八石弃捐。审用成物，世俗所珍。罗列三条，枝茎相连。同出异名，皆由一门。非徒累句，谐偶斯文。殆有其真，砾砾可观。使予敷伪，却被赘愆。命参同契。微览其端，辞寡道大，后嗣宜遵。委时去害，依托邱山。循游寥廓，与鬼为邻。化形而仙，沦寂无声。百世以下，遨游人间。敷陈羽翮，东西南倾。汤遭厄际，水旱隔併。柯叶萎黄，失其华荣。吉人乘负，安稳长生。

此章魏公自叙其作书之意，兼隐名以俟后世也。

郟国鄙夫，幽谷朽生。挟怀朴素，不乐权荣。栖迟僻陋，忽略利名。执守恬淡，希时安宁。晏然闲居，乃撰斯文。

此节魏公自言其隐处著书之意也。按列仙传“真人魏伯阳者，会稽上虞人也，世袭簪裾，惟公不仕，修真潜默，养志虚无，博瞻文辞，兼通纬候，恬淡守素，惟道是从，每视轩冕如糠粃焉。从阴长生真人得受金丹大道，依法伏炼成真，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。”，此处自叙一段与传中所称引大略髣佛，盖实录也。魏公本会稽人而托言古郟国，殆亦隐文耳。

歌叙大易，三圣遗言。察其旨趣，一统共论。务在顺理，宣耀精神。神化流通，四海和平。表以为历，万世可循。序以御政，行之不烦。

此节言参同契一书原本大易，即御政之旨也。盖易更三圣，画卦系辞作翼，无非示人以尽性致命之功，魏公察其旨趣之所在，外参造化，内印身心，统括而究论之，不出坎离二用，其体为性命，其用则为精神，性命之理既顺，精神之用方全。故曰：“务在顺理，宣耀精神”。穷神知化，易之妙也。惟一故神，惟两故化，以此治心，则神化藏于中黄，而有通理之验；以此治世，则神化布于四海，而着和平之功。故曰：“神化流通，四海和平”。子南午北，互为纲纪；建纬卯酉，璇玑循环，即历法之祖也。故曰：“表以为历，万世可循”。君主无为，臣主有为，明堂布政，国无害道，即治世之准也。故曰：“序以御政，行之不烦”。盖易道便是治道，治道便是丹道，内圣外王，一以贯之。此段专结御政宗旨，即所谓“大易性情，各如其度”也。

引内养性，黄老自然。含德之厚，归根返元。近在我心，不离己身。抱一毋舍，可以长存。

此节言养性自然之旨也。以外象言之，清淨无为之道本诸黄帝老子；以内象言之，人身九宫之中有丹扃黄庭，为中央黄老君之所治，内藏祖性，天真自然，所谓养性者，养此而已。故曰：“引内养性，黄老自然”。祖性即上德也，本来无丧无得，不灭不增，学人若洞明此性，当下可以归根复命，返本还原。故曰：“含德之厚，归根返元”。祖性本是一体，分为两用，便属身心二物

，但心非肉团之心，即本来妙有中真空；身非四大之身，即本来真空中妙有；此两者，人人具足，一切修证不离当体。故曰：“近在我心，不离己身”。祖窍是真中，身心两家会归祖窍便是真一，人能守中抱一，须臾弗离，则长生久视之道得矣！故曰：“抱一毋舍，可以长存”。此段专结养性宗旨，即所谓“黄老用究，较而可御”也。

配以伏食，雌雄设陈。挺除武都，八石弃捐。审用成物，世俗所珍。

此节言炉火伏食之旨也。以内象言之，本是真性真命，一阴一阳之大道；以外象配之，喻为真铅真汞，一雌一雄之两物；以魂魄相制而言则谓之伏以龙虎，相吞而言则谓之食，乃是金液还丹作用，迥非旁门所谓服食也。故曰：“配以伏食，雌雄设陈”。世人闻说炉火，定猜作五金八石，闻说雌雄，定认作雌黄雄黄，不知此皆有形有质后天渣滓之物，真人所除弃而不用者也。故曰：“挺除武都，八石弃捐”。既已弃捐矣，何故配以伏食？良以烧铅干（干）汞，点铜成金，从来有此方术，世俗贵术而不贵道，往往于此极其珍重。祖师再三审度，知世俗所最珍重者，黄白之物，故借假说真，寓言金丹伏食之妙用，则信从者众矣！故曰：“审用成物，世俗所珍”。武都在凉州西数千里，产雌黄雄黄。魏公言，我之所谓“雌雄设陈”非武都所产之物也。《悟真篇》云“休炼三黄及四神”，即此意。此段专结伏食功用，即所谓“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”也。

罗列三条，枝茎相连。同出异名，皆由一门。非徒累句，谐偶斯文。殆有其真，砾硌可观。使予敷衍，却被赘愆。命参同契。微览其端，辞寡道大，后嗣宜遵。

此章总结三道由一，乃参同契之所以得名也。盖大易性情隐藏坎离药物，黄老养性隐藏中黄炉鼎，炉火伏食隐藏煅炼火候，露其枝条，藏却根本，究而言之，即身心意之三家也，亦即精气神之三元也。枝茎虽列三条，根本实为一致，三家相见，便结圣胎，三元合一，便归太极。惟三者相参，金丹之作用乃备。故曰：“罗列三条，枝茎相连”。然三条之中，举一即三，会三即一，处处合同，确然一贯，即太上所云同出异名而为众妙之门者也。故曰：“同出异名，皆由一门”。三条罗列，枝茎虽繁，然非抽黄对白，谐世俗之文辞也。实有至真之道隐乎其中，外契造化，内契身心，天人性命之理无不相印，若合符节。如璞玉之藏石中，剖出即现。故曰：“殆有其真，砾硌可观”。若谓

敷陈谬妄之辞，诳惑后学，此如附赘悬疣，岂不反被天谴？初心之所不敢出也。此书之成，特命之曰参同契者，正以三家相参，同出一门，乃契无上至真之妙道耳。学者能探厥端绪，方知其辞虽寡，其道甚大，尽性至命之道毕出其中。后世法嗣可不遵守之乎？此段特发“参同契”所以命名之意。所谓“三道由一，俱出径路”也。

委时去害，依托邱山。循游寥廓，与鬼为邻。化形而仙，沦寂无声。百世以下，遨游人间。敷陈羽翮，东西南倾。汤遭厄际，水旱隔併。柯叶萎黄，失其华荣。吉人乘负，安稳长生。

此节魏公于著书篇终隐名以俟后世也。十六句中，离合成文，藏仙翁姓名在内。“委时去害，依托邱山。循游寥廓，与鬼为邻”四句合成“魏”字；“化形而仙，沦寂无声。百世以下，遨游人间”四句合成“伯”字；“敷陈羽翮，东西南倾。汤遭厄际，水旱隔併”四句合成“阳”字；“柯叶萎黄，失其华荣。吉人乘负，安稳长生”四句合成“造”字。言参同契全文乃魏伯阳所造也。仙翁本遁世之士，不欲自着其姓名，却又不肯尽晦，故为漫辞隐语，半藏半露，以庶几后人之我知。正犹一句根本藏在三篇枝叶之中，含吐隐跃，以庶几后人之自悟耳。仙翁隐名之意，即前章“闭口不用谈”之意也。知其解者，旦暮遇之初不得覩【dì◎ 相见：～面（见面或当面）】面蹉过。

上篇末章有“吾不敢虚说，仿效圣人文”等句，中篇末章有“吾甚伤之，定录此文”等句，俱述著书垂训之意，语意尚未了，至于下篇末章，自叙启后，发明三道由一，乃参同契之所以作上承先圣，下启后贤，为穷理尽性致命之准则。故知此章不特结三相类，实全书之总结也。

参同契一书最不易读，盖其初，以一句分为三篇，其究，以三篇合为一句，而句本无句也。但分合之间，神奇变化，虽有离朱之目，鲜不眩，师旷之聪，鲜不聋矣！今得吾师尽发其覆，正如千年暗室，一灯能照。岂非羲易之指南，而参同之慧炬哉？